

吕祖全传 清 汪象旭

吕祖全传唐弘仁普济孚佑帝君纯阳吕仙撰，奉道弟子憺漪子汪象旭重订，同道何应春、吴道隆、费钦、郑汝承、钟山、查宗起同校

余吕姓，讳岩，字洞宾，别号纯阳，其初河南洛下人也。大父谊，因仇避居粤中襄旧活水村，生显及著。显生岩，著早亡。岩父幼习举子事，不偶，营家人业，课子经。

岩生时，先一宿有道者黄巾皂服、虬髯鹤发，手持铁尖杖，挂葫芦，行歌于市途。歌曰：

清风飘飘兮，吹我衣。白云冉冉兮，随我飞。玉佩琅琅兮，下天衢。

送此灵魂兮，到蒿芦。他日转来兮，会我于无物之区。

岩父遇之，知其为有道士也，邀而归，设斋款。道人袖出一药与，曰：“尔内子王氏，明日子时当草，可服吾药生儿。”父拜嘉之。忽化清风而去，留一诗于几。诗曰：

终南小道人，送与汝仙灵，

山岩乃其讳。洞中为客宾。

逾日夜半，果即生子，异香十里，长虹下垂。紫光绕户。其生时乃唐贞观二年八月初四子时也。

幼颖敏，周岁即能诵《诗》读《书》，知孝悌，食不先尊，行不先长，言不先启，笑不先乐，怒不先发。父母珍之。甫五周，父因道人之句，即名岩。居灯火三年，凡《坟》、《典》、百家无遗记。师奇焉。

一日会诸生，师试以《东方美人》题。命方下，吾挥笔立成。词曰：

良宵剔火银缸明，宝鉴高悬万里晴。何须吹箫引凤凰，紫虚飘落佩环声。佩环声里歌音巧，中天步下金钩小。扶桑偷出水晶宫，广寒约伴游行悄。当年不说吴国施，今日休夸楚国姝。襟怀不让巫山梦，丰度还看姑射屏。美人来自倾城国，美人不倾人自惑。任他浓眼能动情，我有铁心坚胜石。轻盈万种尽妖魔，笑口娇肢皆戕贼。姐已褒姒亡九有，色欲有人诚可嫉。吾将真气自涵藏，历遍春秋乐且极。

予师默然，已知予有云外意，但隐而不露也。

逾年，将定屏间之选。予难色，父母不豫，予勉焉。遂匹宦者刘校尉女，婚成未之私也。三载，黎育。

值父母诞跻七级，延祝宾觞。方三上，有乞者三人裹箬冠，披草衣，跣足持筐径入堂前。予怒逐之，不动神色。父母欲酒食之，乞者不顾。扣其愿以何，曰：“吾欲与若子岩同乞也。”父大笑，以为痴妄。母因出言不逊，怒逞，命仆打逐。乞人全勿介。一胡髯大汉睁目视之，众靡然莫敢犯。乞人遂拍手

大笑，长歌一曲。曲曰：

俺是个云游的大汉，向长途寻几碗麻姑的酒饭。却不会与你的残杯剩盏，又不要出你的心中勉强。

只学得俺无拘管，没牢笼，煞强似你镇日间心劳意攘。

又一大眼铁面胡子掀髯和之曰：

笑吾侪却是个小乞儿的模样，不知俺弟兄们是那终南的野汉。

只为着度愚顽，同避这无常网，下云头把一个仪客来丢放，你道是下流中无辜的萍花，浮梗闲飘荡。

又一老者，白发瘦骸，手拿双板，击竹和之。曲曰：

叹俺们丢去了利机关，在弱水间。把乾坤日月芦中放，为你的那青年汉。

因此上要提携，化些儿酒饭。只恐怕别吾侪，要见时费却恐思想。

其时予知非凡品，近前揖之，款斋不之受矣。胡髯者曰：“他日邯郸道中相会。汝可进取斗酒与我三人。”予诺。回首，忽为三禽，望南而去。

席终宾散，予慕不就枕，转转勿置。取吴笺、染管城子，作一《望云卿》词。词曰：

华堂春昼，双星见彩，正歌吹当筵，祥烟蔼霭。日影椿叶萱花，风弄舞衣飞带，祝嵩山添玉笋，愿寿考年年不艾。

是何处神人，化为路丐？清音堪赏，癯形可爱。如九节昌阳，高标英迈，便欲从渠去也，涉巫峰，登瀛海。岂知尘缘未了前生债，依旧向芸窗，空使我梦魂一劳惫。

又不尽，乃占一律。诗曰：

孔雀屏开昼日长，宝炉飞篆爇奇香。

东风帘卷瑶池瑞，南极杯传海屋浆。

双鹤慢衔桃正熟，三星遥报菊初芳。

九天云外人归后，望断烟霞雁几行？

时月落东隅，星流溟海，乌鹊惊飞，村鸡轻唱。适良友金貂者折简挈游汉洋，予唤逸童整装赴会。

舣船中流，金友举觞为寿。座有素善者李元汉，乃贺曰：“明岁大试，吾得夜兆，吕兄必登龙头。”予笑曰：“兄为予心胜，故得此兆。使果及第，当举钩得鱼。”三人戏，钩下，予果得金鱼一尾，二人勿获焉。金友占一词，奉卮酒相贺。词曰：

春闱黄鸟暗相催，四海鱼龙取次归。争向禹门需变化，伫听轻浪一声雷。

桃浪暖，绿波随，锦鳞金鬣自徘徊。夺得龙头冲碧汉，人人竞说状元回。

予饮卮赓以词以答。词曰：

午漏声残赤帻催，漫将官服听鸾归。经纶欲试当年手，曾振春江昔日雷。英雄辈，尽追随，凤楼金辇任徘徊。好将功业传青汗，紫绶间紆昼锦回。更相酬劝。

忽逸童报说：“有一青禽自西而来，色如翠黛，形如车轮，声如镛黄，飞至中天，化为青衣，手持腰鼓，口唱道歌。”予三人初未信也，静听。无何，其音铿似铎，其节悠似徐，清如轻风之落细泉，远如渔歌之隐深浦，响如空谷之应凤鸣。呜呜然，乐足以动欢，悲足以动泣也。掀篷仰瞻，其童欲下而上者三，欲就而止者再，云气或翕或开，或飞或凝。三人跪而邀之。少憩，蓬头击鼓而唱。曲曰：

飘飘散荡，红尘外世事全无碍。麻姑饭一盂，荷艾为衫带。到长途，跨青牛，只落得闲自在。

笑你把名利来空牵扰，世事多机巧，巴积万两金，心上还嫌少。苦奔忙碌碌的，头白了。

予献以清醪。彼用袖一拂，腾空又唱二歌。曲曰：

滚滚尘波汹涌，笑你的舟儿浮动。一篙怎抵得江上风？怕到这其间，帆楫皆吹送。

纵要转岸头，与沙鸥共。奈怎何？不容得不做槐南梦！

劝你丢去了樊也么笼，踢开了欢也么哄。一心儿要把丸丸弄。

到得那道岸边，这个船儿方与你，终身共。

音响渐远，形迹勿睹，遗下一案，授一口偈。偈曰：

口口听吾言，切莫去朝天。

邯郸急急转，同我食霞烟。

予下术顶诀示予竟不悟其说。金友已酣。

返舟及暮。予父母方倚闾，见予欣然而入。予述其说，母不之信也。时越岁冬，母得疾，患热。予昼夜废食寝，祈岳神以身代，勿愈。为之祭斗，勿愈。割股肉，爇香，略愈。然热钟心腹，思泉。适早泉无清冽，帷汉洋之水清，且沙途涨远难汲。予躬汲之，几为浪逐者数，然犹不济母渴。予夜祷龙王祠，忽堂前涸井出泉如醴，日汲奉母，不旬日而母疾愈。至今吕公泉尚在，人以为孝感也。

贞观以后，值吾郡岁歉，民间无收，而催科殊急，贫民困甚。予家积粟万斛，予与父谋之。凡力不堪应科者，皆为输纳，且罄所蓄以周之。所活万千馀口。司政闻之，旌吾闾曰“义”。

越明年，丁卯，当贡士，郡以名举。父母促装应试，命逸童负行囊。别高帟，辞兰室，行矣。予室幼谙经史，因言以赠。词曰：

君莫惜路旁花，回首即天涯。东风恶劣飘游骑，一染狂香空自嗟。空自嗟，慢劳魂梦，绕遍行槎。

登龙榜，足堪夸，金鞍玉勒共乌纱。承恩被宠，即便转归家。切休如浪梗，教我望断天涯。

予受别，遂长行。买舟于横浦，遇一渔父驾小舟，唱《沧浪歌》。歌曰：身挂青蓑，箬罩子头，晓来撑出柳花州。手执个长竿烟江里去，只恐怕鱼儿不上钩。

不上钩呀不上钩，教我依耽尽子万千愁。勿是我贪图个财和利，只怕你依做子个下场头。

予唤之，不舫，飘然鼓楫，望云波深处又歌而去。歌曰：

烟水茫茫风自清，一舟自足乐余情。看你功名辈，贪着富贵心。

也有挈袂求善，也有自请繁缨，也有胡言鲠主，也有婢媵谄君。只道宠荣千万世，那知身后只虚名。

只虚名呀只虚名，不如我脱去这红尘，终日在江湖钩个鱼和鳖，村中沽酒醉醺醺。

终不回视。予另舟而渡。

春光初媚，玉破蓝田，柳舒堕岸，莺鼓巧簧，燕翻轻剪。香车动士女之轮，宝马走王孙之辔。予蓦转故乡之思，望白云而泣数行下。逸童进曰：“夫子忧矣，夫子休矣，今夫子胡为乎游哉？夫子胡为乎去父母、舍妻子哉？夫子兹行，荣亲故，荣妻子故，一荣而百千万辱去，夫子又何忧焉？夫子休矣！”

予欷歔之间，而郁悒之心终不已也。予岂为私爱云尔，为亲老清温疏也。虽然。逸童言亦可采纳，觉少宽裕神思。

步过绿林道中，遇少年如淮阴市恶流，行阻予途，拦阻不容行路。予与逸童哀求百出，倾囊与之，止留琴剑而已，馀皆一股收去，得免残喘。盘资已尽，奈何程迢？逸童乞食，予佩琴书，途遇向来予家乞者虬髯大汉，笑曰：“书生，书生，昔日吾乞于汝，汝逐吾，父母又逐吾，今汝亦为人逐矣。当时吾三人欲同汝乞，汝以富家郎，焉有乞人的道理，今日何不在家享福，亦同吾乞也？呵呵！”予默然自觉惭惶，盖忘于向之所作也。其汉于筐中取出杯饭，臭不可言，飘羹蛆出，语予曰：“食饮此，今我与汝一伙人矣。”予蹙眉蹙额不视，汉收而去。肚饥馁特甚，得逸童觅一盂糗，食之以充，不更思食。询其来，乃得之大汉也。

兼程而进，苦不胜说。至蒲阴村，三途，人迹杳然，兽蹄鸟迹交错，莫知所向。憩于古槐下，喜清风之徐来，正精神之少爽，遥闻牧唱。曲曰：

山花开了，掣嚶啼鸟。吹短笛步过重岗，跨小犊行游峦隩，见四野人烟悄

悄。人烟悄悄，无烦无恼，无白无皂。性逍遥，唱一个莲花落，自忘却乾坤小。

松阴密密，火云息息。敲残了石上棋儿，弄一管无腔竹笛，那管世途恶逆，凉风习习，竹声沥沥。看鸢鱼满目，天机露，玄关在在奇。

金飏满岭，枫颜红衬。看飞桐一叶轻飘，听寒蛩数声孤零，堪叹人生浮梗。人生浮梗，何时梦醒？还须自省。漫劳神，一日精枯竭，如同败叶根。

彤云满目，梅英破玉。有几个暖阁红炉？有几个妻号子哭？笑枉自人间奔碌。人间奔碌，何时自足？无常来促。渐消磨，两鬓堪堪白，金银买得么？但聆其声，不见其形。使逸童跟寻，半晌不至。

忽一全真身披百衲，头挽双叉，胡髯满颊，目如老龙，双耳下肩，足穿多耳麻鞋，腰缠黄绦，挂葫芦蓝袋，手持无心棕拂，嘻嘻而来至予前，睁目作怒，喝曰：“书生何不进程？天色将暮，吾久知此地日多劫徒，夜多虎狼，非安息所也。”予起而长揖，其人即坐下，与予对膝，默然若禅定。久之，予恭加，而先生定目视予曰：“子将何之？”予以应试答。先生曰：“青年学富，正宜上佐天子，下匡元元，俾吾侪得荫受其赐，是幸遇矣。然吾有一言，生当记取。”予颌首受教。先生曰：

风波恶，风波恶，利名场，须坚脚，前途休用错，一朝失却这根苗，万转千回募不着。

归兮归兮要认真，来兮来兮如蜕壳。打开迷阵跳出去，金重山边见下落。

予又扣前程：“先生知否？”但摇头云：

前程路，前程路，万里飞腾不耽误。一身委质于王家，生生死死不自顾，古来忠尽鼎镬中。

英雄却是置中兔。碑铭传世亦何补？富贵诚如蒿上露。东郊丘垅嵯峨高，其间多少垂珠儒？

予厌闻其说，先生云：“子何不随吾云游？多少快活！”予笑曰：“先生差矣。子饭的是粗粝之物，茹的是野山蒿，饮的是石涧泉水，穿的是粗布破衣，又没有父母妻子，又没有高堂大厦，又没有交游朋友，又没有亲戚往来，又没有跟随使唤，有何快活？”先生掩口而笑：“我说个快活你听。”须臾，袋中取出渔鼓，口唱道情。曲曰：

咱吃的是粗粝粮，煞胜似羔与羊。茹的是蕨与蒿，煞强似百味香。饮的是石涧泉，自不爱葡萄酿。穿的是百衲衣，自不要绮罗纹幃。居一间石壁茅檐，也赛过那充栋楼阁百丈长。

咱不读书几行，咱不识帝与王。那知他秦强楚弱争雄长，那知他汉国兴衰振亡。咱自与鹿鹤同嘻也，时布青云作百关。有时间驾轻舟游海洋，有时间乘

小鹤闲来往，有时间化做一个凡人样，有时间化做一个物行藏，乾坤历遍无拘也，浪荡逍遥孰主张？

也没个阴与阳，也没个短与长。也没个乾旋坤倒分消长，也没个古往今来柔与刚。炼就咱一粒金丹也，石烂江枯性自长。

予以为迂谈，笑而欲别。适逸童至，促行。先生云：“子涉途何囊橐空虚？吾有一枕，收之不过盈寸，放之可几三尺，甚便旅次之用。欲乎？”予辞以乍逢，何敢虚受？先生云：“一会倾盖，古有之也。何妨？”遂探袋取出，形如折竹，止寸许，付予。予收而谢之。先生曰：“三岐之羊，墨子悲焉。今子几亡羊矣。吾引诸？”导之车行。将里馀，先生遽不见，仓皇失措，强行又里余，饥渴交作。逸童龙钟勿进。

遥见青旗插于茅檐，黄鸟啼于杏肆，盖吴姬馆也。欲就食，奈杖头青蚨何？谋于童，童以途间遗得之以应。予以“道不拾遗，贪泉廉士不饮，胜母孝子不过，予何忍一腹而蹈此不义耶。”童笑以为：“却衣细事，不疑非长者。且存亡危急，为此损生，失父母不孝，去君上不忠，孝忠廉节，一二、二一也。”予采言，勉强就肆。命设饭，饭无矣，命炊，肆主渍黄米将炊。予觉神思困倦，觅枕。主人辞以不备。予寝而起，起而寝，齧觫不宁。思全真所与枕可用。出而开之，三尺馀长，且软馥妥神，一枕而安。

径至都下，投名于平章门。翌日进试，初场题《鹦鹉词》。文曰：

仲二五，秉阳精，车夷现瑞，山川毓神。翠衣飘碧汉，朱鬣动祥云。来自殊域，达彼枫宸。能言觉慧，卓越羽禽。不羨岐周之凤，超然乔木迁莺。食天厨之美味，饱帝席之佳珍。出樊笼，遨游四海，恁去飞骄。

二试题《牡丹》律诗。文曰：

淑气初催黄鸟歌，锦丝帟下色偏多。
扬风舞态依金谷，浥露娇姿清翠柯。
白凝晓月舍轻粉，红点春霞罩浅罗。
富贵豪华皆占断，莫辞相对醉颜酡。

三试题《秋蟾影桂赋》。文曰：

时维八月，序属金柔。祝融税驾，鹑火斯流。商气薄于於渚，白帝驾乎西州；水王应乎潮汐，金声动于墟丘。银潢高泻，玉杵音悠。清光兮九野，晴色满宸楼。映澄江之贝阙，透珠箔之虾钩；生长夜之明洁，破万古之昏眸。瞻彼浩魄，顾此千秋。影婆娑以参差，或浩荡以沉浮，有蜃泥而培植，共素娥以行休。时丁丁以伐干，忽音响之下流。满阶浮动，玉宇如虬。因皎然而见，又谳然而收。香飞花吐，拟折云头。一枝高攀，鹏途恁游。入广寒之清虚，为姮娥以淹留。佩鸣珂以相逐，挹天风于九州。对本公而酬酢，衣冠冕而貂裘。

试终，平章录予居首，引予面君。赐以宫花绯袍，宴之杏林。及第游康衢，遇文相之女，赘予门下。予辞之再三，君传命，不敢。方乃曲从焉。

甫婚，铨予为豫州刺史。同文氏之任，单车而往，属迎者填道。予持刚秉正，不徇以私，锄强豪不避权倖，贵戚敛手，有一奸梟素行占夺，乃侠流也。其党十辈，横行郡中，予下车，即赉万金以馈。予叱之，毫不染。因知其为侠党，乃招告诰。

不日间而告连者百计。予命捕，捕勿敢。予阴寝其事。而侠时窥予隙，以物诱。予佯交焉。一日设宴宴侠，侠欣然赴，十辈皆至。酒未巡，予喝，从者起百人，擒下，皆默死。于是一郡凜凜。

居任五载，生二男，人都考绩称最，擢为观察使，持斧钺，有杀不请。于是专生长，美衣服，冠豸冠，丰度超出朝表，视者不敢仰，人称为铁面李公。行部至徐扬，剿擒劫盗凡万三千人，去豪吏百三十人，毁淫祠六千馀所，过处无不战股寒慄。巡察又五载，长子胤郎已九岁，次子彻郎已七岁。复命，龙颜甚悦，慰以美词，赐以金帛，不可胜数，赐宴文渊阁，随擢河内道节度使，封为荆国公，文氏荆国夫人，子封豫州刺史，有衔无职。

予受封及第，与文氏家宴。酒三进，不觉念及父母并刘氏，涕泗交颐，食不下咽。文氏询其由，予以实对。氏曰：“是何难也？明日谒君，当以情奏，暂请还乡省亲，即取带来都，共享荣华。吾当让刘为正。”予从其言。君上亦从予言，赐予驰驿。

予归故土，升堂参拜父母，视见刘氏。未及叙意，而郡邑之长与凡亲故宦识，探者冠盖相望，月馀无宁。既而祭奠莹坟，宴集诸戚，又月馀，稟请父母进都。

于是概家爰行，路居半月有奇，抵京至第。文氏挈二子欢迎，到中堂，亲上坐，先礼。次刘氏居上，尽侧室礼。次命二子礼祖及嫡。设宴，鼓吹盈堂，贺宾迭至。予与刘氏为亲洗尘，交欢于一堂。金章紫绶，尽人间之富贵矣。君上特召加父母为荆国公，荆国夫人，促予赴镇。予即日起马。至镇百里之外，迎者剑戟如林，旌旗如云，甲冑如电，士马如鳞。

居镇月许，正喜宁妥，忽边信飞至，突厥入寇。予忙整兵三万，作二队，出榆关，列为九宫玄女阵。左先锋李明，右先锋史思，哨将贾充，后阵左袁洪达，右赵壁，中军祖嗣曾，皆梟将也。奈何突厥之势，猖獗太甚。

李明进曰：“主帅不可轻敌。胡骑所长者三，中国所长者五。然中国之五，不足以当胡骑之三。昔太宗淤泥之厄，非三箭之勇不能雪其耻。今将军宜以计破，如介子之擒楼兰，班超之破西域，功可成也。若图侥倖拚勇力，吾恐置千钧于鸟卵，驱群羊以逐猛虎，不格明矣！将军幸思之。”予曰：“子不闻乎

兵法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不知己，不知彼，百战百败。奇者正之，正者奇之。先为不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先声夺人，乃上将也。予岂必子言？”于是分左翼伏于东南一隅，士衔枚，马衔辔，令曰：“金声而隐，火声而发。李明主之。”

“一翼为阵，作乌龙摆尾形，首史思，尾袁洪达。击首则尾顾，击尾则首顾，止许首尾相顾，不许胜。待胡骑拔寨，听角声一鸣退百步，二鸣再退百步，三鸣即大遇，向东南疾奔。”

“中军火炮三发，伏兵齐起，其退者复回，合围击之，有不如令者，斩。令下。”

先以疲卒一人，持书往突厥下，期丁巳日巳时交锋，乃安营之第三日也。其二日，忽后寨旗脚飘北，占应奸细探营。予私出巡之，果得于草莽间一贼人取马料，立斩，悬首于竿。

三日丁巳，战几一时，予如前令。胡骑果拔寨追北，入予彀中。擒其巨魁五人，斩甲一万，掳其辎重丘积，奏凯歌旋。

计其时日，止旬馀。申达君上，赐以千里驹、玉束袞袍、金珠一车、白金万觔、锦千匹，特进王爵，食采一方。居任五载，胤于己实任，予将辞爵归闲，使胤予赍表覲君。表曰：

叨恩待罪河内道节度使臣吕岩，谨以下情乞恩归养者：

伏以天恩广被，庶物咸熙，圣德均占，群生甄育。臣岩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上言。景运初开，帝王应昌期而抚世，明良协赞，德以相成。然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故事君者当尽事亲之职。魏祖不道，徐抱空贤；汉帝虽仁，王怀遗恨。下无补于臣心，上有损于君德，往者如斯，来者宜鉴。

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统天启运，翼世兴慈，教以孝，教以忠，人伦攸叙；全人亲，全人子，百行克敦。事庙极永言之诚，追王竭终身之慕，八方庆戴，九有欢腾。念臣草野微羔，蓬门介子，幼叨过庭之训，窃效孔规；壮辱阉钺之专，幸瞻舜德。汗马之劳已尽，清温之礼未行。职在委身，敢曰忠尽；恩同罔极，欲尽孝思。恳乞扩老老幼幼之弘仁，赐羔羊鸟鸟之终养。则君上之报效不蔽愚衷，而慈帟之衰景依归有自。臣无任感激之至。谨令子胤赍表以闻。

表上。君勿许。又任五载，改擢河阳节度使，屡有战功。擢胤代居河内道，彻为豫州刺史。予居河阳八载，父母皆亡。君上以镇边要害之所，不许居忧。

忽一日，边报西羌入寇，结构女真，党共八十万。予日正举父母殡，迟延一刻，兵已抵关，急命贺言应，被敌擒斩，去卒二十万。予急去时，虏已遁。朝廷差执金吾五人，扭囚予赴京，妻子勿知也。面君备陈其情。君因予功大

，少有贷意。因谗臣进言，将予斩首。一刀之下，魂飞万里，举家抄戮殆尽。

予闻家人呼叫之声，遂觉，乃一梦也。其炊方熟。逸童呼予饭，故觉。噫吁！一炊黄粱，世事三十载，其间富贵荣华，生死哀乐，如斯而已。

饭毕，逸童催行。予心犹豫，思全真之言，欲一再会，又莫知居址。问店主：“汝处曾有一胡髯全真么？”店主云：“相去不远。过三叉路，槐荫转角，北上半里之地，一小庵就是。他不离左右。”予将回旧途，童不欲，予以还枕给，遂共童复原所。

刚到槐荫，其全真已先坐槐下，时申刻矣。先生笑曰：“书生何去而复来？”予以还枕对。先生云：“尚欲眠，何即见还？”予方探枕还先生，先生以枕转开，目予：“子欲此槐下一眠乎？”童在侧，不欲予眠。先生用手一指：“仆者何不少睡，以待主人？”逸童先睡。予觉神困，困就枕而睡。

有青衣二童呼予名曰：“来来来，吾与你一游！”予不知为何许人，细视之，如金友幼年之状，一如同席朱家郎，皆髫年之交也。予随焉，步入松林，再过柏坞，潇潇然如秋声之入落木，悄悄然如午夜之绝行人。森森竹筠，琅琅泉水，不识径道，引入重关，登上层岩，又下平途，近一司府。上坐乌纱皂服之官，两庑吏卒唤予入。其官下阶而迎，问童子曰：“何来也？”童子附耳密言，其官曰：“诺，诺。”忽令一卒，身如金刚，目如虎豹，声如豹狼，身挂青直掇，腰束红绦，头带三山帽，引予而行。

至一所，遇一老妪，白发娑娑，手执磁瓿，唤人饮茶。予渴欲饮，青年者止之。

又行，遍游爱河，桥广盈尺，高及千丈，波涛汹涌，鱼龙开吻若吞。或过者化为梁栏稳步，或过者推挤倒溺，鱼龙竟吞食之。予怆然不忍视；血湖相近爱河，腥秽之气不可著鼻。溺河者无男，或止露面，或露乳，或露腹，千百万状。或提携少儿，或搂抱赤子，红光遍体，人不可近；刀砧近于血湖，割脐剖腹，开肠剜肚，又加上槌捣砧杵之。予悲而莫视，青衣嘻嘻笑，强予视焉；吊竿近于刀砧，较之刀砧少轻，或悬手，或悬足，或手足皆悬。中以石坠舌出，目眦皆裂。又加以荆杖加鞭，号楚之声动也。其卒如戏傀儡为乐；刀山近于吊竿，尖峰峻岭，皆刀戟布列，如三春新笋密透，银光闪闪。卒人驱众犯裸身上山，犯不肯从，以黄藤大棍后打，勉强匍匐而上，肢体皆裂，血同涌泉。予哀焉，为求解，卒不为意；碾磨近于刀山，尤惨。先以罪者缚，启上盖，以罪置中，盖加，上压以巨石，罪人叫声如雷。二使牵动，一使以叉拨骨肉，如粉。带血同脓，浆漾磨下；牛犁近于碾磨，先以罪人反缚双手，一鬼拿定双足，二鬼用一大木杠于背，扛出舌，一鬼用钩帘搭定，扯出丈馀，驱一犊往来舌上数遍。其舌长二丈，广三尺，犁一时其舌如泥。未犁者置于傍，与之观看

，魂服早碎矣；油镬近于牛犁，铁镬如缸。中盛油，下架柴。烧油沸，以罪者止缚双足，先以为下镬中，二手挣挫，一鬼使铁叉叉下，须臾骨肉皆消；饿鬼近于油镬，作一阱，中置罪人千计，体瘦不及一拱，喉细不过一针，头大如斗，口出烟雾，声如蚊蝇，如水中鼃鼃样，盖不知其为何孽。青衣云：“此辈好食五荤三厌，日无足意，故当此报。脱胎将为便蛆。”火焰近于饿鬼，作一坑，烈炭闪闪，剥去罪人衣服，推于炭上。罪者挣起，用铁策策定，烧烂肌肤，臭不可闻，百里之外不灭；黑暗近于火焰，虽日必秉火，方见你我。但闻哭泣之声，不可见也；枉死近于黑暗，其墙四堵中，皆绳缚，少手少足，没头没面，千奇百怪之形，此皆枉死者也；阿鼻近于枉死，此处最恶，虎门深锁，牛头马面百辈把守不容视。青衣言曰：“吾奉正阳帝君之命，可开一视。”牛头略开门一角少许，中间罪人奔涌跑号，哀啼叫救。予心寒即回。引至一殿，乃初见之官也。拟留予，予不留。其青衣将予一推而觉。先生与逸童辈不见。

日已暮，投宿无处，寻原店，亦杳然灭迹。时西峪下金轮之辙，东皋悬玉镜之台，前无孟尝之馆，后无平原之地。进退两艰，徘徊瞻顾。道傍一乔松，盘根错节，枝叶偃盖，抚而就焉。

但见疏星张残局之棋，明河挹川浣之练，近林绕一声之惊鹊，高岗度数点之归鸦。咿咿哑哑，渔艇归乎别浦；呜呜咽咽，牧笛返于故村。举目潇然，形影相吊。顿思父母抚吾，朝夕在侧，今流遗此地，彼此不知，泣然泪下，乃作歌曰：

瞻彼远山兮凝白云，悠悠乡水兮切我心。高堂白发兮倩谁人？

疏我定省兮飞我魂，云兮云兮，千里量我忱。

又念刘氏自适予，尚同处子，上事舅姑，下乏芝兰，孤帟岑寂，是予误也，亦作歌。歌曰：

瞻彼空谷兮有佳人，春光正媚兮绾同心。分开比翼兮，欲奋翻于青云。

耽彼芳年兮，镜蒙尘。悠悠远人兮，碎我神。歌兮歌兮，哀哀恐猿闻。

歌竟，悲伤倍加，阴云生惨，明月无色。久之，雾卷天空，朗然若昼，白鹤从南峰之巅横飞而来，形如轮，渐而其鸣如人，停于松上。俯颈窥予，如哀予，如哂予。双羽翔而集者数，下予前舞，足转翎，划然大啸，和予歌。歌曰：

南山兮有白云，北山兮有白云，山中悬望兮空劳神。白云聚兮天合成，白云散兮天折分。聚散分合兮由天心，凝固涣耗兮何由人？伫目兮见此云，瞑目兮即无形。人生父母兮如此云，子纵欲顾兮留之不能。

向予点首：“书生，书生，父母孰不愿？无常到来，他也顾不得你，你也顾不得他。”把首一摇，又和一歌。歌曰：

取彼焦桐兮为我琴，抚膝一调兮乐我心。朝夕好合兮，操一曲凤凰鸣。灯前月下兮，并止同行。期与偕老兮，百年长存。忽然弦断兮，寂尔无声。期欲再鼓兮，非昔之音。凤来高岗兮，鸾镜破菱。人间夫妻兮如此琴，天将夺去兮难赎以千金。

又向予点首：“书生，书生，人间夫妻孰不愿？一日命终，各自投奔，你不见他，他不见你，又那里寻个夫妻？快把这条绳儿割断，自寻一个长生的路去。到得那个处在，自然父母妻子不分别了。”予方欲扣其说，把翼一挺，腾空仍往南峰去了。星移月下，鸡唱扶桑，曙光已动，予心顿悟，不欲前进，功名之念成灰，家乡之思即断，飘然有物外之想，欲求全真为师。复循故道，至于槐荫少坐。

遇一云游道者，年几百岁，皓首庞眉，身著破袍，脚踏芒履，手执拄杖。近前为礼，与之共坐。问予：“何境而来？前面绿杨林中有一小仆，悬命高枝。”予闻，愕然失色，知为逸童也，即欲往观。道者止步云：“先生住。吾视汝骨如孤鹤，面若春花，须如新柳，眉侧黑子，山骨耸起，两珠朝海，五岳丰隆，神清气爽，必为神仙。何不从师受诀以求超脱乎？”予稽首受教。云游者笑曰：“吾行游三十余年，不遇一真窍。汝当别求，莫误汝事。”弃之往西去，招之不来。

予访于绿杨林，果一童缢死柳下。盖因予眠槐下，先生既去，童呼予不醒，守予一宿，知予不活，事出无奈，哭予一场，遂将琴剑挂于林间，自随以尽。呜呼！吾未成道而先殒一童之命，予何忍。乃取土为香，望空拜，誓曰：“岩果得遇明师指出迷途，以证玄道，当先度此童。天地神祇，鉴表下衷，莫使孤魂远去，离其根本。岩若爽言，天地夺纪。”誓终，将童放下，于杨柳根边取草蒿以覆，将琴剑置童侧，取土书于琴上：“往来及住人如能埋此童者，即以琴剑酬。”号恸一场而别。

复至槐候全真来，二日绝音耗。日取树果充饥，饮石泉解渴，体渐狼狽，形同槁木，足不能举，目不能见，横卧槐根。暮听樵歌隐隐。侧耳听焉若曲，击斧柯回以节韵。歌曰：

家住在深山野坞中，手持斤斧入林丛。要斫个千年柏，要砍个万年松。也不管他英雄好汉，也不管他食禄鼎钟。有时节看个中天明月，有时节看著半岭清风，有时节采取茯苓根白，有时节带插文吉花红。到晚来向山腰里一睡。只落得清闲自在性从从。

歌声渐退。予勉强追之为礼。樵夫云：“先生有何说？”予询问全真居处。樵夫云：“没有没有。此山过顶翻下，一竹林茂盛，中有个小小茅庵，一道人大腮胡髯，大眼蓬头，大肚赤着脚，我这里叫他金师傅，这个人是在家的全

真。”予默思：“在家时那乞人说‘金重山中相舍’，今莫非是他？”即求樵夫引带。

樵夫云：“先生，你活该死！要见那个贼道？他虽出家，比在家人最凶。逢著过往经商见他财帛，也不用甚么，见一喝，那人已自惊得小鬼模样。我这山村人家，四时八节俱要请他吃酒吃食。若一次少了，便来杀人放火。见他形影儿都躲，你到要去寻他，快回去了罢休！”予一意要见，不信，只求他引。他把手一抛，担了柴儿，口唱山歌。如飞过山峦而去。歌曰：

我终日樵柴山陇间，懒来自共那白云眠。不管你是非颠倒，不管你机巧多般，不管你风波险恶，不管你世路多艰。我自乘个兴儿归去好，任你依去劳扰扰不安闲。

樵夫已去，吾力甚疲，坐于石上。远远望见那全真到来，近而目焉，却又不是，乃是家中来的大胡虬髯乞人，变服作全真仪容。予知为非凡，纳头便拜。真曰：“嘻嘻，书生到此良苦，何不在家？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子奴仆，昼食膏粱，夜眠纹锦，何不快活？着何来由受这等的苦楚，举目无亲，日无饮食，夜无床帐，将为虎狼口中物矣。我引汝原路回去，如何？”予再拜，誓不回归。真曰：“不归而寻那个？”“予要见金重山中师傅。”真用手一指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只见曾来家的大肚胡的乞人，亦为全真样，飘飘而来。予拜伏于地，其真用手扶起。

二真自相云云。其后来者大笑视予云：“你今如此后来，悔之晚矣。”予再誓如初。二人云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在此候我二人。我们欲往里许之外寻一个道友，即来同你到庵。你若等不来，可过此山，望见小岗嘴上一个茅庐，问金重师傅。只在庐中坐下，我就回。”把袖一拂，弃予前往。

候将暮暗，不能行，栖止道左。须臾间，猛兽咆哮，绕于左右，若欲攫食。予存神默祷：“今为生死求师，身命不顾。倘兽饥馋，愿以身充兽腹。”兽踞蹲予前，目如电光，声如雷吼，久之遁矣。方瞑目，遇一熊嗅予，毛刺面额，用掌擒予臂，一掌探予胸，欲剖心状。予祷如前，熊释而遁。一夜无宁息。

至晓，腹中空虚，举足不动，取蕨根食而略能行。至午，见一牧童牧羊。问其山庵所去几何，云：“非十日不到——五日至顶，又五日至庵。”予不惜途遥，又行。渴极，捧泉饮，误下水蛇一小条。觉腹中绞痛。仰卧涧边，乌鸦啄目，苍鹰搏胸，蝼蚁噉足，只一心不动，苦真难忍。开目而视牧羊者，牧羊者嘻笑于傍：“阿呆，阿呆，那里去寻金师傅？我引你下去，家中望你回来。受这等苦，明日必没性命。怎么到得那里？”

予不应。童子怀中取出麦饼一个与予食，予不受。童子道：“先生，你还要走十日。若不接力，性命难活，还见得师傅么？”予以言是，接而食焉，谢

童子。下咽，觉神清气快，腹不痛。吐出小蛇，乃一草根也。拜童子，别而上行。

不及山半，日又黄昏，更无居民。遥见黑松坞中，青烟缥缈，黄犬嘹嘹，茅檐高出千层岗，柴户斜扁平深壑。予喜得宿处，往扣其扉。半饷，只见一丫环执烛而出，叱予：“我村庄中人家。主人不在，何敢无礼。径扣我扉？”予哀告求悯。环怒少息，命待。进片时，引予入。

朱门中启。广厦深堂，虾钩高挂，珠帘雀屏。列开锦褥，沉檀燕于宝鼎，银烛炎于金台。绣幔轻开，香风先度，青衣数辈导出一年少美人，方笄近二旬。柳眉拖绿，波眼溜青，乌云挽朝阳之髻，粉容过洛浦之娇，楚宫服态，吴国丰姿。迎予上堂。予以贵宅内室，谦让不敢近。女曰：“既来此，三生之缘，非今生定也。郎君青年，妾当妙岁，天赐其合。不然，妾居穷谷之间，与木石为邻，与鹿豕为伴，樵夫、牧子亦不多至，况郎君乎？其天赐，非人力也。”呼婢设席。予伏地辞谢，再四推阻，女瞋星目，竖柳眉，咬榴齿，呼环驱出于外，“恁此穷酸为豺狼作食！”予欣然出，女回怒，留命锁门户——盖虽欲出而不能也。

顷之，席备。命予礼。予居庑外不入。数辈扶进，纳予坐左，女右。前列歌童舞女百人。酒一巡，舞唱一回，笙簧鼓吹聒耳，响振陵谷。初舞《惜时光》，唱律歌。曲曰：

锦阁柔风，海棠弄香，彩衣舞袖偏长。一声啼鸟似笙簧，巧掷金梭在绿杨。

王孙辈，士女行，同游挈伴往寻芳。逢乐处，即戏场，何须身外觅仙方？

予隐几勿睹，但密识其音。强起，又作《八风舞》。腔如前。歌曰：

小沼新荷，重重似钱。薰风初入虞弦，流萤飞入画堂前。

一雨凉生竹簟眠，呼小婢整杯盘，漫把香醪细细添。同观赏，人月圆，那知人世有神仙？

三巡舞《霓裳》，腔如前。曲曰：

飒飒凉飈轻飞，井轴阶前，啼扰寒蛩。岩头枫叶胜花红。塞上斜征一字鸿，清思好酒满钟。

赤壁邀游兴更雄，行乐地，能几逢？休言彭祖状龙钟。

四巡舞《飞燕》，腔如前。曲曰：

六出琼花，长空乱飘，暖围兽炭频烧。浅斟低唱烹羊羔，笑见梅开月挂梢。

敲檀板，舞细腰，人间安乐是雄豪。貂裘美金束高，笑他方外伴蓬蒿。

女人起，举卮酒以寿。予不应而卧。强婚，予发怒佯狂。女曰：“若不从

命，寸步之间可以溅血。”予笑而答云：“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志不可夺。宁忍一乐而败大节？甘受白刃无辞！”遂伸颈待命。女曰：“狂生也。”知志不能屈，彼自入兰闺，置予中庭。予犹不放置，恐酣眠有污，假目而寐，终不予犯一宿。犬吠惊起，乃一草堆间耳。畴夜之景为魅哉。

披荆扞棘，出山溪而上。里许，见一黄犊背童子，自层峦而下。予问焉。童子告以：“金师旬日间颠风落岩而死，乌啄雀残，皮骨几尽，那里再有？”予闻言欷歔悲怆，将以自尽。犹豫间，忽思：“人有同姓，未可即以为真。必吾亲至庵所，果无其人，然后再作区处。”

只见童子方转过坞，又转出二三小童，亦跨黄犊，成群逐队，戏游于陇之中，吹笙笛唱歌。曲曰：

向山坡，跨犊游，披青蓑，箬裹头。野花笑折云峦口，见一个水鸥，听一个雨鸠，那知他人世生惨愁。思悠悠，朝朝暮暮，其图个乐忘忧。

唱毕，拍手相向大笑。又一个唱如腔。曲曰：

过层峦，步小岗，脱麻鞋，挂破裳。松阴驱犊闲来往。饮的是石浆，吹的是信腔，眠的是竿竿嫩草为床幃。细思量，无拘无束，一恁他天地自弛张。

唱毕，又笑。又一童唱如腔。曲曰：

岩前桂色已黄，峰头菊味已香。凉飍吹动云飞飍。雕翎喜健杨，鸢班有几行，月明似水消尘想。见潇湘一帆轻叶，风浪有几翻？

唱毕，四童合围，共吹竹笛，指予嘻嘻而笑，视予云：“是何痴子？家乡不顾，荒山草野茫茫乱走。是失心的癡子。”说一番，又笑一番。一童又唱。曲曰：

看我们在山中乐，笑他们多颠倒，把一个富贵功名闲担着，空惹得烦和恼，空惹得愁和扰。劝你好丢抛。劈破牢笼计，那时节能将生死逃。

四童且唱且笑且行，倏然无踪。予探望不见。挈衣往上，日已晡矣。几颠，终不可及。

徘徊四顾。一突岗，平石上有二村童，黄发披肩，破衣被体，一捧石子二篮，一捧石局，转于石盘之上，惶惶惊怖拱立。时月挂松头，明同白日，予盘足坐于偃柏下。

须臾，二叟咳叹而至，对坐石侧，举石子围棋。一叟呼黄发童子云：“童知棋乎？吾语子棋。夫棋也，乾坤肖像，阴阳克牟，旋转变化，躔度已周。运神机于渊默，生智巧于朋俦，夺盘角于四五，占边疆于斜丢；抛鹭鸶之长脚，拘龟鳖之缩头。孤军深入，防腰肋之撞卒，众兵列伍，须高垒与深沟。幻眼莫为生地，断形竟作废休。莫前行而失后，莫右倾而左流；莫贪饵以失鱼，莫因乐而忘愁。欲破劲敌，先定已谋，开关突阵，伺隙窃投。神谋使其莫测，阴

智使其难搜。当为万全之筹算，戒乎小利之贪求。一着不到，满局皆休。譬人生之在世，如棋局之嬉游。张之则黑白纵横，敛之则英武藏收。百年无过一局，万事归于一谋。睹棋局而还省，劝君家早早回头。”语终，予将就而问焉。二叟拂衣长往，童亦收局随逝。

予方彷徨，只听得北坞出一声大哨，如风吼木，似涧滚泉，奔飞而来二大黑汉，叱咤烈于项羽，威风过于蚩尤。一擒予发，一擒予身。奈何无囊。劫者笑曰：“俺等居此剪径数年，未曾撞见此穷鬼。既无囊橐，又无衣服，空教俺走这一遭。”那略矮些的汉子道：“气他不过！”腰间取出麻绳，把予不由分说捆做肉馄饨，高吊古桧，拍手大哨，望茂林去了。予此时上天无云，下地无路，又不能遇人解救，手足疼痛，晕绝者再，乃号泣于人，口占一律。诗云：

只为无常觅赤松，披荆扞棘入山中。

几回喉渴涧泉润，镇日肠虚乏谷充。

鞋敝偏经尖顶石，衣破难忍扑怀风。

那知蹇险重重过，古桧高悬命欲终。

吟毕，放声大哭，哭毕又吟久焉。蓦地咳嗽之声动于盘石上，俯窥，乃棋翁也，视予笑且吟。诗曰：

形立枯枝体瘦尪，那堪复遇此强梁。

绳缠恰似蛛经网，影动浑如蝶采香。

要使屈身同蝟螋，故将恶胆逞豺狼。

飞凫未得长生术，预教先生缩地方。

予哀告求救，翁曰：“盗性凶恶，势不可犯，若知老子救，连老子休矣。”予再哀恳。翁乃得下予，解其缚，其股肱已深绳迹，半晌方苏。翁曰：“书生此行为何？”予述其意。翁曰：“阿呀，阿呀，差了！那个金师傅有出家之名，无出家之实，夜间淫乱妇女，日间劫掠客商。适才这二个强盗，就是他伙伴，我见他飞也这般赶来，知他念头发作，故此尾行到此。果然弄这把戏，若不是我救，你不吊死了罢休。你如今趁黑寻路回去，全了性命，却不是好？”予曰：“学生一念已坚，除非东山石烂，南海水枯，方不去寻师傅。人生少不得个死，所以到此，若是二心，天地必责。予宁死不回。”翁呵呵大笑，舍予而返。

予坐以待旦，复向山巅而上。日几午，见林梢烟生，鸡声喔喔。遥望白粉低墙一带，小户半间，三童汲水。予将乞食其户。只见平阶一带，中列几案数座，皆书生也。问曰：“何方朋友到此？尊兄何冠服不整，莫非遭在陈之厄，其亦遇匡人之锋乎？请少憩以茶。”乃迎予上座。予逊之。坐定。茶至，清冽香美，此味月余不入唇矣。

茶毕，一年少者启口向予询其故。予以故答。诸生掩口而哂，谓予曰：“兄长既曾读书，盖未知大义。孔子云：‘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从孔而异，是害己也。’传异于人，是害天下也。孟子曰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兄长舍所学，从异端，背亲则不孝，忘君则不忠，绝夫妇则无行，弃朋友则无信，灭少长则无序。五伦斲也，何以立天地为人类也？况自盘古至今，几人不死，几人长生？譬之花焉，有荣则有悴，譬之肘焉，有伸则有屈。乾坤且有消长，山川且有变迁，吾人特一物耳，何可超天地而独存乎？”于是诸子齐相和，劝予以留同业云：“此抵都下，不过百里，旬日将大试，指往以取青紫，顾不乐于方外哉？”予无答，即辞退。诸生苦留，知不可夺，或以巾赠，或以履赠，一无受焉。飘飘遂别，半里间回视其处，无复在矣。

是日陟巅尽，举目一观，见对峰腰间，果一小庵，喜动颜色。望山背下行，力倦憩竹岗之侧。有溪一条，碧流泛昆仑之源，银泉出天潢之派。菊香扑鼻，不羨南阳之美，桃花逐浪，宛同武夷之宾。清兮可以濯缨，渊兮可以纵目。予就而掬饮。

有渔人摇兰浆，远远而来，口唱《下山坡》，曲曰：

驾一叶轻轻小艇，鼓一楫飘飘浮梗，披一领小小蓑衣，向一个湾湾溪径。恁游行不定，游行不定。见沙上鸳鸯交颈。清清双双浴羽翎，嚶嚶飞鸣过柳汀。

唱一套，击楫数声，摇过西湾。又曲曰：

几两岸荷钱细叠，见数阵浪花飞雪，见几个戏水鱼儿，见几个绕塘蛱蝶。那管中天日烈。波上有清风解热，欢悦；漫摇兰棹楫，奇绝。邀游不忍歇。

又摇向东湾。又唱曲曰：

布密密芙蓉夹岸，更灼灼蓼花争放。听湘江孤雁征鸣，听村落寒砧击响。最喜的月明星朗，月明星朗。洞箫吹逐清溪浪，天香飘来时桂香。黄霞觞，醉眼在云水乡。

将艇摇过予所。又唱曲曰：

起凜凜朔风，柳絮轻，纷纷琼英铺砌。白茫茫江汉云深，冷飕飕钓竿滋味。堪叹羔羊豪气。羔羊豪气。暖阔里娇娃欢聚，思维。何如我这破衣，煞强是他那锦衣。

予揖而求引过溪。舟师云：“你到那边去？”予以金师傅庵回答。舟师用手一指：“循此溪塘过湾，又转上山坡，大路上去就是了。”言毕，舟师进往下流。

予依其指，果上大路。沿坡行里许，见一蓬头童子，身披皂裋，手执钵盂

，口念弥陀下坡来。予知是庵中人，即叩首访师行止。童子云：“师傅因采药被蛇伤足。卧在庵中，命危旦夕。”予闻之，且喜且忧。分别童子，而径往庵所。倏尔无人，木叶堆于檐下，枯枝亘于行途。予皆用手扒开，十指尽裂。血污满手。

抵庵，柴门紧闭。扣许久不开，停片刻又扣，内方咳一声：“咄！是何山野强徒？来我草居作甚的勾当？俺乃贫穷道人，衣不遮身，食不足味，有何物来此相犯？快快别寻生意去罢！”

予叫：“师傅，师傅，是我弟子吕岩。”“俺独自在此出家数十年，那里有个徒弟，俺不曾认得。”再叫：“师傅，师傅，邯郸道中蒙与竹枕。松间曾约，特来求见。”那师傅一喝：“这个书生痴子，俺约你就来，何迟到如今？俺为寻你，被蛇伤足趾。今烂几及股，痛不可忍，命在旦步，只为你这小子，今却来怎么？快回去，快回去！你的父母年老，妻子又幼。朝廷正开南选，去罢，去罢！”予苦不自胜，双膝跪于门外，号淘大哭：“师傅，你若不容弟子，弟子即当撞下深崖死了罢。只可怜吃尽千辛万苦到得这里，空作一场闲戏。师傅可怜可怜！”

那师傅又寂了半晌，喝道：“你不是假心么？”“弟子若有假心，青天震死。”“既然如此，你把柴扉轻轻推开。”

未曾举手，其门已开。只见泥床瓦枕，又无被席。师傅伏着，四壁潇潇，又无桌凳锅灶。呼予至前：“好个徒弟！俺正没人服侍。来得好，来得好，与俺看一看伤足！”予揭起草衣一视，其臭不可近。一足烂为肉泥，腿上皆已腐烂，蛆虫半麻。

予用袖细拂，以襟抄之，撒于庵外几百遍，略净。然足烂实痛予心。是夜，师命眠于脚后。予不忌，一步为师拂拭。师喝叫疼痛一夜，予坐为师拂痛。

次日，师道：“徒弟，俺旬日痛不思食，今日觉肚中饥饿要吃。你可觅些我吃。”予欣然领命。出庵又不识路途。初到庵时，有一条路。及寻又不见，皆是茅茨塞满的，正不知望那里去，又不敢问师傅，恐怕动他的怒。举首告天：“弟子为师求食，望山神指引一路。”忽见一小小径儿，没草可行。依这路走去，至数里，见一小庄，一老妪在门。予向求食。妪与一孟饭。

予急急回，已及申刻，远远听得师傅在家喝骂叫饥：“哪里走来这个野酋，没处安身，假意来做徒弟，只道俺有东西，来拐骗俺的。早晨出去，直到此时不回，他到去吃得饱了，不思量俺病人要紧。待那酋来，只赶他去罢。”喃喃乱骂。予急进床前，跪下诉说所以。师傅到不做声，只是不睬。跪半时，方言：“咄！取来俺吃。”予双手捧上，又无箸，用手拿与师吃。师怒目大叫一声，惊得魂不在体。“你这野人好生无礼，俺病人吃得这等糙米的饭，你又不

洗手，就拿与俺吃，看你这般胡乱的人，出甚么家？快去快去，不去俺大棒打也！”予含泪告：“师傅宽容弟子罪过，待弟子再去求来。但此处山僻，人家全少，十数里止得小小人家，都是山村贫人，更没一个大户，何处求白米？”师傅道：“俺气得不要吃。你只是去，不要在这里淘气！”予再三苦告：“容弟子服事师傅病好，那时便去甘心。予当再往前面求饭与师傅充饥，望师傅息怒。”师傅方不做声。

依前从路去求食，幸遇一大户，闭着门。用手敲开，被那管门的一顿大骂，要打。予哀求。少间，一长者出来问故。予以情告。长者微笑：“这个呆子，自家饥饿没奈何，师傅饥关你甚的事，难道天下只这个道人？他怪你，你自别处去，再寻一个师傅就是，何必苦苦。”予稽首长者：“忠臣无二君，烈妇无二夫。昔陈相背师而孟轲见责，李斯灭本而儒者争非，陈平尚念无知，曾子不甘有若。大义为重，小忿何存。况事师之礼，服劳奉养，职之常也，何敢背焉。”长者以予言是，赐予白粱香饭一盂，命予吃。另赐与师。予以师未食，不敢先。长者加与焉，予欣受。

拜谢别回，已月满蓬窗。师又在家叫骂：“晚不闭户，还不思来，终是野心。”予进见，先禀师傅：“弟子手已洁，饭已得白，请师傅餐。”师张目一看，方有喜色，道：“与俺吃。”予用手食，恐师饥甚，连连进之。师用手一掀，尽倾于地，骂：“这野酋，要害俺性命！俺久病的人，喉中干且细，怎么吃得快，故此连进。”予告曰：“恐师饥甚，非有他心，望师傅莫气。还有一半在盂，请师傅吃了。”又半晌不做声。方才说：“拿俺吃！”予缓缓进。又一喝，用手一掀，都掀在地，咬牙恨恨：“俺正要吃，你偏生慢慢的，你分明弄俺！”直骂至半夜，喝道：“你还不拾那地上饭吃干净？不拾干净，都是你的罪过！”予唯唯，跪地细细拾吃。师傅于月隙间觑之，笑道：“拾好，拾好。才是个弟子。”予自从吃那书生们的茶饭，肚中不觉饥，到庵正饥，为师未吃，又不敢先食。今拾地中饭，觉肚中大饱。师傅说：“徒弟，明日汲些水来，替俺洗足，要早些。”

至五鼓，辞师汲水，满山寻转更没有。至一谷口，见水一坑，又无物汲。用盂取一盂到庵，已是午时。师用手一拨，泼翻在地：“俺叫你早去。今却日中波水来，不能去求饭。俺不洗，去求饭罢。”

又一宿，叫汲水。予四鼓行，汲回方天明。师骂云：“没见识病蠢，俺这足须一缸方洗得，终不然把这吃食的东西来洗足不成？”又泼翻在地。

予左右寻思，计无所出，告师傅：“汲水无器，洗足无器。弟子负戴师傅，往谷中一洗何如？”师沉吟回言：“也使得，只要仔细负俺，足一些动不着。”予即扶师靠己背，用手挽师双足，负起而止者四。至谷坑边，难以下背

，乃先折足蹲身横倒，放师于地。以烂股倚己股上，慢慢抄水，细细拭洗。洗去烂肉，略觉不臭。师叫爽快，予心亦乐。洗毕，仍负归。

至中途，日晡，忽见狂风大作，沙飞石走，松声恰似怒潮，谷响如同猛兽。师惊战战，予亦兢兢。蓦地，竹林间霹雳一声，跳出白虎，形如水牛，向师扑来。予急放师于地，以身伏于师上，对虎哀诉：“宁食岩，幸勿伤吾师。”号泣动天，其虎徐徐而去。风恬天朗，乃负师至庵，眠师于床。师顾予曰：“而今而后，知予心矣。”翌旦，师足已痊，可以起。

一日，挈予游松梅岗。其地半松半梅，松有四时之青，梅有千年之秀，白鹤争飞，彩鸾交舞，香风暗袭，丽景呈辉，别一界也。与师摺足盘膝，对坐于平原之上。师以予素谙文，欲予赋松一律。予应声而就。诗曰：

丈夫久秉岁寒操，历尽冰霜不一挠。
攒翠纤针缘雨润，筛金香粉为风飘。
根盘曲壤同潜蛰，声彻层云作怒涛。
嘱咐樵斤休乱伐，待看为栋柱天朝。

师曰：“子所赋者，用也，迹而未化也。迨未知夫松之所以为松，秉刚正之操，持不挠之节。可以燠，可以凉，可以雪，而本根之固，不可摇。夺得天地之精英，钟日月之灵秀。久历年时，产茯苓于丹穴，神变化于岩峦，与乾坤同悠远。恁世代之推迁，郁郁苍苍，摩霄凌汉，何止极哉。此则松之所贵于群木也。子识诸？”予领首受教。为赋梅，诗曰：

不逐趋炎一派流，陇头便性自清幽。
香韵暗从风里度，玉肌微向月中浮。
味将浓处鸟偷眠，花欲飞时笛倚楼。
回首群英皆退逊，孰争先后共为俦。

师曰：“是矣。而梅之不同凡卉，又有在焉。老于枝，交春再发，冰肌玉骨，经寒不衰，非特不可更植，而本枝终不朽腐。夺胎投舍，永不绝种。惟其不逞浓艳，不作繁华，嗜幽间而养天性，故与松竹同侣，而百花凡卉，皆不可及也。子也如松之坚刚劲直而不染尘埃，茯苓生而胎成实；如梅之清雅幽闲而不趋红紫，根芘固而子产玉炉，则不但出类拔萃，而长生永世，脱形去壳，终为天地间之完秀矣。”予闻之，瞑目默会。少焉，万虑融彻，诸念一空，洞然反观，见群神现露，茫不觉其所以。师呼云：“觉乎？”予应之云：“方入境，在想象间耳，尚不知其去所也。”师微晒曰：“去所不知，来处何觅？孔仲尼教仲由之说，记之乎？在彼处入境，还有去头。更寻来头，是你的坯子。”

谈久，日落西岩，月升东岭。师曰：“归哉。”予随行。复抵原庵，则茅塞已开，道路平坦，无复荆榛之碍。及庵，只见一童子启户迎之。视童子，即

予初入溪路所遇下山之童也。

进庵中，则器用床簟一新，不为土瓦具矣。师摺足坐于榻上，童子焚香于几，点山茗以进，命予坐榻后，对坐焉。茶毕，童子取玉管吹之，如凤凰鸣于梧桐，环佩击于云汉。三弄而神清气爽，凡虑一空。师命瞑重轮闭，心户调橐，苍服虚嘘，转天河于元局，运地轴于黄泥，辟十二之烟关，通九曲之回路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毫厘为之不差，八八六十四卦以一为八数，氤氲为之不爽。暑来则寒往，寒往则暑来，互根而见。动极则归静，静极则归动，迭运而行。指示既明，功用亦谳。

凡在庵百二十日，镇坐不彻，食予以枣栗，饮予以雨露，予竟忘寝食矣。

一日，师云：“气足矣。浊者消而清凝者凝矣，人者去而天者复矣。汝舍诸此乎？子归省亲，再来此可也。”予愀然息首：“师何出此言？师何出此言？弟子并无思也。家乡永绝，尘事了无，何以归为？”师笑而止。

又旬日，与予游翠虚洞。登峻岐嶮峦，险壁危石，松楸满目，鹿鹤成群，紫芝琪树，交错于道。香风习习，巧鸟锵锵，又一景界也。异哉，观乎！至巔，则平基一方，石凳石几，云霞为幔，嶂列为屏。与师坐凳上，抚景盘桓，师曰：“人间睹之乎？”予对以罕也。师云：“吾有二师傅约游此，故挈子偕，须待焉。”

无何，只见东南松柏深处，隐隐白鹤飞舞前导。二青衣执拂尘，后二先生。一短发蓬松，大眼虬须，衣皂袍，系锦丝绦，面黑耳大，身胖而长，跛一足，拄一铁杖，约有五旬。一瘦骸鹤骨，皓发朱颜，衣白袍，挂蓝衫，头带角巾，束青丝绦，手执如意，约有七旬之上。皆穿草履，飘飘而至。相见稽首，跛者坐上位，师坐二位，老者坐三位，命予坐侧。

予稽首，拜叩姓氏。那跛者掀起虬须，大笑曰：“子记周灵王鞭母事乎？”予始知为李柱史也。方觉此处为仙境矣。顶门一锥，梦魂略觉，又叩三座，老者云：“吾生先于柱史，为渤郡守张果也。”予叩首加拜。李云：“子知师为谁？”予曰：“金重师傅。”三人大笑拍掌。李云：“汝师乃汉将钟离昧也。”予方悟金重为钟。盖已在仙人俦中，喜不自胜，昔之所得于传闻而颂说者，今皆躬逢而面觐之矣。

李师谓曰：“是生即荆中士也，不悟于乞食之顷，而且受年劳，念已决乎？恐后不终，悔反成孽。”予更醒，丐者三人，面貌宛然，而服饰变耳。起而叩头：“肉眼凡胎，何识列师？往者之罪，均望天涵。”师笑曰：“今已一家，他尚何责？”复坐。“吾欲与李、张二师评道，子试论焉。”

李曰：“吾与若辈寄踪浮土，寓形块中，坚不如金，植不如树，活泼不如川渊，凝持不如恒岱，随野马之纷纭，等蜉蝣之存没，此其概也。若夫喜怒哀

乐之感，不及花之一荣悴。穷通得丧之遇，不及时之一寒暑。翻掌功名，覆掌丘土，又忽尔隙尔，莫可测尔。故自其形言，天地吾之大者也，吾乃天地之小者也。自其机言，乾坤一息者也，吾身不息者也。知身之不息，愈于乾坤之有息。知其所息，又知其所不息。则吾身天地，天地吾身，一为三，三为一。而大者不大，小者不小，无形无机。万古如斯矣。”

予起而叩不息之说。

李请吾师言。钟师曰：“小子听之。”把棕麈一拂，朗然唱曰：

川脉在源头，不停机，昼夜流。洪波涌出昆仑窞。不遗浚沟，淹及九州。戴承乾德无渗漏。这根由静中识破，万古一春秋。

张师手击渔鼓，敲竹筒，和声曰：

个个有源头，试看他，川上流。琼珠滚出浮梁窞。百络似沟，九曲似州。田中停畜休教漏。这根由决之使活。混混不知秋。

李师于座上挥起如意，击石一下，铿然有声，亦和之：

祖炁是关头，出真源，日夜流。可怜塞了从来窞。泥淤这沟，污填那州。几番破了坯儿漏。把根由从今透，却一派演长秋。

师云：“小子识之乎？”予会悟饭顷，答云：“少悟。”李，张二师云：“既如此，子可依韵和之，以卜所涵。”予躬叩首，侍立和曰：

川上慢回头，逝如斯，不断流。而今破得机关窞。湫渠浚沟，通江达州。混沦磅礴何曾漏。得根由，澄渊澈泚，历尽万年秋。

李师大悦云：“此子可以教矣，可以教矣。吾且问你那里来？”予应曰：“来处来。”曰：“有何如物？”曰：“光光碌碌。”李笑曰：“光光碌碌，这个动作的是甚么子？”予无答。李曰：“听吾道：

本来何处觅行踪。二五凝成体质融。

日出扶桑红一点，树栽上苑景千丛。

老蚌明珠宁有种，高台宝镜却无容。

套出几多媼美象，寂然境界总空空。

这个实的是他，虚的是我；有的是他，无的是我；感而动者是他，寂而不动者是我。然有个我，必然有个他。无他，则做了个物，是匏瓜耳。无我，则做了栽植的样，那里有许多东东西西？又煞要他自他，我自我，少他不得，不吃他害。我自一毫不动，凭他去千番百计做出圈套，我却端严凝重，如大君拱坐于九重，则来者不去，去者尽是他。认得这个来的路头，则去的路也不错，原处来，原处去。如此，则要来也是我，要去也是我，那个拘管得我着。要上天也由我，要入地也由我，要小也由我，要大也由我，那一个束缚得我定。如今世上人，从这条路上来。始初间走不远，还认得这路数些子儿。看看走到

广途大境，人多之处，就忘记了。急急回转，还不甚差远路。岂知被那途中最致，许多炫耀，夺目诱心，朝勾暮引，赁得一间房儿住着，积得许多金宝，恰好做个人家。那六贼钻穴逾墙，百般巧计来思量偷盗，不搬尽了家财，不肯休歇。弄到一个贫穷汉子，房儿破损。朝为轻风穿户，暮当细雨飘窗，垣塌墙崩，梁摧柱折。他那哄诱我的，抛我自去，我却无处安身。欲寻来的原路回去，都是茫茫渺渺的所在，那里认得。无可奈何，只得东支西吾，随着个去处，就安了身。也不管好歹，也不管安佚，可以放下身子便罢。甚至被他拖下钱债，结下冤仇，东不肯收，西不肯留，南边要骂，苦楚万端，狼狽特甚。只得寻个草堆，土垣中安歇，越走差了路，与那来处原所在，如隔华夏，再也不认得回去，岂不可怜可怜。这个都是吃他的亏，吃他的害。故此要我自做主张，寻访来头。便是返本还原，归宗复祖。乾坤我的住居，阴阳我的夫妇，日月我的灯炬，江湖我的杯罍，恒岳我的土块，风云我的发舒，雨露我的津唾，何以始？何以终？何以来？何以往？何为生？何为死？纵观秦楚，旁观竞获，窃睹蚩项，只足为一笑耳。其得失为何哉？”

予曰：“敢问何术而至是乎？”师曰：“功术不同，归原亦异。当参伍错综，以寻至上至玄至微至渊，乃为精品也。试为子言：

有如餐松服饵，不能遽脱，死生定息，忘形岂可？宗归百脉，丹田存想，调呼吸于绵绵，到底胎儿难结。息气凝思，见先天之渊默，终竟飞升不成。认口鼻为玄牝者，包风破网。以方寸为心田者，见祖忘宗。若积精为铅天，丹汞不完。以神气为子母，仙台远隔。开鼎以为链养，空劳功力之施，链乳兼平缩龟，乃是邪妄之术。三年九载，火候何堪？闭息服元，阴风作响。识心见性者，虽则有头，而终做阴灵之物。坐子坐午者，固是功夫，乃为拘执之玄。舌头岂是赤龙？眼闭却同狐息。顶作黄庭，肾为造化，泥而不通。尾宫为命，足窍为源，物而不化。更有服水火以還元，差讹之途尤甚，吸精妊于采补，从入之路更差。仰天吸日月之精，不论天魂并地魄，一餐终昼夜之食，反招肢瘦与形羸。曲身偃仰，叩五户以长鸣。似也何益？内修之道，守元抱一。运双睛以反观，近也殊非。入诀之门，竦肩耸项，运脊骨之流通，此百脉可畅而一窍昏。书符念咒，立券契之明言，此百邪可祛而一神蔽。礼斗瞻星，枉受辛劳，无补吁呵。摩按徒行，法术何功？吐浊入清之谈粗浅，食蔬餐淡之说卑微。持科篆而拜醮设坛，全非德行，用橐籥而吸精聚魄，反堕孽途。先天之祖炁，不在形模象效；太乙之灵药，岂缘铅炼汞烧？超众界而悟觉于无无，入玄关而参祥于有有。打开火里莲，拔出水中珠。龙虎鼎中，不用擒拿而自然降伏；龟蛇炉内，何须煅炼而暗里陶熔。动动之中，不动而真静；虚虚之际，不虚而成坚。有物先于天地，无形却在坯胎。走谷成声而千山应响，涉江飞浪而百海成波。

许多烦恼，不关诸件营为，那管似槁木矣。而逢春沾露槁者，还荣如死灰也。而遇火风吹灰者，复识鹊驾重楼以送天。津之玉液丸泥赤府。黄婆何必以说合婚姻？婴儿又焉用以养育成就？抽坎填离，补衲头之破孔；乾旋坤转，筑坍塌之垣墙。揣摩一窍之玄关者，各执昏迷之见；指书九转之丹法者，自持简陋之谈。驾金牛而周游八极，车黄河而倒转三关。皆为有迹之尘埃，不是无极之上乘。十二时中是气，一腔子内藏神。若徒纷扰于百径千歧，到底流入于神妖鬼怪。可以夺舍矣而又可投胎。九回十转，若能超凡也，而必能入圣。一奋千程，要知炼石可以补天，始信升云而能变化。这些儿活活泼泼，似个滚地的圆珠；毫忽子朗朗光光，胜那照天的明月。不泥着淤塞之中，不掩着朦胧之境，识破机关窍，跳出死生门。天地共我升沉，宇宙相为久暂。打不破，揉不断，火不焦，水不湿。凭他掀江倒海，不舞心动神惊。这是最一玄玄，却非多方术术。自家的事自家去寻，若问他人便错。一路子来，一路子去，如从别处即迷。子也有缘，吾焉能无语。”说毕，二童子捧果核肴斝，列于盘石之上。

予稽首谢海，复命之坐。视其所列，桃如巨瓿，藕如扁舟，河北之梨较胜，交州之枣更殊；斗瓜容釜，盎橘藏棋。似烹龙之肝而味尤美，似煮凤之肘而形不同。鹤脯不缘于制，鸾胎岂于烟成；猩唇不假于猩，豹髓不取于豹，琼浆玉液，侵琥珀玻璃；麻菇青精，味拂苍穹碧落。劝酬良久，有白鹤青鸾群舞，低昂中节，俯仰有度，翩翩过于八冈，雍雍然愈于七德。舞毕，分立左右。数青表小童序列于下，击节以歌。

其一歌曰：

二气呼吸兮，谷有声。扫千山之落叶兮，开九漠之阴云。寻之无影兮，察之无形。忽然而寂兮，忽然而存。不可以迹拘束兮，又难乎其于行。勿疾而速兮，勿存而神。从茂林而舒首兮，从啸虎而即生。开我襟而一披拂兮，殆觉思爽而神清。

其二歌曰：

得乾坤之丽气，独盛于阳春。得化工之巧制兮，独媚于晴明。装千红与百紫兮，斗枝上之奇英；蕴清芬与秀质兮，吐芳心之秾馨。恁狂蜂之乱扑兮，不断其精；由浪蝶之纷扰兮，弗丧其真。培根蒂之坚固兮，实而复生。历岁月而恒久兮，霜露高擎。

其三歌曰：

如二气之氤氲兮，万物化醇。瀰得清宁兮，上下纷纭。遍六合以飞旋兮，不同野马之奔腾。覆九有以庇护兮，不惜雕琢之琼英。散则可以无管束兮，聚则可以成形。炼阴魄以布两间兮，化阳神而卒莫知其所存。妙变化以不定兮，喜僧舍与旗亭。何以为此肤骨兮，乃鹇羽而鹤翎。

其四歌曰：

秉此阴精兮，映乎太阳。耿耿不昧兮，灼灼口光。似龙吐于宝珠兮，滚出乎汉洋。丽中天而常明兮，清晖之独扬。无一物之不烛兮，如析是非之智囊。无一处之不及兮，如敷惠德之圣玉。羨灵台之一点兮，历万古而如寻常。有盈虚而无止息兮，觉乎斯世之蒙盲。

众童歌阕，为之奏逍遥乐。金笙、玉管、凤笛、龙箫，锦瑟之和冰弦，玉板之调花鼓。高声如九皋唳鹤而彻层霄，低声如万壑细泉而流重涧。其音或徐，有如尧行舜步，揖逊于庙廊之间；其音或疾，有如单牛羽骑，驰逸于行伍之内。或时翕然而并奏也，如群工列辟，当会同之期而莫敢于天子。或时敛焉而步间也，如洋洋圉圉，当万苏之顷，而未免鳞尾之停摇。加之以鹤舒颈而和，鸾鼓翅而鸣，凤调舌而作声，鹦清喉而步韵，倾耳之下，不觉神飘兴荡，心醉情怡，忘天地之高深，泯人已于俱乐，不容述也。

乐终，二鹤向前昂首，作言吐音。歌出道情。词曰：

碧云庵，远市朝。纤尘飞绝真幽俏。千株翠柏参金桂，几树琪花间碧桃，玉莲池内香风绕。

你看古砌重台，凤尾交灵芝，满径多瑶草。四时无谢花，千岁松何肴。这期间有许多景物，乐趣陶陶。

又歌曰：

浅浅溪，小小桥，岩头落涧琼珠倒，红霞灿烂铺山娇，皎月团圆挂岭梢，鸟鸣枝梢人踪杳。

你看石凳松阴石子敲，那知烦渴和饥饱。天空鸾阵飞，波静龙旋绕。这期间有无穷乐意，真个逍遥。

歌罢，与数鹤鼓翅，跃足耸颈，左盘右转，俯仰伸屈，万态千状。飞蹈一回，划然长鸣，声振九皋，遏飞云，彻霄汉，令人心旷神怡，神清气畅。三师大饮巨觞，开怀酬对，方辰五申，殆不知其世之几易月日矣。

杯盘已残，肴核将尽，其李、张谓曰：“今日之会，为吕生开一窍也。可以脱，可以化，即可与偕至，毋滞时岁，以失事期。”钟师唯唯。李、张顾予曰：“子坚持坚持，速悟速悟，吾候子也。”即跨鹤望西而去。予怅望久之，已喜其从仙游矣。第师尚未挈同行，怀闷虑耳。

师曰：“二先生已去，吾与若盍往庵乎？今日之会乐乎否？子能不以乐为乐而不以忧为忧，不以聚为聚而不以散为散，祝我而彼之，祝彼而我之，斯乐其乐而我自若，忧其忧而我自休，聚者聚而我无系，散者散而我无放，是实实而空空，空空而实实也。言言行行，子皆不可饶过去了。”

予受旨抵庵，与师居，事礼无二。恭心克一，严祗之忱，日新时茂。日则

共师谈诀于松阴竹覆之下，夜则参玄于冥思默想之间，见本来面目之真容，破三昧七盗之妄像。万丈潭中，跳出双睛五虎，一坑火内，长起九吊金莲。圆珠盘上走，六剑匣间开。混混沌沌，露现胚胎。萌孽烦烦扰扰，澄澈浊浪浑波。不有而不不有，不空而不不空，果是作为成幻象，信然光朗乃真机。傀儡场前，枉自牵丝拽线，陶冶手里，空劳铸铁熔铜。有迹之真都是假，无形之假总成真。到此处，猛火炉中飞片雪，沸汤釜里下毫冰。舍屋时空，几度出游于六合，墙垣枉立，数番觔斗上三台。存即神，念即化，不俟搜求，无劳摩揣。

师知予行到功满，一日，呼谓之曰：“无者，本来已见。有者，本来当知。从故道而复归故乡去来。子向于蒲阴村遇吾之师，曾为逸童立誓。今彼堕于凶道，子当授以诀法，度其归山，速便回庵，莫为尘累，迷此前途。”当日即以拂尘、盂瓢授予。予领之拜别，乘清风直往活水村来，乃化作一乞食道者，往来于途。

寻访竟日，父母已歿。惟刘氏守节为尼，家宅易为道院，正同一二老尼，诵经于大士前。予径入，尼叱之曰：“此乃女庵，清静戒院。何方道者乃男子，安可则进？”予稽首受罪，上扣道众：“贫道远方山野，不知礼法，冒犯仙庵。但同为出家人，僧来看佛面。贫道外无遮体之衣，内乏充肠之食，兼以知识又少，人生路生，特求仙庵驻足，抄化衣食。旬日之间得遇善信达长，自当酬谢还山。伏望开普济之门，弘度人之德，不以山野推阻。足感仙慈。”那首座看予一看，喝知事：“取斋米一升，打发那道人去，别处寺观安身。我这里虽是个庵儿，却是人家私宅，且又尽是女流，安你男子，不为稳便。”予不受斋米，向首座打个问讯：“老师，老师，我贫道特来仙庵。若不容留驻足，我要些斋粮，那个替我煮吃？只舍我一位年少的师兄，与我做个伴儿，我便去了。若不肯舍，我只住在这里，千年不出门。”那首座听说，红了面皮，发起大怒，骂云：“这野道人好生无礼！我这里是佛家弟子，清静法门，敢在此胡言乱语！又不是失心的颠汉，出此狂言，如不即行，当以法理。”

予笑云：“好尼姑，好尼姑，你说出家清静，那里见得清静？南也不曾无，怎做得佛？你听我道着：

那阿弥陀，不是个小可的诀。造端的功夫，全要把无名灭。一点操持，心坚似铁；一点男女，心温不热。把人世上的喜怒哀乐都收灭，把尘寰中的身衣口食都乏绝。又那有是非强弱相跋涉，便任他刀锋油镬相侵也。我的慧眼禅心自不动也，这方是成佛超升的上乘诀。”

那首座听予唱罢，俯首片时，步下座来，望予便拜，云：“小尼肉眼不识高明，望垂指教。”予曰：“女师自何年出家？今经几载？”尼曰：“尼本土人之妻，为夫求名不回，公姑去世，父母不存，孤身守节。因同合志一二，在

家修行，已经数载。”予曰：“女师可从吾出家么？”尼曰：“安有女从男子游？其迹似吝矣。尼心似石，望仙客勿以为戏，指示禅理。若必慳悔，即此请退，莫生疑义，乱我清规。”予曰：“女师，自古以来，那个成得佛去？世上女流，有福的只说嫁个丈夫，或高车驷马，衣紫腰金，居香闺绣阁之中，朝欢暮乐，金章紫诰，做夫人，享荣贵；或堆金积玉，穿珍带宝，百味奇馐，早元辰，夜元夕，称院君，呼妈妈。这般何等不快活？反不寻佳配，耽误青年，食的黄齏淡饭，穿的粗衲破衣。寂寞空门，怕听潇潇风雨；凄凉冷阁，愁闻滴滴更壶。春光娇媚，热泪看折钗斗草，暑炎天气，心钻听歌唱凉亭。秋风飒飒恨征鸿，冬雪飘飘悲被铁。受了这般苦楚，到老来又没个儿女送终。千万个出家，不曾有一个做佛。你肯还俗，我不出家，如何？如何？”

那尼姑听了一遍，大怒生嗔，喝知事行者出门外，把庵门关上。予思言语恼了他，怎得他超凡脱壳？不免一化，径入经堂，用拂尘一挥，香烟气绕，天花乱坠。知事急报与尼姑：“那道人已关出门外，却又在经堂中把麈一拂，香飞花坠。”尼惊异，出见云：“仙兄莫使神通以乱弟子，弟子有死无二，更无别念。望仙兄他处驻驾。”

予知其心真，乃云：“刘姑，你要见丈夫么？”尼云：“丈夫去久，生死不知。纵今返旋，亦决不从凡处也。倘来，当令另择佳偶，誓不再会。”予笑曰：“贫道与你丈夫同从金重师傅出家，他已得成正果，同我下山。我叫他去见你也，你看在后面来矣。”尼回头。予即见本相。尼再视予，默然若失，灵光已见，望予拜云：“夫已得道，何不度我？”予探囊中一丹，命服。即以彼锡柱指为鹤，命驾。只见半空钟师喝止，待命，鹤复为柱。予授偈云：

半夜天中升皎月，三冬炉内飞琼雪。醍醐足注万顷田，舍利不须凡火灭。

咦！三生不是望夫石，一脚蹬开朝天阙。

书偈毕，拂衣离庵，至祖莹，访于山神。神呈祖父妣母皆已登仙界矣，不在鬼箴。予喜，回至蒲阴村。

将及十余里外，抄化于村居，访其踪迹。一老叟白发潇然，扶藜倚扉，嗟叹不息，愁容可掬。予拱侍乞斋。叟曰：“师父何来？”予以抄化告。叟指前村：“师父不可往那荫茂路上去，有一奇怪，言之吓人。或如人形，或如树枝，或如虎狼，或如鬼魅，有时作妇人引诱子弟，有时作店肆邀人沽饮，有时吼叫如雷震川谷，有时跳跃如龙奋渊海。变态不常，兴妖万状，遇者粉骨，逢之碎身。大约同柳榦杨枝一般，所戕害者不下十百。如无过往之人，即掠近村男女，大小傍徨，室家惊扰。法无可禁，符无可降，谁不惧之。前者吾少子牧羊，被其罗而并食，师父可慎防焉。若遇此妖，其生休也，其身泯也，其同于羽化升也。师父奈之何？”

予闻之，甚自责。此乃予贻伊戚，予贻众害，道未成而先作孽，功未积而罪先成。予何责之辞！幸吾师指示予此来，尤可追其将来也。不然，害愈烈矣。予辞谢叟，望茂林而行。叟呼而止者数，予不应，径往。

将里许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卷起万里沙泥，拔倒千寻树木，有倒山翻海之势，予足不能履，身不能立，知其怪作也。用麈连拂数次，风恬息焉。顷之黑雾弥漫，连天贯地，日月无光，山川莫辨，白昼浑同长夜，对面不识谁何？轰轰有声，渐逼于予。予再拂麈，贯注存神，雾敛空山，云归溟海，朗然仍明。

又里许，蓦地奔出一群豺狼，鼓吻张牙，向予吞食。予用手一指，喝声：“咄！休得无礼。”那一群豺狼却是数个杨柳柯枝。正看之间，一声响亮，南山崩半角，北岭破层天，响得怕人，心惊胆碎。跳出一个夜叉模样的物体，双眼如灯炬之明，一口如刀剑之横，发似蓬松乱叶，身如屈曲枯枝，五形尽露，四体不遮，手持狼牙大棍，跳跃飞腾，扑予欲食。予势不敌，连呼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盘膝坐下，凭其张手舞足，不敢近予身。贯注片时，吹气一口，彼即转身跳跃而去。予又起身。

行里许，只见路口横架高枝，高如丘山，无一缝可通，回向后路，荆棘榛积填塞，夹予在中。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心甚惶惶。急呼：“逸童，逸童，你何迷失至此，主仆之情岂顿忘也？吾此来为尔为害，特来救度，岂可反害吾也！”言毕，划然一声，半空丢下一枝柳树，将予罩定，但不敢肆害，尚有一隙灵光未昧耳。予又呼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将手一挥，其树自散。

又行里许，将至其隘处，古木潇潇，人烟杳绝，禽鸟无飞。较日前予经时，又大殊矣。远近望见一个道者，飘飘然有物外之形，堂堂然有得道气象，绿袍青绦。黄冠翠履，手持净帚。向予笑迎曰：“师兄何来？请至小庵一憩何如？”予心知为逸童也，随之行之一庵，绿荫庭院，幽静可爱。予坐上，彼坐侧。忽又坐下，谈外丹之术，兼有取阴补阳，损人益己之说。予唯唯。少焉起，进茗果。予啖之，不以为异。彼喜而笑，以为中其术也。不知予荫纳之葫芦中。

予因诱之曰：“师兄居此，木石为邻，鹿豕为友，风朝而万籁潇潇，月夕而孤形寂寂，寡闻寡见，何以开一窍之玄门？不识不知，安能致九转之丹法？幽境锁尘难观日，灵台蔽垢怎朝天？一失于爱网之中，再不出樊笼之外。做下了孽根，终当自爱；修得些好事，毕竟不亏。天堂那有恶人，地狱却无善类。九狐食人，何其暴也，而难逃渭水熊罴之歼；郁垒食鬼，何其雄也，面难免终南山进士之擒。古来积善可无灾，何见行凶能避患。为今之计，不若弃此阴凉之所，从我小道往名山胜境，投明师，拜真主，享逍遥极乐之福，去火坑苦恼之灾。缩地可以升天，长生得乎不死，以彼较此，孰为优哉。”

彼笑而不答，他顾而支吾者久焉。月白东岗，昏窗秉烛，心尚迷执，略无悔悟之机，反以谑言戏之。忽然起如厕。予默坐以察动静。蓦地铿然一声，如刀斧掷于空石，使予悚而栗，惕而战。勃而色变，殆莫觉其何以为也。又哨作数声，勇跃予前，青面红睛剑牙，撑出头上一枝柳叶，娑娑如发，足如柳根，手如柳干，体乃错节。盖不必肆恶行威，而其体状象貌，已破人胆矣。纵予黄梁游地狱所目击诸狱之鬼卒，其可怪可晒可惊可畏者，未有如此之态也。向予拭手拭足，张牙睁目，进而退，有敢有不敢之势。予只瞑坐不动，存先天一气，想师在左右，咳唾一声，其妖遂灭却，却坐于左右之地。月下而星沉，云湛而日出，鸦鸣破暝，犬吠惊惶，四境杳然，绝无影响。

拂衣望绿槐阴处而进，徘徊于山径之间，踌躇默想：“欲浩然长往，则逸童终堕孽途，负我济度之心。不践盟天之约，于修道有亏矣，岂能忍哉。若在此逗遛，而孽终隐去，不复再遇，何所寻觅乎？”正在两难犹豫中，时晷已西，移入酉刻矣。

忽香风习习，异味袭人，正东上一年少美人，约有二九方笄而未字者，蛾眉嫩如新柳，星服净若澄波，发挽巫峡之乌云，脸亲上林之红杏，楚女难同比艳，吴娃不敢争容；翠钿小巧，金钏玲珑，鸦青衫子轻扬，月白裙儿飘荡；鞋过潘妃，不数金莲铺地；笑强褒姒，何须白缙裂声，真有动人之情，更无可疑之象。手持筐篮，数茎竹笋，望予而过之。去而回顾，顾而生欢，远半里许，复转向予，放下筐篮，对予万福云：“妾乃东山杨氏，适夫甫月而良人告逝，上无舅姑之依，下无子女之育，父母早升，兄弟鲜有。妾念良人义重，誓不更醮，守贞于蓬草已期矣。今值亡日，于山中拾取笋菜，将为良人奠。然而贫穷寡独，心愿请僧道而未能，思追荐亡灵，得以早升天籍，妾之守固有益，而亡者亦获所也。其如不送何哉？幸逢仙长邂逅，顷不敢渎以衷曲，舍而去之；又念失此机逢，胡可再得。故冒耻含羞，特启仙长上听。倘有怜悯之心，得赐慈悲之德，降至寒居，为妾良人一食之施，存没佩恩也。幸仙长允焉。”

予见其举动从容，语言文雅，谙三纲五常之理，诸三从四德之规，意为真也，但于经卷未知，初不许诺，被苦苦哀恳，勉强随之。

至一宅宇，不甚宏大，雅洁可爱，四壁淡墨山水，中设灵座。入堂，命之上坐，拜予，予不受。云：“拜我良人，非为仙长，何劳辞？”拜毕，挈笋进内，时日昏矣。予以瓜田纳履，非取瓜而取瓜；李下整冠，非窃李而窃李。因辞要往。女曰：“仙长差矣。此处前无村居，后无店肆，又无庵庙寺观，何可容身。妾居净洁，尽可栖止。虽迅风暴雨，不入寡门，而贞节之操，断不染累。与其苟合于途人，孰若媒妁于佳偶。以千百年芳名而委于一旦，此土木所不为，而妾为之乎。”予因其所论侃侃，句句真情，乃安心听听。

顷之，捧筭置案，共予对坐，更不言及祭夫一事，但劝之食，以眉目引意。予知其有不善意也，奈夜静无可脱，且重门扃闭。予自坚持主见，不动而已。女千般逞媚，百样妆娇，云：“仙长，今日之遇，天作之合，非人力致。仙长久旷之夫，妾身居怨之女。烈火枯柴，涸鱼活水，不可蹉跎。”予只不应默坐。女起，举箸云：“妾有新词，愿垂清听。”词曰：

光阴速，年华暗里相催促，相催促，美景良辰，会须欢足。

金杯堪尽欣顾主，洞房最爱莲花烛、莲花烛，交颈鸳鸯，人人羨欲。

“此词如何？”予不应。女曰：“妾制新声，再乞垂听。”曲曰：

鸦髻蓬松半髻，美姿容，玉骨冰肤。远山翠黛两眉疏，秋波清溜情将注。

更喜樱唇一点，桃腮半舒。薄罗笼笋，轻衫露眊，腰肢纤细多柔娜。

又曰：

美貌佳人可共，更芳年二九偏娇。盈盈态度忒妖娆，淡妆浓抹多堆俏。

动人春色，令魂暗消；罗帏锦帐，鸾合凤交。其中滋味，须知道！

“仙长不可耽误时光，与妾成其秦晋之欢，结此红丝之绶，生儿育女，成家立业，接祖宗百年之派，演子孙千世之脉，不胜于孤形独影，朝西暮东，如丧家犬，无主魂，飘萍浮梗，生乏养奉之需，亡无祭扫之基，为填淘补壑之物乎哉！”

予听其淫词浪语，方觉其为逸童化也。予曰：“娘子休乱性以堕三涂！你听我道男女情欲的利害来。”予以麈柄击案，以节其音。曲曰：

人身精气同滋水，百脉全凭精气充。真阳一点宜珍重，若念花柳成私哄。

槁木枯菱萎朔风，滋干水竭年难永。娇娃却是戕身斧，美色真如伐木虫。

多情妖孽将人弄，虽不是刚刀利刃，也曾杀尽了英雄。

花容娇色从他爱，云水烟霞我自同。泰山心志难摇动，惜精养气资身用。

不堕欢娱爱网中，总然乐事如春梦。清风是俺交游挈，皓月为吾锦帐朋。

夫妻相偕鸳鸯共，这的是乾坤真趣，说甚么粉白脂红！

“俺道家阴阳是夫妇，风月是朋友，花鸟是乐意的物，山水是适兴的景。果食充饥，泉涧解渴，草为衣，麻为履，鹿鹤为奴仆，云霞为车驾，天地为家宅，四海是生涯。要甚么快活？立甚么基业，生甚么子孙。终乾坤而不老，历岁月而常新，要甚的祭奠拜扫。”女闻言却有赧色，不敢近前。

予猛思：“师曾授以小葫芦一枚，内有丹数粒，云可服之见心识性。今童已迷失来头，不知本根，可以此丹与焉。”于是探腰间取出葫芦，于案倾出丹丸，指女：“食此长年不饥，味香而美。”女哂而勿顾，予强之数，而终不视。予方纳葫芦于腰，而女化为柳精矣。张牙戏爪，将以攫予。予复以葫芦置案，隐几而假卧，徐窥其何如作为。柳见予卧，近几将葫芦窃而戏玩，倾丸于掌

，食焉。食倾而凝立不动。又倾间，俯案呼予觉曰：“主人，主人，向于槐荫以主作，左右计穷，将身缢柳，托树之精，于此为妖，殊知作下恶孽。不识吾主至此，屡相触犯。乞恕童罪，带之回家。主德甚宏也。”言讫，下拜大恸。予以动心，亦惨然悲，悽然戚。又喜其见心识性，不终落妖途，可慰予望。遂将颠末与语，竟夜诉尽彼此情由。而东方白矣。正居于垂杨柳下。

童曰：“仆自违主，仗此妖行。今得主救，其幸千万。此树不可留，恐后复为害。请主少远，仆将去此。”是时，童用力倒拔其树，连根而起，盖亦神哉。于焉将平昔所害骸骨尽埋于坑，祝天告罪，随予而行。

行至绿槐将近，钟师坐于槐下。童遥见，指道：“往年正是这个贼道将我主人赚去，害我缢死，流落多年。今幸主仆重逢，枯木再华，涸鱼重水，他却又来了。待我前去把那贼道曳下，重投深谷之中，教他粉骨碎身。方才释我这一日怨气。”拭手拭脚，咬牙切目，要奔将去。予喝之止。近前参见了师傅，童气尚未平。师用左手作如意印，童即下拜。

师顾予云：“此童恶孽太深，未有功行，不得即带回庵。且子修炼已到，所少者善缘耳。吾有灵丹数粒，符术数道，斩邪降魔剑一口，付子前去。先由邯郸道进，随寓而安，逢危而济，见困而扶，大都以救人为急，化导归善。功行全满，吾自觅子，彼时可与童归哉。”呼童，命之曰：“尔一失本根，坠入凶类，为害既多，孽冤颇积。非尔主人救度，终为异物，永堕沉沦，今既不昧灵爽，本性证觉，是汝之幸也。然托柳成形，可即以柳为氏，宜名曰柳行童，与汝主佩其剑，跟随度世。从此之后，拒却邪魔，皈依正法，绝残忍之狼心，存慈悲之善念。好杀之机转为好生之德，不仁之举易为不忍之施。由大所爱以及于小所爱，自欲无伤以入于一无伤。才觉人心方动，即把道心潜存。一有贼欲相侵，即使禁捕相遏。庶可免其前愆，新其旧业，也终为汝主从矣。”命讫，一道清风腾空去了。柳行童望空又拜，自此绝无前日念头，全是一团无心，随予望邯郸道来。

方憩于道左，有一书生飘飘而至，目予及柳行童微哂，因叩从来。予以卖药对。书生以长生药询，盖戏之耳。予答以：“长生药岂无，于穆不已；天之所以为天也，纯亦不已，文王之所以同乎天也，圣可同天。同天则不息，不息则无始无终。由此而言，则长生有药，不诘信乎？”

又询：“天堂地狱之说果耶否？”答云：“天地人，三才理也，明与幽，三才判也。明有司宰，幽有鬼神，一定理也。善则心体明白，光大正直，与阳合德，恶则邪暗，偏曲昏晦，与阴合德。阳从阳类入于天，阴从阴类入于地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一定势也。又岂特在杳冥难测中哉。假若人之患病在寝，即是受诸地狱明验。心肠疽朽，是即剜割地狱；烂喉腐舌，是即犁耕地狱

；灼燎烟火，是即火坑地狱；汤炮油炙，是即鼎镬地狱；顶门之瘡，知是火盆之阴置也；腰间之痿，知是转石之暗悬也。周身脓血之灾而痛不可当，非刀山之地狱而何？遍体拘挛之急而苦不可忍，非吊竿之地狱而何？身如千钧之压而转侧不顺，此磨碓之地狱焉；百骨如折而痛入筋肤，此捣拍之地狱焉；疮癩遍体而皮无完处者，剥皮地狱也；刺痛周身而肢如分裂者，锯解地狱也；食闻香味而食之不下咽，其诸饿鬼之地狱乎；物知所好而视之不能见，其诸黑暗之地狱乎；吐血成盆，下血成桶，又非血湖池地狱乎；东如蛇咬，西如蝟刺，又非恶犬村之地狱乎；恶热恶寒，时生战栗，重裘不暖，沸水不炎，如冰山地狱之受焉；食不遂餐，衣不遂服，卧疾岁月，天日不亲，或縲继桎梏之加，或箠楚笞杖之及，如阿鼻地狱之入焉。此人间地下，幽事明征，先生胡惑乎？若夫高车驷马，前叱后呼，衣金紫，食肥甘，欲不求遂而自遂，志不求适而自适，游神于逍遥之境，怡情于快乐之乡，自居于天堂上矣。予昔曾受师一枕，枕之可以觉未来，睹诸天地间事，先生欲之乎？”

书生默久，扣予姓氏，予以口口对，予扣书生，书生以卢对。予付以枕。生受之，眠予侧。未刻而梦回，告予以梦中见者，与所语一符，喟然叹曰：“富贵过眼浮云，功名人间逆旅，生寄死归，一觉之睡梦耳。请今弃家从师父游可乎？”予以卢生虽有善念，尚未坚笃，不受其游，止教以九转还丸，延生永命之术。遂别而往，此则为《邯郸梦》也。

舍是而游于幽燕辽蓟之都，起疲癯于苦蓐，赈困苦于颠连。至泗水，登仲尼之坛，乃易服色为训蒙师，觅车假馆。有姬姓者，乃巨族，嗜性命之学，三子皆受《易》。遇予，与之谈先后天之理。嗣周即欣然延予诲诸子。其长通，仲达，季子适，恂恂厚士也。即执弟子礼事之。时附从者有若沈渊、孔达、周以敬、柏梁、公孙愚、陈悃、王子先、王子宗、孟机、孔胤哲、孔承、孔纪，同方合志之朋，卓尔见道，宛如昔宣尼弟子辈。止有鲁绍姬、汪宗圣二人，虽习于文而行类鄙者，稍有侮悞之态。

予一日为诸生诵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馀不足观也”已，因发其旨：“夫周公以天纵之资，兼之以待之勤，备三王之德，施四事之美，摄国辅政，弭流言以回姬祚，挥车斧以摄奸心，主之以盛跻之懿德，而弘之以不匮之良谟，其才可谓美矣。然能折节下士，推己及人，吐哺以受刍牧之言，握发以听工师之策，不自满假，汲汲求善，欲被苍生，尽奠于明敏之域，而有才美者如周公而后已焉。此周公之所以为美才，此周公之美才为欢也。使公也，炫其所美，自珍其才而惟恐人之有才，自恃其美而惟恐人之有是美。则其才也，为末节焉，其美也，为虚务焉。此乃馀事，不足为贵重也。胡尚哉，无以观也。有公之才美且不可骄而吝，凡末于公与夫一才一艺之长者，又安可骄吝

乎！公而骄吝，其才尚不足观，下于公者而骄吝，又奚足观乎。嗣而推焉，有天下者骄且吝则失其天下，有国者骄且吝则失其国，有家者骄且吝则失其家，有身者骄且吝则失其身。甚矣，骄吝之不可有也！尔诸生学为圣贤，将以上佐天子，下佐国家，中以立身扬名显其父母，可蹈此失耶！有宜改，无宜勉。予以诸生共。”二子闻旨，赧颜汗背，稽首受教。未一季而涣然冰释，率由谦退更倍。

又一夕，与之讲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，如有好爵，吾与尔縻之。”凡物之在两间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类聚群分，毫发不间，故曰足同履、口同嗜、耳同音、目同视，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心而疑之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德也。德乃天之良贵，心之好爵也。心德同之于此，则天爵具而人之好尚归焉。凡有秉彝之良者，咸起应从之志，不界封伤疆域，不限幼长卑尊。悦之者有同然，慕之者无异念。不持是也，天地之所以生长收藏，莫非德也，吾人之所以生身立命，亦此德也。全是德焉，一尘不染，万虑皆澄。不汨于纷纭撩扰之欲，浑涵于渊深宁寂之天，则天地之所其者吾具，天地之所主者吾主，则通乎天机，彻乎地轴，此感彼应，鹤鸣而子和也。可以成位于两间，先天而天下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盖不知天地为我。我为天地矣。”

处之一载，遇讲解即以玄理明喻，诸生循循入于玄。嗣周最先悟。予恐迹露，于子日朔，诘朝不告而行焉。

抵淮，值疫病大作。予驻足于一草庵，施符水，饮者彻愈。凡饶足者，请符一纸受一钱，贫勿受。所全活暨郡几千万人，得钱一千万馀，贮之于藏。疫后岁歉，殍枕籍于道，予发钱赈济，又活百千人。盖预知其此而受以请符钱也。施钱完，往矣哉行乎。入扬州之三吴，观西施台石室。

吴地崇魅，信符术，好巫覡事，然浮靡浇漓，俗薄甚。予乃作颠魔道人，柳行者作一小行者，行歌于途。歌曰：

忆昔下山兮乘清风，头戴白云兮足踏龙。饮的是石泉兮，餐的是松。

唱一个道情兮，念一个哈哈哩咄哄，哈哈哩咄哄。

柳行者歌以和之。歌曰：

从俺师父兮化一道风，被着草衣兮杖一条龙。相伴的是明月兮，相交的是赤松。

唱一个道情兮，念一个哈哈哩咄哄，哈哈哩咄哄。

一路颠狂唱将去，闹动了一镇之人，若大若小，若老若幼，拦街拥巷来看。予见人众，又整肃庄端，口叫：“贫道要化一个大大的施主，有缘的长者。”叫一番，又狂唱一番，竟日并无遇。明日又如此。至第三日，只见一个老者约六十余岁，发半白黑，丰姿魁伟，器宇轩昂，立着脚儿，定着眼儿，看了一

回，徐徐问云：“你这道人化那施主做甚么？”予佯为不知，只顾叫。那老者把予一扯。柳行用脚一勾，将老者倒翻一跌，打了两个滚。众人一齐大笑。老者速便扒起，回身奔归家去。喝令四五健仆将予二人揪抬去家。众为惊骇，计其必遭害也。

此老者乃姑苏土豪，资财无算，仆从百十，妾婢不计，犯者则以策毙，睥睨一郡，莫敢谁何，称为翼虎袁伯稽。擒至中堂，伯稽一见咬牙忿恨：“你这野道，好生无礼，吾乃一郡之豪，谁不推让。吾好意访你缘由，何故贼才及轻弄吾，人前戏帽帻，招惹市嘲？”喝仆：“与吾先打大棍三十，然后送去官司，明正其罪。”诸仆将柳行先动杖。未近身，被柳行一变化出本形，惊得魂飞魄散，抱头跑躲。老者惊倒于地，半响方醒，起来一看，又是好相，问予道：“你这道人好蹊跷子，适才那鬼怪那里来的？”予笑答曰：“长者，你眼中不知好歹，不分善恶，止我师徒二人在此，安得有鬼怪？岂不闻《太上经》乎？‘人有善念，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，人有恶念，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。’贫道乃是善人，同弟子街坊化缘，未曾干冒门下。乃长者自寻耻辱，途中倾跌，失误使然，便欲害我师弟。此恶念也，故恶神随形，己自见而我不见。老年岁月几何？光阴岂肯久驻？精神岂是活水，势利岂是东洋？有信有屈，有成有败。譬如一个器皿，坚固的用得长久些，不坚固的早早坏了。长者身享富贵，傲世轻人，皆是前生种下的根蒂。若今生又行善果，一灵完融，又投一个好去处，与今一般；若迷失了这个路数，胡乱凭自家的性儿行，则灵光一失，乱撞走去，怕不能够使得这般势儿。要知前世之因由，但看今生之受用，要知后世之何如，但观今生之动作。这一口儿气在，金银也有，食服也有，妻儿也有，豪势也有。这三分儿气无，金银也是空，食服也是空，妻儿也是空，豪势也是空。省一省，思一思，早早回头也不迟。打一拳，踢一脚，丢开爱欲方是觉，就如适间长者见怪惊倒，若不苏时，不知此际怎么样了？安得与贫道会谈？众人仆从平昔受长者惠养，婢妾妻子平昔是长者顾爱，遇此一事，大家只顾自己的性命，躲的躲，逃的逃，那一个在你侧边管你？还是贫道，乍会之间不曾受长者一毫恩，反要害我师徒性命，却倒爱长者，在此看顾，不跑去了。长者，目前之事可以深省矣。贫道在庵中制得一篇曲儿，时闲中命此童唱以消遣，今当令童唱与长者听着。”柳童承命即唱。曲曰：

生如萍絮无根蒂，何苦贪迷不转头？金银巴积过山斗，红粉朱颜恣晏游。
精神竭敝从情媾，朝欢暮乐无废体。口食多方百味馐，浑身锦服兼纹绣。
出入的高车驷马，专爱去花柳优游。

又曰：

思量在世多般有，岂料无常万事休。丘山金宝难看守，美貌娇容尽弃丢。

珍馐锦绣成虚谬，玉勒金鞍难再跨。身在青青草一丘，狐狸松柏为俦友。
纵有个贤孙孝子，那能够替你担忧？

柳行唱完大笑：“好痴汉！只顾前，不顾后。北岭是谁？东郊是谁？那草堆儿却是英雄的人，那高丘儿都是富贵的客。那高山上白头儿的，却是个不爱名利的老，那蓬莱中赤颜儿的，却是个不贪花柳的士。好痴汉，好痴汉，你要害咱们呵，缘何自见神见鬼？”说了一场又笑。那长者如木雕泥塑一般，说得呆了，半时不做声。久之，稽首向予，叹息言曰：“惜老夫肉身不识高品。仙长言言有理，句句通情。但老夫日迈西山，精亏于往，何能修炼以足前功？请师上位，愿执弟子受教门下。”予不辞受拜，即以回光返本之诀授焉。留旬日，已入头路，托以觅药而行。殆不特变其强梁之习，而诱之入玄窍中。此举柳行首功也。

沿途施药，憩于临安之吴山岭焉。凡一日救疽毒者十，蛊症者五，痲瘵者十有八，度一僧三道，携柳行遂之江右，入玉山，其中杳无人踪。与行坐盘杨树下，行曰：“夫子，此吾树也。吾恶之，不可居。”徙之梓树下。少刻，杨树轰轰如雷鸣，又轧轧如车鸣，又喔喔如鸡声。柳告曰：“怪哉，怪哉。”须臾，柳行持剑欲寻其怪，迹其声而涉，沿山循岭而去。予方随起，行不百步，又一柳行至曰：“夫子何之？随夫子者肖童，此何物耶？”予骇然莫辨。其先促予起行之怪，乃睜视曰：“此吾夫子吕师也，你是何怪？”柳行曰：“此吾夫子也。吾为柳行，乃钟祖命名。”怪曰：“吾乃柳树精，向年从主吕岩赴京，吾死柳树，故为柳精。那里又有柳行？”柳行向予曰：“主人请复坐，待吾斩此精后行。”柳行曰：“你既是真，吾与你试手何如？”精允。

二人各逞本事，行者大哨一声，狂风拔木，飞沙走石，乱打其怪。其怪大哨一声，黑雾弥漫，狼牙大棍不计其数，空中打来。柳行横遮直挡，棍皆散乱坠地，大喝声：“疾！”猛兽咆哮，豺狼队出。那怪不慌不忙，亦喝一声，狮象成群，蛟龙奋鼓。彼此相角，一个用推山倒壁之威，一个逞翻江掀海之势，万径于歧，万化不一。予看之许久，知怪之神力不下于柳行，乃以拂尘一挥，开剑一指，其怪忽尔无踪。杨树震动，吼气如怒，始觉其为杨树之精也。于是付剑与柳行，使伐之。行用力一砍，树为两截，血流山溪，除是怪矣。

诣及饶，绕九江、洪都，暨观龙虎诸山，访诸玄真之众。扮为全真，讲一窍之旨，无遇于知者。遂之闽焉。蛮夷之俗，尤不省悟，乃行歌于市，寓玄理于俚言，藏真机于俗论。盖期乎世之易从而或化也。歌曰：

高台镜兮洁且明，鉴妍媸兮美恶分。全一真兮禀虚灵，具众理兮应感神。
忽蒙垢兮蔽埃尘，污物景兮失其真。清者浊兮明者昏，天者去兮人者侵。
月掩云兮水淹萍，戕其性兮斲其伦。劝君刮垢兮磨洗其尘，复此虚灵兮全其本真。

一窍混涵兮不逐沉沦，可以久视兮不必更铸，其心如水常清兮，如月常明。终天终地兮，历遍古今。

康衢曲巷，闹市穷途，无不涉过。听者肩摩襟接，老幼男女皆倾耳焉，第无一人动心下问。如此行歌旬日，其术竟不可售。乃于十字路头铺设香案，书符法以施救病。请符者征应如神，始有投于门下者。相续而至，凡千五百余人。稍稍省悟，日跻于盛。为有司所恶，以为张角之流，差捕收予二人，置之縲继凡百日，殆数也，故不逃避。限满，与柳行皆出囹圄，遁去东西二广，遍及不毛之地，经风冒雨，寒侵暑暴，尝味殆尽，苦辛劳惫，人所不堪。计所入玄门者千百万，所救济者千万五千七百有奇。

是时再过活水村。予内予已登真悟，庵所如故。予居祖墓之侧，期与神会。方十馀日，是予父母皆在极乐国中，居于净土，为彼罗走之主矣。害不可胜，将欲回庵，师傅已到，命曰：“子功德完美，溥博广大，天曹备录矣。然山川灵秀之气，不可不收览之。可再事游衍，博观形胜，访道觅玄，以取精华益其根本，吾来指汝会于终南，不必更转旧庵耳。柳行当谨慎随从，功亦匪细。”二人领旨。师遽驾云而别。

予与柳行先游铁门关，泛洞庭之舟，谒湘妃祠，留诗以吊。诗云：

九旌旗节稳君山，帝女多情此地看。
血泪不知流几许，琳琅万个尽斑斑。

转于哑泉，吊马援庙。诗云：

鏖铄英风迈世臣，东南酋肤夺先声。
忠魂千古存生气，椎武犹能助孔明。

复于武当，扣龟蛇水火之诀。当夜亲面北极，与之谈太乙之旨，得玄虚上乘妙法。遂赋一律。诗云：

窍里圆珠亲玉翘，琼浆顶上湿金袍。春风不动窗前竹，夜雨能滋海上桃。
虎啸龙吟铅汞合，蛇蟠龟息坎筑交。诺成不昧三光显，照得灵犀万丈高。
又曰：

前向岩前铁杵磨，成功不惮用功多。三千六百劫行满，铸就降魔一太阿。
就望梅山，赋挂箭峰。诗曰：

给梅甫得玉津通，急讶酋骑薄雾中。不是峰头犹带矢，将军谁识昔年雄？
望武陵溪，至武夷之巔。凡十日，遍观风景，以俟道友之至，或得而与之谈论焉。为赋古风一篇。诗曰：

建溪之阳地毓灵，葱葱苍苍多松筠。年深不识尧君历，夜静忽闻王子笙。
桃花泛水流九曲，波回石涧飞寒玉。青鸾岂作凡鸟鸣？玄鹿谁同野兽逐？
笑看童子采灵芝，荷衣芰服称风吹。朱颜老叟自何代？言说生从盘古时。

山门无寒亦无著，蟠桃红兮蕨薇紫。欲将白石与青精，漫燃龙竹闲烹煮。武夷之山秀且高，参玄堪把死生逃。山中日月常如此，一局棋枰白昼消。陟卧龙岗，试观岗顶景物，睹遗迹而兴感，真人杰哉。诗曰：

梁父诗常抱膝吟，潜龙时动跃龙迎。

奇谋远出当年士，遁甲今犹羨八门。

再历龙虎山，访道陵遗法，留旬日，有题诗曰：

龙虎山分龙虎形，九州舆图此为真。君非尘世逢人杰，不显乾坤育地灵。赤符禁院千年录，白鹤松间一片云。为问师从何处去，碧霞隈里觅参苓。

由天台步石梁，觅罗汉之所居，寻桃源之旧脉，直跻巅际，深入险隘，盘坐于古柏根边。时夜静月明，万籁俱寂，咿咿哑哑，吹动箫管，音乐之声翕然交作。自山岗隙处步出数十童子，荷衣翩翩，跣足蓬头，成队而行，向南而行，向南灭迹。又笙瑟清亮绕耳，白发红颜数十辈，过予而前。予将揖之，遽然不知其处。又欢声鼓沸，笑语朗朗，女娥数十辈隐隐望东而逝。一夕之间，景出千状，为赋五言古风，诗曰：

台山最奇特，巉岩坚削壁。千峰攒羽翠，一水环玉碧。

横架石梁桥，如虬贯九霄。波澄龙剑鬣，松定鹤归巢。

闻说避秦女，不作襄王雨。云肌映月华，霞佩随风举。

老衲采薇餐，入定坐天龕。桃随飞涧暖，百锁老岩寒。

石阙时时闭，岁月应无记。欲扣玄中玄，却炼炁中炁。

忽闻空谷中，音乐鸣天风。万壑人踪寂，四时花色红。

买舟南海，谒大士。升洛伽山，望潮汐，悟妙觉圆明之道，参大乘大法之禅，卓立见如来，慧眼亲陀密，乃作偈焉。偈曰：

晃晃朗朗海心月，圆圆融融无欠缺。一朝捧出中天来，万古清晖昏夜白。

咦！打破个中舍利子，恁他游兮何须歇？

又诗曰：

山如波面一浮茄，天竺南游此驻槎。玉露朝餐龙捧钵，金莲夜煮鹿添花。

禅龕净沸封云壁，珠芷呈辉斗月华。试看东夷诸处国，海天缥缈脱栖鸦。

去南溟，至于临安之飞来峰，燕坐呼猿洞中，杳无人觉。谓柳行曰：“奇哉斯峰也。山峦插天，巉壁倒挂，洞自天造地设，山川之秀如此乎！”赋诗曰：

一翼施灵鹫，玲珑若自飞。

洞间僧入定，山静鹤来栖。

饭熟呼猿食，经谈悟鸟啼。

叮咛久留住，切莫更飞归。

适有慧一僧者，知予来踪，最与善，款予彼此参诀，遂弃禅而归去，由寂灭而见性，从虚无识有。拉予观洞霄。同赓迭和。予诗曰：

步入灵峦处，行行渐蹶高。九峰环翠壁，一径绕青霄。
鼯鼠如苍鹤，山矾似善桃。洞门原不闭，应许追由巢。

僧和曰：

翠屏九层拱，青峦万叠高。堵峰嵬接日，二洞杳通霄。
口烁孤村火，春华古树桃。禅机自寥寂，不必学登巢。

自洞霄而天姥，与之联句。予曰：

天柱东西立。神睛左右悬。(僧)烟云飞脚下，(予)星斗列胸前。(僧)众幼皆归寂，诸空总入禅。(予)

上方金声击，(僧)梵院宝灯燃。怪石依嵎虎。文萝匝地钱。(予)瀑布峦针刺，蜂腰霞锦联。(僧)

县花开就采，蜗字续成编。(予)螟归莺不乱，春露草多妍。(僧)竣削凌青汉，(予)

嶙岢接碧天，笑谈惊下士，(僧)身世竟茫然。

联成十韵，馀诗不纪，难悉述也。

留连月馀，一夕僧谓予曰：“聚首易，分首难。贫僧幸得遭逢鹤从，何忍分袂？然涅槃先归，以图后期。明日午时，希为贫僧指去归路。乃见月馀友爱。”予受言。至明午，僧沐浴端坐而逝。予措龕就其山，聚众下，火中出，予执火授偈。偈曰：

莫著芒鞋乱行走，好将云衲自修藏。须弥山上风光好，回看县花暗吐香。
休奔涉，用慌忙，从今脱去臭皮囊。大千界里留真迹，极乐邦中日月长。
咦！跳出爱河春日好，阿那会上饮醍醐。

于时火光中现出真形，嘻然直上，往西而去。众僧收拾馀烬已毕，予遂辞行。

往金山泛洋而观，居山寺旬余，诗曰：

浩荡沧溟万顷多，中涵山似出青螺。

僧归洗钵龙吞饭，客坐观潮食引鼉。

瞰月危楼临险峤，谈经法座浸洪波。

试将尘袂清流濯，喜挹天风舞更和。

乘流逐趣，沿途玩景，询九华之胜，抚六朝之迹，乃伫足于九华焉。天气晴和，山光秀丽，口缀一绝，诗曰：

霁色初开丽九华，山如列幃转青纱。

当时指出菩提路，一径波罗路不赊。

山之麓有丹士金守一者，筑室烧炼，遇予即扣黄白之术。予以“烧丹一事，贪者之迷阵也。不观之狐哉？惑日精月华，收人魂物魄，遂能变化。或为男，或为女，魔障于人，无有知者。一旦逢法士击之，本形即现，狐不能掩。乃知本来之质非可伪为。若人力得以夺之化，则天不必产宝，地不必毓珍矣。曾有句古语曰：‘真假原难混，终须复本形。贪夫纵用计，反自陷寒贫。’再听我道来！”唱曰：

劝君休要烧铅汞，岁月徒担送。黄芽未必生，白雪成何用？
伴纸灰，如做了一场的蝴蝶梦。伴纸灰，如做了一场的蝴蝶梦！

又曰：

三方炉鼎空添火，痴守文和武。投胎为养沙，取气难离母。
镇日间打天硫，担尽了多辛苦？镇日间打天硫，担尽了多辛苦？

又曰：

死砒铅汞寻烧药，自说通天法。五金总不私。八石终难合。
入明炉，过铅池，都是个乘波筏。入明炉，过铅池，都是个乘波筏。

又曰：

世间人说烧丹，须用先成内，岂知内就皆无累。万鉴不关心，丘槎非为贵。

总然是点石金，到底成砖块。总然是点石金，到底成砖块。

金守一闻予言，即将丹灶鼎器尽行毁坏，求一窍之诀，门门不倦。予亦开端竟说，不少秘吝。引入路途，拂衣去燕。

蹶五云之巔，瞻抄漠之域。怅望久焉，为之赋《思征篇》。篇曰：

燕云缈缈狼望北，塞鸿鸣兮塞马逐。登山一眺荡我思，万里烟霞遮远目。
轻抄拂拂复扬扬，满地霏霏芦草黄。未审关山何处是？总不担忧亦断肠。
夜寂月明羌笛弄，边床惊觉从军梦。正居兰室话分离，岂知不与妻儿共？
忆昔离家美少年，迩来白雪却垂颠。倚门空劳慈亲目，牵挂应饶内子钱。
香闺罗袖重重湿，时为征人血泪滴。试看沙上叠成山，尽是闺中所思骨。
腰间斗印未成金，塞外星天已役魂。虽得芳名著汗竹，那能贤孝奠荒塚？
望穷不觉酸双鼻。为恸征人苦从役。人生自古死难逃，后人枉把前人泣。

又五台山诗曰：

一重重上一重重，形势嵯峨耸碧空。

咳唾不教颠顶下，恍疑甘雨降时龙？

下五台，浮槎于星宿。溯黄河之源，遇师于舟。师曰：“盍归乎？”挈予游三峰、方丈、瀛洲诸山，坐于东瀛山之上，顾予曰：“吾为寻子，途行甚渴。东海之东有桃焉，子可采而食吾。柳行留此。”予承命往焉。

东山高万仞，更无桃树。行行而东，有树可大里许，繁枝计百围，皆无桃。惟东海一枝细如指，桃大如瓜。下俯洪流巨浪。予不惜其生，持力向上，折枝攀桃而奉师。师喜曰：“美哉，桃也！吾何忍独食？”分而为三，共享其桃。食竟，师曰：“子折桃见一物否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“来。吾与子往视之。”同行至桃所，视流中一尸，荡漾于波心，热察详视，乃予之形质耳。师指之曰：“此非子血肉之躯乎？今此已去，可以面帝矣。”

是日，即同师面玉帝。帝降勅为纯阳真人。记其时，唐开元庚申年四月十四日也。勅柳行为仙，行受勅。拜辞帝毕，与师归，归本之阆苑。

李、张二师相见大悦。逾时，西王母至，又移时，玉衡星、麻姑、天极上真、云姝、月奴、商山，绎县诸仙骈集云合，皆来称庆。庆毕罢去。予居阆苑，思以普度。师诺。

予别师，带柳行邀游。为经生于昌黎，所以广法术而度韩子也，为道者于婺源，所以施神通而度何姑也。辅钟师而托迹，佐张师而化身，所以度国舅与神翁也。若夫岳阳三醉，画黄鹤以酬主人，则幻行起之于童年；洛阳屡游，掷黄金以戏大士，则少年不惑于邪志。施药于庐，见形于汉，在在存仁，处处布惠。江河湖海，无所不经；畿甸要荒，无往不历。则又蝉蜕之后事也。八真既集，德行优余，帝进级曰弘仁普济孚佑帝君，位居震宫，职列上相。嗣是而后，乾坤不毁，神化无穷，又岂毫楮之所能尽哉。

予非好为世媚，以悦人之心志，而甘事词说之烦也。诸生固恳，勉强以应，乃掇拾梗概为诸生谈。其间俚耶华耶？常耶怪耶？由乎物议。予何计，予何计。

后传

○神通变化

◇武昌卖墨

洞宾游武昌，诡为货墨客。墨一笏，仅寸馀，而价钱三千。墨不售。众咸笑侮。有鼓力王某曰：“墨小而价高，得无有意耶？”自以钱三千求一笏。且与客剧饮，醉归昏睡。午夜，俄有叩户者，乃客以钱还之，辞去。比晓，视墨，乃紫磨金一笏。上有吕字。遍寻客，已不复见。

◇武昌鬻梳

洞宾游武昌天心桥，诡姓名，鬻敝木梳，索价千钱，连日不售。俄有老媪行乞，年八十馀，龙钟伛偻，秃发如雪。吕祖曰：“世人循目前袭。常见吾高价货敝秽物，岂无意，而千万人咸无超卓之见，尚可与语道耶！”乃以梳为媪理发，随梳随长，发黑委地，形容变少。众始神之，争以求梳。吕祖笑曰：“见之不识，识之不见。”乃投梳桥下。化为苍龙飞去。

◇水化成酒

马善，东都人。熙宁初，举进士不第，学道。一日，与一侯道人行汴水。见一羽士，青巾布袍，体秀骨异，目如明水，面无尘土。马召啜茶，且饮食之。侯性素嗔，叱之。羽士曰：“吾有不死法。”侯诘之。羽士曰：“汝有何法？”曰：“飞符招召鬼，点石化金，归钱返璧。”羽士曰：“子所为，皆非正法。”侯曰：“子何能？”曰：“吾能壮吾气，清吾神。”侯曰：“何谓壮吾气？”羽士曰：“但试观之。”乃吐气射酒肆，去烛数十丈而烛立灭；复吐气吹侯面，若惊风大发，凛凛不可支。二人起谢曰：“先生非凡人也。幸见教。”羽士曰：“学仙须立功行。功即勤，苦修炼，行即济人利物。”侯曰：“弟子平生以药济人，非功行乎？”羽士曰：“予杀物命以救人命，是杀彼以生此也。不若止用符水愈疾，自佳。”语及曙，羽士别去，曰：“吾将返湘水之滨矣，与子酌别于柳阴下。”以百金，令侯市酒。适无酒，羽士以瓶一只，命侯取汴水一瓶，以药一丸投之。立成美酒。三人共饮大醉，羽士留诗一章曰：“三口共一室，室畔水遍清。生来走天下，即是姓兼名。”既别，二人思之，乃洞滨也。

◇纸中方窍

监文思院赵应道，病瘵疔，几委顿，泣别亲旧曰：“吾死矣。夫闺阁中之物皆舍得，独鹤发老亲无托，奈何？”语未竟，俄有道人扣门语赵曰：“病不难愈也。”取纸二幅，各掐其中为二方窍，径可二尺许。以授赵曰：“俟夜，烧一幅灭之，调乳香汤涂疔上，留一幅以待后人。”言讫，道人不复见矣。始悟两方窍乃吕字也。

◇石上方窍

梓潼娄道明家富，善玄素术。尝蓄少女十人，才有孕即遗去，复置新者。常不减十人之数，昼夜迭御无休息。而神清体健，面若桃红，或经日不食。年九十有七，止如三十许人。尤好夸诞大言，对客会饮，或言玄女送酒，或言素女送果，或言彭祖、容成辈遗书，自以为真仙也。一日，洞宾诡为乞人登门。娄不识之，叱使去。洞宾以两足踏石上，遽成两方窍，深可三寸。娄始惊异，延置坐右，曰：“子非凡人也。”出侍女，歌《游仙》词，命之酒。洞宾口占《望江南》词酬之曰：

瑶池上，瑞雾蔼群仙。素练金童锵凤板，青衣玉女啸鸾笙，身在大罗天。

沉醉处，缥缈玉京山。唱彻步虚清燕罢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海水又桑田。

侍女进蜀笺请书。洞宾自纸尾倒书，彻纸首字足，不遗空隙。娄大惊喜，方欲请问道号，洞宾曰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娄请益。复曰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俄登门外大柏树杪，不见。后数日。娄忽不快，吐膏液如银者数升

而卒。口口相传之说，与夫石上两方窍，皆吕字之寓也。

◇罗浮画山

洞宾游罗浮朱明观，至小庵中。值道士他出，独一小童在。童揖曰：“先生游此乎？”遂窃道士酒以献。洞宾清引，使小童尽其馀，童不屑。童素患有目内障，洞宾以所馀酒喂其目，忽然开明，若素无患者。乃取笔画一山于壁，山下作池三口，谓童曰：“汝饮吾酒，则得仙矣。不饮，命也，然亦当享高寿。”言讫，飞入石壁隐去。及道士归，见所画山彻壁内外，大惊曰：“山下三口，乃崑字。非吕先生乎？”后童果百五岁而终。

◇庐山淬剑

洞宾游江州庐山真寂观，临砌淬剑。道士侯用晦问之曰：“先生，剑何所用？”曰：“地上一切不平事，以此去之。”侯心异之，以酒果召饮，谓曰：“先生道貌清高，必非风尘中人。”洞宾曰：“且剧饮，无相穷诘。”既醉，以箸头书剑诗一首于壁曰：

欲整锋芒敢惮劳，凌晨开匣玉龙嗥。

手中气概冰三尺，石上精神蛇一条。

奸血默随流水画，凶豪今逐渍痕消。

削平浮世不平事，与尔相将上九霄。

题毕，初见若无字，而墨迹灿然透出壁后。侯大惊，再拜。因问剑法。曰：“有道剑，有法剑。道剑则出入无形，法剑则以术治之者，此俗眼所共见，第能除妖去祟耳。”侯曰：“今以道剑杀戮奸人于稠众中，得不骇俗乎？”曰：“人以神为母，气为子。神存则气聚，神去则气散。但戮其神，则去其气，而人将自没，或假于人，皆此类也。”侯叹曰：“此真仙之言也。愿闻姓氏？”曰：“吾吕崑也。”言讫，因掷剑于空中，随之而去。

◇仙乐侑席

洛中陈执中，建甲第东都，亲朋合乐。俄有褴褛道士至，即洞宾也。陈公问曰：“子何技能？”曰：“我有仙乐一部。欲奏以侑华席。”腰间出一轴画，挂于柱上。绘仙女十二人，各执乐器。道士呼使下，如人累累列于前。两女执幢幡以导，馀女奏乐，皆玉肌花貌，丽态娇音，顶七宝冠，衣六铢衣，金珂玉佩，转动珊珊，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尤，而体甚轻虚。终不类生人。乐音清彻烟霄，曲调特异。三阙竟，陈曰：“此何物女子？”道士曰：“此六甲六丁玉女。人学道成，则身中三魂七魄，五脏六腑诸神皆化而为此。公亦愿学否？”陈以为幻惑，颇不快。道士顾诸女曰：“可去矣。”遂皆复上画轴。道士取轴张口吞之，索纸笔大书曰：

曾经天上三千劫，又在人间五百年。

腰下剑锋横紫电，炉中丹焰起苍烟。

才骑白鹿过沧海，复跨青牛入洞天。

小技等闲聊戏尔，无人知我是真仙。

末题曰：“谷客书。”即出门，俄不见。陈谓：“谷客乃洞宾也。”悔恨欲抉目，未几谢世。

◇管片泛波

涿江笔师翟某喜接力士，洞宾往谒之。翟馆于家，礼遇殊至，自是往来弥年。一日，挈翟游江之浒，撕笔管为二片，浮于波上。洞宾履其一，引笔师效之。翟师怖，不敢前。洞宾笑而济，及岸，俄不见。翟始知其异人也。旬浹复来。自挈饮食食翟，皆臭腐也。翟揜鼻谢，弗食。洞宾太息曰。“若不能恶食，吾以肉酱两甌遗君。”遂去不复见。开视酱甌，皆麸金也。两甌者，非两大瓮之类乎？

◇鲙鱼再活

洞宾游庐山酒肆，见剖鱼作鲙，曰：“吾令此鱼再活。”鲙者不信。洞宾以药一粒纳鱼腹中，良久，跳踯如生。鲙者惊，试放于江，圉圉洋洋，悠然而逝。觅洞宾不见。

○更名点化

◇回处士

尚书郎贾师雄藏古铁镜，尝欲淬磨。洞宾称回处士谒焉，乞试其技。笥中取少许，置镜上，辞去，曰：“俟更取药来。”追之已不见。但见所寓太平寺，扉上题诗曰：

手内青蛇凌白日，洞内仙果艳长春。

须知物外烟霞客，不是尘中磨镜人。

视镜上，药已飞去，一点光明如玉。

◇回道人

洞宾游长沙，诡为回道人，持小瓦罐乞钱。得钱无算，而罐常不满，人皆神之。一日，坐市道上言：“有能以钱满吾罐者。当授以道。”人争以钱投罐，竟不满。有僧驱一车钱，戏曰：“汝罐能容之否？”道人唯唯。及推车入罐，戛戛有声，俄不见。僧曰：“神仙耶？幻术耶？”道人口占诗曰：

非神亦非仙，非术亦非幻。

天地有终穷，桑田几迁变。

身固非我有，则亦何足恋。

曷不从吾游？骑鲸腾汗漫。

僧益惊疑，欲执之。道人曰：“若惜此钱耶？吾今偿你。”取片纸投罐

，祝曰：“速推车出。”良久，不出。曰：“非我自取不可。”因跳入罐，寂然。僧击罐碎，有片纸题一诗曰：

寻真要识真，见真浑未悟。

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。

僧怅然归，次东平。忽见道人曰：“吾俟君久矣。”以车还之，钱皆在。曰：“我吕公也。始谓汝可教。今惜钱之念如此，不可也。”僧方悔谢，不及矣。

◇回心回心

安丰县娼曹二香染恶疾，为邸以舍往来客。洞宾诡为寒士，托宿。仆以其褴褛拒之。二香曰：“吾既立此门户，垢净何择焉？”遂延入，殊礼遇之。居无何，曹疾作，呻吟良苦。洞宾以箸针其股曰：“回心，回心。”时门外有一皂角树，久槁死。洞宾投以药，即别。翼日，树再生，枝叶甚茂。曹始悟其为神仙，而回心者，吕也。即毁冠服，去粉黛，弃家远游。人为建吕先生祠奉祀焉。绍兴末，曹忽还乡，颜状秀异，人无识者。乃自言本末，复去，不知所终。

◇无心昌老

横浦大庾岭有富家子，慕道建庵，接云水土多年。一日，众建《骨篆》大斋方罢，忽有一褴褛道人至，求斋。众不知恤，或加凌辱。道人题一词曰：

暂游大庾，白鹤飞来谁共语？岭畔人家，曾见寒梅几度花？

春来春去，人在落花流水处，花满前溪，藏尽仙人不知。

末书云：“无心昌老来。”五字作三样笔势。题毕，竟入云台，良久不出，迹之，已不见。徐视其字，深透壁后矣。始知昌字无心。乃吕公也。众共叹惋。

◇宾上人

青城山丈人观黄若谷，风骨清峻，戒行严洁。常以天心符水、三光正符治疾，而得人钱帛，即以散施贫乏。洞宾诡为宾法师上谒，留月馀。所作符篆往往吹起，皆为龙蛇云雾飞去。治鬼召将必现其形，通人言语。足踏成雷，目瞬成电，呵气成云，喷唾成雨。又善画，不用笔墨，但含墨水喷纸帛上，自然成山川花木，宫室禽兽人物之状，略加拂拭而已。每画得钱，即市酒与若谷痛饮。若谷饮素无量，每为宾所困。一日，若谷问曰：“先生操行异常人，必自神仙中来，还可语吾道否？”曰：“子左足北斗七星缺一，奚能成道耶？更一生可也。”若谷惊曰：“宾公殆圣人矣。”盖其左足下有黑子作北斗七星状，而缺一，未尝为人所知故也。复问：“寿几何？”洞宾倒书九十四字于壁，作两圆相围之，即别去。始悟两圆相乃吕字，而宾姓其字也。后若谷四十九

岁卒，果符倒书之讖。

◇黄袄翁

长沙钟将之仲山，嘉定己巳自金陵罢官，归舟次巴陵南津。晡时，俄见一舟过焉。舟中一黄袄翁，风貌奇丽，凝然佇立，熟视仲山良久。仲山窥其篷中无他物，惟船头有黑瓶罐十枚，篷前两青衣童参差立。仲山意其必经渡。既而仅行二丈许即回楫，而黄袄翁已复端坐篷后矣。再熟视仲山良久，俄失船所在。仲山始以为巨商，未与之语，至是恍然惊讶，知其为异人也。翌日，往吕仙庵拜礼真像，果然然衣黄衣，亦有两青童侍侧，而其貌则皆与昨日所见者惟肖也。仲山自恨凡目不识真仙，感叹无已。周星作《水调歌头》词，有“更似南津港，再遇吕公船”之句。次年，下世。仲山之孙尝出其祖所绘黄袄翁真迹示予，诚为清峻绝俗云。

○进谒儒门

◇谒王岳州

太常博士壬纶守岳州，有回道人谒，貌揭不揜髻，语音清圆。纶问世系。回曰：“世系不足问。所请教者奕棋耳。”与奕。纶素号国手，至是连负。日云暮，乃酌以酒，问：“何方人？”回书诗曰：

姓籍班班有姓名，蓬莱倦客吕先生。

凡人肉眼知多少，不及城南老树精。

纶惊讶间，已失之矣。庭中烟云滃然，移时不散。

◇谒石舍人

石舍人王休，因避暑，有褴褛樵夫持斧而前。眉目秀整，议论清快。石问乡里及世系。曰：“老夫生于河南，移居于终南山，吕渭之裔也。所学者庄子、老子，此外无所为。”石问：“终山有何？”曰：

终南何所有？所有惟白云。

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

石异之，款留二日，相谈超生离死之法。将别。曰：“吾将往岳阳。”以丹一粒遗石服之，年九十馀而如婴儿。

◇巴陵犯节

洞宾行巴陵市，太守出。犯节。前驱执之。太守置诸狱，令书凝日，迨晡无一辞。史趣之。洞宾曰：“须我酒醒。”吏曰：“汝不忧罪？尚以酒为解也？”言未竟，俄失之，但遗一幅纸曰：

暂别蓬莱海上游，偶逢太守问根由。

身居北斗星杓下，剑挂南宫月角头。

道我醉来真个醉，不知愁是怎生愁？

相逢何事不相认，却驾白云归去休。

太守惊曰：“此吕公也。”夙兴焚香谢过。一日，于水盆中见焉。亟召画史图之，与滕子京本绝类也。

○经从道观

◇游太平观

江州太平观道士有高志，洞宾访之，赠之诗。赠诗曰：

落魄薛高士，年高无白髭。

云中闲卧石，山里冷寻碑。

夸我饮大酒，嫌人说小诗。

不知甚么汉，一任辈流嗤。

末小书云。“回道人同三客访薛炼师作。”始知洞宾并寓其字。

◇游天庆观

宿州符离县天庆观有宁道士，少年谈老庄有奇趣。一日晨兴，有卖药道人至，即洞宾也，仪状雄伟。往来弥月，因以老庄之要旨授道士曰：“吾观禅学皆出于老庄，纵千经万卷，反复议论，要自立个门庭，源流授受，其实皆本于老庄之旨也。”临别，题二绝句于扉上，作大篆，体势飞动。曰：

秋景萧条叶乱飞，庭松影里坐移时。

云迷鹤驾何方去？仙洞朝元失我期。

二曰：

时传仙篆千年术，口诵黄庭两卷经。

鹤观古坛松影里，悄无人迹户长扃。

既去，人争刮以治疾，良已。字入木寸馀，墨迹不灭。

◇游天庆观

洞宾游秦州天庆观，对道流悉赴都郡醮席，独一小童在。洞宾求笔欲书壁。童辞以“观堂新修，师戒毋污壁”。乃曰：“但烦贮火殿炉，欲礼三清。”既往，见殿后池水清冽，以爪画壁。书曰：

石池清水是吾心，刚被桃花影倒沉。

一到邽山宫阙内，销闲澄虑七弦琴。

末题云：“回后养书。”壁绝高，非手所能及。众叹异，始悟回为吕。

“后养”者。先生反对。

○游戏僧寺

◇山寺化妇

洞宾尝游山寺，以剑化作一艳妇入寺。僧行纵观，神驰志丧。过云堂前，有一僧另趺坐，独不顾，竟出门，似若不动心者。吾以为可教。既出门，则

已候于无人之地，意欲要而挑之。女色艳人，孽根难灭。此第一章道因缘也。

◇游金鹅寺

洞宾抵四明金鹅寺，顾方丈萧然。顷有童子出，吕问：“此何寥寥？”曰：“莫道寥寥，虚空也。”遂佳其言，题诗于壁曰：

方丈有门出不钥，见个山童露双脚。问伊方丈何寂寥？道是虚空也不着。

闻此语，何欣欣，主翁岂是寻常人？我来谒见不得见，谒心耿耿生埃尘。

归去也，渡浩渺，路入蓬莱山杳杳。想思一上石楼时，雪晴海阔千峰晓。

◇游庐山寺

庐山开元寺僧法珍，坐禅二十年，颇有戒行。一日定坐，见一道人谒，问曰：“师谓道惟坐可乎？”珍曰：“然。”道人曰：“佛戒贪嗔淫杀为甚。方其坐时，自谓无此心矣，及其遇景遇物，不能自克，则此种心纷飞莫御，道岂专在坐乎？”因与珍至云堂，见一僧方酣睡，谓珍曰：“吾偕子少坐于此，试观此僧。”良久，见睡僧顶门出一小蛇，长三寸许，缘床足至地，遇涕唾食之，复循溺器饮而去，及出轩外，度小沟，绕花台，若驻玩状，复欲度一小沟，以水溢而返。道人当其来径，以小刃插地迎之。蛇见畏缩，寻侧径至床右足，循僧顶而入。睡僧遽惊觉，问讯道人及珍曰：“吾适一梦，与二子言之。初梦从左门出，逢斋供甚精，食之。又逢美酒，饮之。因褰裳渡门外小江，逢美女数十，恣欢之，复欲渡一小江，水骤涨，不能往，逢一贼欲见杀，走以捷径，至右门而入，遂觉。”道人与珍大笑而谓珍曰：“以床足为门，以涕唾为供，以溺为醢，以沟为江，以花木为美女，以刃为贼，人之梦寐幻妄如此！”珍曰：“为蛇者何？”道人曰：“此僧性毒多嗔，薰染变化，已成蛇相。他日瞑目，即受生于蛇中矣。可不慎哉？吾吕公也。见子精忱可以学道，故来教子。”珍遂随之而往，不知所终。

◇开元赠盒

袁州开元寺浴室有大井，泉水甘冽。洞宾爱之，留连旬日，因与寺僧款密。浴室僧待之尽敬，不知其为洞宾也。临行，以墨几笏赠。僧藏之亦不复省。一日李大临转漕江西至袁，寻僧问曰：“吕先生尝赠汝金乎？”僧恍然曰：“我不认吕先生。但前有道人到此，赠我墨耳，初无金也。”出墨示大临，则墨即金矣。大临摩挲骇异，欲以他金贸易之。僧弗受，但以一笏转赠之，且问：“转运使何自知此？”李昨过零陵，见何仙姑，问吕公动履，何曰：“近吕过此，自言：‘久客宜春，与开元浴室僧相善，喜其有仙风道骨，以金遗之。’吾闻此语。故来验焉。”旬日，洞宾复来，问僧：“墨何在？”僧具以告。洞宾笑曰：“此女饶舌。”遂与僧携手出门去，不知所之。

◇大云会食

洞宾诡为回处士，游大云寺，尝会食月馀。谓寺僧曰：“僧馔甚精，但少面耳。”遂去。旬日，携少许面至，自炊设，数百僧皆饱足。僧请处士啜茗，举丁晋公诗曰：“花随僧箸破，云逐客瓯圆。”处士曰：“句虽佳，未尽茶之理。”乃书诗曰：

二藻一枪称绝品，僧家造法极功夫。

兔毛鸥浅香云白，虾眼汤翎细浪俱。

断送睡魂离几席，增添清气入肌肤。

幽从自落溪岩外，不肯移根入上都。

以丹一粒遗僧曰：“服此可不死。”遂别去。后僧亦仙去。

○市廛混迹

◇邵城酒肆

邵州城外，有老媪开酒肆。一日，有吕道人来索饮。偶无酒，媪以所馀浊酒一升与之。道人问价，媪曰：“每升钱二十。”道人以指点酒书二十字于门外一紫石上面去。徐视则字迹下透石底，几无馀。自是观者如海，酒肆大售。后人因其居建集仙观。

◇永康酒接

永康军倪某新开酒楼，有一道人至，索饮，自旦及暮，饮佳酝已及石馀。众怪，相聚以观。倪需酒金。道人瞪目不语，颓然醉倒。倪坐守之。曙鼓动，道人忽起，援笔题诗于壁曰：

鲸吸鳌吞数百杯，玉山谁起复谁颓？

醒时两袂天风冷，一朵红云海上来。

末书云：“三山道士阳纯作。”以土一块掷倪而走，出门仰望东北，一朵红云而来，抚掌大笑，俄不见。刮视其壁，墨彻鼓分，视土块乃良金也。自是酒楼大售，始知阳纯者为纯阳也。

◇汴京茶肆

后周末，汴京有石氏设茶肆。一女尚髻令，令行茶。洞宾诡为丐者，日往，据上坐求茶，衣服褴褛，血肉垢污，殆不可近。女殊无厌恶意，益取上茗待之。父母怒，笞女。女益待之，月馀无厌。洞宾谓女曰：“汝能啜我所饮茗之馀乎？”女以秽甚不可下咽，覆之地。忽闻异香，亟舐之，神气爽然。洞宾曰：“我吕先生，非丐者，惜尔不能尽食吾馀，然吾能从尔愿。欲富乎？贵乎？寿乎？”女曰：“我小家子，不识何为贵，得富且寿足矣。”洞宾去，不复来。后年亦贵显。年百三十五岁终。

◇兖州妓馆

兖州妓侯其姓者，为邸以舍客。洞宾诡服求授馆，蚤出暮归，归必大醉

，逾月不偿一金。侯召啜茶。洞宾曰：“吾见钟离先生，谓汝可以语道。”侯不省，以酒饮之。洞宾索饮不已。侯滋不悦。洞宾伸臂示之，金钗隐然，解其一令市酒。侯利其金，曰：“饮罢寝此乎？”曰：“可也。”即登榻，鼻鼾鼾。至夜分，侯迫榻，洞宾以手拒之。侯亟去，迟明失洞宾所在。视其身，则手所拒处，吕字彻肌上。侯感悟曰：“此吕公也，得非宿世？一念之差，遂至于此。公其来度我乎？”即断发布裘寻洞宾，不知所终。

◇广陵妓馆

广陵妓黄莺，有姿色，豪客填门。一日，有吕秀才托宿。黄以其褴褛垢污拒之。秀才题二诗于屏。一曰：

嫖母西施共此身，可怜老少隔于春。

他年鹤发鸡皮媪，今日玉颜花貌人。

二曰：

花开花落两悲欢，花与人换事一般。

开在枝间防客折，落于地下倩谁看？

题毕，俄不见。

◇东都妓馆

有妓杨柳，东都绝色也。道人往来其家，屡输金帛，然终不与杨交接。杨一夕乘醉迫之。道人曰：“吾先天坎离配合身中，夫妇内交，圣胎已结，婴儿将生，岂复恋外色乎？内交之乐，过于外交之乐远矣。”杨疑讶其语。时宰相张天觉馆宾肃某与杨久狎，杨以告肃，而肃以告张，遽往叩之。道人大呼疾走，径趋栖云庵入堂不出。良久，排闥寻之，则已不见。惟壁上有诗曰：

一吸鸾笙裂太清，绿衣童子步虚声。

玉楼唤醒千年梦，碧桃枝上金鸡鸣。

后庵遭火无少遗，而题诗之壁岿然独存，亦一异也。

○庵堂赴会

◇青城鹤会

绍兴末，洞宾赴青城山鹤会，憩一卖饼果人家，人不知识也，颇异之。洞宾浓墨大书诗一章于门之大木上，曰：

但患去针心，真铜水换金。

鬓边无白发，驂马去难寻。

盖寓“吕洞宾来”四字。笔势伟劲，光彩殊常，取刀削之，深透木背。洞宾已不复见。时土人关云祥者见之，即绘其像，乃一清癯道人也。是后饼果大售。

◇江州挂搭

江州瑞昌县潘安抚道场，尝有道人至，求挂搭。无包无伞。仅有一笠，褴褛村俗。值堂鄙之曰：“你无伞无包，奈何挂搭？”道人云：“既不许挂搭，觅一茶即去。”值堂入，令之坐。及出，则道人反坐主席。值堂怒曰：“不知宾主礼，做甚道人？”道人不揖而去。遗下一笠，值堂不能举。遂会众诵经谢罪，遂举其笠，地上有吕字。人病，取土煎汤，服之立愈，数年间遂成一井，水泡上结成吕字，划开复聚，至今尚存。

○丹药济人

◇绛纱裹药

东京一岁，民大病虐。有老姥家鬻茶，子孙皆病。一日，有道人来。姥善待之，以子孙病为请。道人曰：“翌旦待我。”姥早起待之。道人以绛纱囊药，曰：“病发者使执之，自愈。一丸可愈百人。过百人即不验矣。”姥从之，子孙皆愈。遍疗，及百人满，果不验矣。姥拆囊，已不见药，但有书“吕洞宾”三字而已。方知遇吕先生也。

◇孝感救母

桐庐有通守，忘其姓名。以母病发背，百方不瘥，祈祷备至，感洞宾，夜梦之曰：“公至孝感天，命余救拔。若迟一日，不复可疗。”乃授以灵宝膏方：括萎五枚，取子，乳香五块，如枣大。二味各细研，以白沙蜜一斤同熬成膏。每服三钱，温酒化下。通守市药，治服即愈。后以施人，立效。

◇赵州医跛

赵州贫民刘某病跛二十年，每夕炷香祷天。一日，有道人手携铁瓢，谓刘曰：“可随我行。”刘随之。行二里许，指地下曰：“此下深三尺馀，有五色石，试掘之。”果得一石，大如弹丸。五彩殊常。道人曰：“子可持归，暴露九日，研细末，以木瓜皮煎汤服。俟愈，可来城东驻云堂东廊第三间左壁上再相会。”刘疾脱然，即往寻之，但见壁上有洞宾相携瓢云。

◇江陵医眼

江陵傅道人，事洞宾像甚谨。乾道中正旦，有一客，方巾衣袍，入共语。良久，招之同饮。傅从之。自是旬日一来。时傅目昏多泪。客教服生熟地黄切焙，取川椒去枝目及闭口者微炒，三物等分，炼蜜丸，空心盐水饮下五十丸。傅服之久，能视物，追思客貌，宛类所事洞宾像云。

◇岳阳货药

洞宾游岳阳，诡名货药，一粒千金，三日不售。乃登岳阳楼，自饵其药，忽腾空而立。众方骇慕，欲买其药。洞宾笑曰：“道在目前，蓬莱跬步；抚机不发，当面蹉过。”乃吟诗曰：

朝游北海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。

三入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

◇成都持丹

成都药市，日有道人，垢面鹑衣，手持丹一粒，大呼于市曰：“我吕洞宾也。有能再拜我者，以丹饵之。”众以为狂，相聚笑随之。道人往还数四，竟无拜之者。道人往坐五显庙前火池上，儿童争以瓦砾掷之。道人笑曰：“世人欲见吾甚切。既见吾又不识吾，亦命也。”吕乃自饵金丹，俄五色云周身，有顷不见，众共悔恨。

◇觉能得丹

黄觉能有诗名，一日送客东都门外旅次，见一羽士。携酒肴，呼羽士共享之毕，羽士举杯拂水书“吕”字，且曰：“明年江南见君。”明年，果调官江南，复见洞宾，与以大钱七，其次十，又其次小钱三。曰：“数不可益也。吾以药数付遗子。岁旦，以酒磨服。可以岁无病。”觉如其言，至七十三岁，药亦垂竭，卒于东京。

◇德成得丹

李德成能医，盛寒时遇一贫窘道士，衣单衣无寒色。与客入酒肆，自据主席。李怪之。店者曰：“交钱取酒。”道士诣店中取三酒瓶，曰：“中各有一升酒钱。”店者视之果然，乃以三升酒与之。道士酌酒饮，李止取一瓶，二瓶自竭。与李曰：“此小术耳。吾吕洞宾也。”李惊喜，道士书一绝曰：

九重天子寰中贵，五等诸侯门外尊。

争如布衣狂醉客，不教性命属乾坤。

以药一粒遗李曰：“服此当享高寿。”即别去。李服药，发不白，齿不落，百七岁而卒。

◇金陵治痿

金陵万与石尝病痿疾，左半手足不能动，履者数载，百法治之不愈。偶出城南，有道人自普德山来，云：“尔何若此乎？”因以其疾告之。道人以手按其患处，忽觉痛酸，曰：“是岂得为偏相？行当自愈矣。”问其姓号，曰：“我乾姓，号系屯，寄寓于清源观。”遂与言乾坤屯蒙之旨，为天地君师之位，皆世人所经道。万归，其疾顿释，步履如初。乃以其事白诸友人，皆曰：“乾者阳也，系屯为纯。得非纯阳乎？”万因复出访之，竟不得其所在。惟纯阳之像居焉。隆庆庚午年十一月事。

○景物题咏

◇黄鹤楼诗

武昌守倅，一日对弈，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，曰：“吾国手也。”守试与弈，才下仅八子，即曰：“太守负矣。”守曰：“汝子未盈局，安知吾负

？”道人曰：“吾子已分据要津矣，是以知之。”已而果然。如是数局，守皆负。俄拂袖去，不见。守令人遍城寻之，闻在郡治前吹笛。才至郡治前，则笛声东门。至东门，则闻在西门，至西门，则闻在南门。至南门，则闻在北门。至北门，则闻在黄鹤楼前，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见，但见亭中有诗曰：

黄鹤楼前吹笛时，白苹红蓼满江渚。

衷情欲诉谁能会？惟有清风明月知。

末书一“吕”字。

○因缘会遇或遇而不遇

◇何仙遇道

何仙姑，灵陵市道女也。始，十三岁随女伴入山采茶，俄失伴，独行迷归路。见东峰下一人，修髯绀目，冠高冠，衣六铢衣，即洞宾也。仙姑始仆仆亟拜之。洞宾出一桃曰：“汝年幼必好果物，食此尽，他日当飞升，不然，止居地中也。”仙姑仅能食其半。髯者指以归路。仙姑归，自谓止一日，不知已逾月矣。自是不饥无漏，洞知人事休咎，后尸解去。洞宾尝谓仙姑曰：“吾尝游华阴市中卖药，以灵丹一粒，置他药万粒中。有求药者，于瓢中信手探取与之，观其缘分也。如是数日，他药万粒探取入手，而此丹入手即坠。”因叹世间仙骨难值如此。

◇道友讲经

陈澹然富而儒者也，惟慕道，延云水土多年，竟无所遇。洞宾诡为佣者，为治圃岁馀，所作工役，力过常人。陈爱之，然止以佣者待之而已。一日陈与一道友讲《阴符经》，至“天发杀机，天地反复”，未晓杀机之旨。洞宾从旁抗声曰：“生者不生，死者不死。已生而杀生，未死而学死，则长生矣。”陈大惊曰：“汝非佣者耶？谁教汝为此语？”既而曰：“口口。”则复缪悠其辞，不可解。道友曰：“田野村夫口口何处窃得此语耳，非实通晓也。”居无何，忽辞去，曰：“吾将远行，明年五月五日午时复来也。”既去，寂然，后有乡人客于巴陵，遇之。曰：“为我寄语陈公，我吕洞宾也。始意公可授道，徐察之则不悟，吾不复来矣。”言讫，走入吕仙亭竹林中不见。明年端午日午时，陈暴卒。

◇绍兴道会

会稽山绍兴癸丑道会，有道人携凉笠而至，会散乃挂笠于壁，无挂笠之物而不坠。题诗云：

偶乘青帝出蓬莱，剑戟峥嵘遍九垓。

我在目前人不识。为留一笠莫沉埋。

◇祖师劝世

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。一毫之恶，劝君莫作。
衣食随缘，自然快乐。算什么命？问什么卜？
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。天眼昭昭，报应甚速。
谛听吾言，神钦鬼伏。

《桃花女》，全称《桃花女阴阳斗传》《绣像桃花女斗法奇书》，四卷十六回形不离乎影，影必依乎形，阳不背乎阴，阴必随乎阳。然形离乎影必至消亡，阳背乎阴必至乖戾。是此书名之曰《阴阳斗》，是阳背乎阴矣。阴阳背戾，阴阳安得不斗耶？虽然，所云形终不离影，阳终不背阴，是故阴阳始虽相斗，终必不背不戾也。不背不戾，是阴阳已无斗矣。阴阳无斗，是则阴阳和合矣。阴阳和合为一，又为超凡入圣之域者。阴阳既然超凡入圣，又无红尘之染，无红尘之染，一无幻境之作矣。此为《阴阳斗》之一大结也。是为序云。

时道光岁次戊申孟冬月新镌

卷一

第一回 荡魔山戒刀成形 隐朝歌贤士卖卜

话说三皇之世，北俱芦洲有个净乐国王，娶妻善胜夫人，怀胎一十四月，生下一位世子，乃是苍帝化身。后来长大成人，弃国修道，成了正果——在上天为玉枢掌教北极天尊；在中为荡魔无上上圣；在下为真武玄天上帝。曾在雪山修道，用戒刀剖腹洗肠，昏迷过去，把戒刀弃了。及至仙人度活时，忘收回戒刀。后至元玄洞修真，见戒刀已失，便将刀鞘留在元玄洞内，为镇国之宝。这戒刀与刀鞘俱是苍帝赐与大帝的，乃如意真宝，整整受了百年的日精月华，方才变化成形。戒刀修成了一个阳体，刀鞘修成了一个阴体。那戒刀潜形于荡魔山中修真，刀鞘就在元玄洞内养性。又至数百余年，西池王母便诏刀鞘上天，管理桃园，赐名桃花仙子。那戒刀未成正果，心怀不愤，随在荡魔山兴妖作怪。有时吐焰与日月争光，有时无故兴云作雨，致干天怒，便差天兵天将下凡，把戒刀擒上金阙，在斩妖台上处斩。多亏得道教的鼻祖太上老君，见他苦修了几千年，便在金阙讨情，带了他到兜率宫中，做了一个看卦盒的童子。他便偷看了《天罡正诀》，私自下凡。

真灵不昧，一直竟投往商朝一家诸侯，姓周名卿，官拜上大夫之职，娶妻风氏。于五十岁上始生一子。未生之时，夫人梦见火光满室，耀人眼目，醒来时，就生了一位世子，起了名，唤叫周乾。只生得脸如锅底，两道剑眉，自幼便有神光。及至七岁时，在花园内玩耍，从天降下一个异人，赐他一部天书。因他素有夙根，一目了然，便能知过去未来、请神召仙、驾雾腾云之事。到了三十岁之上，周大夫夫妻亡故，周乾袭了父职，天下人都叫他做周公，在朝耿耿，百僚无不敬服。因见商王无道，屡屡上谏表，无奈商王不纳，致使心中闷

闷不乐。这日朝罢无事，独坐府中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既不能匡君于正，又不能舍身为国，岂可同俗人一辈？我何不趁此告职，隐居在这朝歌，寻一个僻静之处。开一卜市引导世人？作一个讲先天的班头，剖八卦之领袖，虽不能为国为民，亦可流名万载，岂不是好？”主意已定，是晚灯下修好了告退的本章。五更上朝，随出班面奏，把本章呈上。商王正厌他直谏，今见他告职去任，满心欢喜，就准了他的本章。

周乾忙辞驾回府，收拾细软之物，把府门锁了，带了家眷，往朝歌一个僻静清雅的屋住下，到觉得逍遥自在，无拘无束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人道为官举世奇，我知隐性有天机。

云山相伴无惊恐，不似劳心日夜时。

那周公清闲了十来日，便叫过了一个老宰臣来吩咐。这老宰臣姓箴名彭翦，曾作过老夫的家臣，为人诚实无欺，及跟周公来任上隐居，就叫他去汲水种蔬，他也情愿。闻得周公叫他，便忙上前到大厅声诺，道：“公爷，叫彭翦何事使唤？”周公道：“孤自弃职隐居于此，原是不能为国为民，以承祖宗之遗训，意欲另开生面，作个立异的奇人。如今欲在此处作一事业，汝可与孤在前门左侧另开一门，将偏房三间拦断在外，打扫洁净，陈设一张座头。速速办好方妙！”彭翦闻言笑道：“公爷，我彭翦从未曾见过公卿大夫作起肆业买卖来。”周公也笑道：“孤不是作买卖肆业，今欲开一卜市，指点愚人，使彼等不敢为匪作歹的意思。但又只怕人多搅扰，想起一个法儿来了——如今每卦要卦资银一两，先要银子交与你，然后带进来见孤，方才起课。一日止多十课，多则不占。若有人来时，先要给你银三分，以为传递酬酢之资。你道如何？”彭翦闻言，在旁并不答言，只管低头见笑。周公道：“你因何不答一言？”彭翦笑道：“非是彭翦不答，只因国公乃是一个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人，何苦作起这下流事来？一来有失贵体，二来恐生惑众之心，三来占卦之人不敢上门。况且卦资太重，何必虚设此一番举动？”周公道：“你不知孤意。详演先天，何为失体？劝解愚人，何为惑众？只怕卦儿不灵，若果是应，只怕踏破门呢。你不必管孤，快去行事！”

彭翦无奈，只得去叫匠人来动工修整。那消几日，早已色色完备，便来回覆周公道：“卜市修好了。”随笑道：“公爷卦资虽要白银一两，如灵呢，自然是要的，如不灵呢，岂不被人笑话？说公爷不好，对百姓要银子，说个法儿来哄骗他们。”周公笑道：“孤自有道理——如不灵时，孤愿赔回十倍！”彭翦闻言连道：“使不得！公爷赔得起十倍，彭翦得的三分，就难赔十倍。公爷休要捉弄我罢！”周公笑道：“你也不知孤的八卦能通神明。断无丝毫判情。如今你的也是孤赔，还如何？”彭翦闻言大喜，忙叩了一个头，站将起来。周

公就叫取了一片大竹板来，亲提笔在手，写了“卦理通神”四个字，左边写行小字道：“预定生死吉凶”，右边写行小字道：“卦资银一两，传命代步银三分”。又取一块大竹板写道：“若有问卜者，清晨到此，指点吉凶。每日限占十卦，过午不占。如不灵应，受罚银十两三钱！”写完，命彭剪一人在十字口大街上坐着，好等卜卦的人来。

这一举动就轰动了众朝歌百姓，你言我语，一个传十，十个传百，满街满巷俱说：“奇事，从未见过作公爷的人把偌大的前程弃了，来作占卦的营生。俱不知灵不灵，竟要一两银子多！”有想来试试，只因卦资过高，不免俱各袖手。

那周公终日俱在，穿得衣冠齐整的，在卜市中间座位上坐着，一个从者俱不用，止焚一炉好香，净净的清坐。彭剪自然是一个人坐在大门内。一连坐了两三日，并无一个人来占卦，止围着无数的闲人，在那里乱讲。内有一个土豪道：“这一位公爷也会玩耍，我小可却也会取笑。我舍着一两三分银子，与他试试罢了。”又有一个军汉道：“我昨日有一股财帛，却忘了一件事情，难以决断。我也去算一算！”这二人就是先后进去了。只因国公是个有爵位的人，谁敢与他对坐闲谈？故此不待人说，就将一两三分银子交与彭剪。彭剪接了银子，心中暗笑道：“有趣，今日发利市了！”随将一两银子放在周公面前座位上。禀明了周公。周公便叫他先领了一个进来。

那土豪先就跟着进来。周公道：“你不须行礼，也不用禀明何事，只在旁暗暗祷告便了。”土豪闻言，就立旁边暗祝了一遍。周公看了一回，道：“你的心事，孤已明白了。只因你家下人的妻子貌美，你要拆散他夫妻，叫他丈夫另娶，他丈夫不从，你今想将他丈夫害死，是也不是？孤只怕你害人不死，先害死自己！”土豪听周公道出他的私心，直唬得目定口呆，面如土色，忙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公爷！小人果有此事。求公爷指明条路，小人好去趋吉避凶！”周公闻言点头道：“你既有悔心，自有生路。若不遇孤，你明日决死无生了！”说罢，取了一张纸来，写上几行，递过与土豪，道：“这是你的心事——。”

土豪接来一看，未知周公写的什么，怎生指点，救得土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通神卜判断无差 验先天死生有数

再说周公判毕，将纸递与土豪一看，上写着：

欺心想夺青春口，怎知早已机关露？

明日三更欢会时，两个尸骸分四处。

周公道：“此女之夫已经盗你的财帛，买通了人。明日他的妻子与你相会

之时，必然拿住，双双杀死。你今求孤救你，你必须要对那妇人绝灭了色心，改为善念，上天自然佑你，逢凶化吉。孤今给你个应验：你到今晚三更时候出门，东走三十里，见有一盏灯挂在门前，你叫门进去，必然对头见面。你可请他到家饮酒，有人开解，自然明朝无事了。”土豪闻言，忙叩头拜谢，出了大门，往外飞跑。众人见他满头脸是汗，跑将起来，一众连忙哄拥上前，拦住问道：“占的灵也不灵？”这土豪不及回言，推开了众人，大言道：“果真是，果真灵得很也！”言间，一阵烟跑了。

这军汉又已至桌案边，也依命暗暗祝告一番。周公也判了几句言语，递与那军汉。只见上写着：

得人十吊钱，妄想去捉奸。

无义财休取，恐怕惹情牵。

当下周公随叫道：“军士，你可是昨日有人助你几十吊，明日叫你三更去与他捉奸，捉奸之后也谢你铜钱十吊。可是问这件事么？”那军汉一闻此言，唬得只是叩头，道：“公爷真是个刊活神仙也！小人实是为此事而来。”周公笑道：“你休取这宗财帛，你若帮那人捉奸，捉住了奸夫，其恨已消了，那肯将钱来谢你？倘捉不着奸夫，他又岂肯白送钱财与你用？孤今指条路给你走：你只管去与那人相会，相会过之人，你将我这卦儿拿出来与他们看，自然有人送你的青钱十吊。从此后休生妄想，方免遭厉害也。”军士听了，忙叩头道：“但得公爷这等指明吩咐，小人从此断不敢枉想了！”当时叩别出来，也不肯对人说知其事，只言道几句：“真灵，真神仙也！你列位有不信的，只管去试试。”忙忙离了卜市，飞跑的去。

谁知土豪与军士皆道周公之言真灵，及至会面，两人走的是一路：叫军士捉奸的，就是土豪的家人。今夜会面，俱觉大惊大喜，深信周公断卦如神。土豪把众人邀回家中，军士相帮替他二人开解，又拿出周公的判帖来与众人看，方才把这冤结解开了。土豪又送军士青钱十吊。

只西这两件事传了出来，把个朝歌城讲到了，有疑难的事都来求判，把一个卜市挤的不可开交。真是判一个准一个，判四个准两双。日日算完了十卦，竟把门关了，也不管外头还有人算不算。把个彭翦喜得个不亦乐乎——一日三钱银子，风雨不阻。他又无儿无女，只是只身。每日一早，就卜完了十卦。他把招牌收下，放好了，即往街坊上酒店吃酒，必要将三钱银子用完，方才回府中，若吃不完讫，他就将余银给与那些来往贫人。日来月往，半年有余。怎知美中不足，眼前就要弄出一段事来。列公，听我细讲。

这朝歌城里有一个石寡妇，丈夫早年死了，止有一子，名映石宗辅。因家道贫寒，积下了几两银子，叫儿子到孟津去做些买卖。随行之时，母子们约定

，三个月之内回来。谁知一去半年，并无音信。石婆子每日思儿想子，终日倚门盼望，日复一日，并无些影儿，便去求神问卜，终是虚文，心中烦闷不过。那日在家门首上立着，听得过往人说：“周公在栖云里卖卜，灵应非凡。只是卦资过高，要白银一两三分！”就打动了他的心事，想：“我何不去问问看？”随向邻舍借贷得一两三分银子，起一个黑早，梳洗了，食过点心，用乌绫儿扎了头，倒扣了门，便往周公卜市而来。

一到卜市，恰正天亮。凑巧彭剪方开门出来，挂吊招牌打扫。石婆子认得彭剪，便叫声：“彭老爷，公爷可出来否？”彭剪闻言，抬头一看，认得石婆子是昔同里邻居之人，便叫道：“老嫂，你黑早到来，必定有事。要卜卦么？”石婆子闻言，垂泪道：“正是。只因老寡妇之子石宗辅出外经商，在家时原说约定三个月内就回来的。至今半年了，并无音信回，老身放心不下，无奈借贷了一两零三分白银，求公爷卜一卦看，看他在外安乐否，或生或死，老身也免常时牵肠挂肚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银子递与彭剪。那彭剪接了，道：“老嫂放心！吉人天相，令郎在外无事，或者因身耽搁了，亦未可知。你为老母，既是放心不下，要卜一卦，我就带你进去罢。”言毕，便与婆子一同进去内堂上。

石婆子抬头一看，只见当中摆开一张桌子，上放着文房四宝，卦筒、香案等类，中间坐着一位公爷，只见他生得气象与人迥异。好威仪！但见：

头扎三梁冠，八宝攒身；穿着皂罗袍，上绣蟒龙。

面如锅底黑又亮，目如星星起毫光。端坐上面排八卦，赛过灵仙一位神。

当下石婆子看见周公的仪表，不由不得就跪将下去。周公在坐上见外面进了一个老妇人，面带忧容，忙忙的进来，一至当中，跪下地中央，他就有些不悦。这是为何？只因正早起登坐时，卜了一卦，见阴煞过旺，正欲叫彭剪来吩咐：今日不许接妇人的卦资。不期头一个就是带进一个妇人来，不免面上有不悦之容，即道：“你且起来。”随又问彭剪：“你今日为何不先禀明，就带人进来卜卦？”彭剪道：“这是石杜之妻贾氏。其丈夫在日，与彭剪有一面之交。今日他来问他的儿子归期，故此未曾先禀。”石婆子闻言，带泪说道：“老妇人只因儿子石宗辅在外经商，半年不回，老身只有此子，如今在外不知生死，心头发忿，不遵往例，自知有错，只求公爷海宥怜恤！”周公闻言点头道：“也罢。你是问行人的么？待孤与你卜一卦看看。”随取卦筒晃了两晃，起成一卦，把子午卯酉推算了一回，望着石婆子叹气道：“孤若此不明言，岂不叫你白白盼望？你儿子今夜三更，就要命尽无常了！”

石婆子闻言，唬了一惊，即道：“公爷！我问你几时动身归来，如何说他即死？”周公道：“孤这卦接着先天的阴阳，后天的八卦，分厘毫末事俱在上

面，何况关系你儿子的性命？你儿子起身是起身了，你母子要见面，只怕一万不能！”石婆子便大哭道：“我儿今夜即死了，却死在何方？是得何病而死？”周公道：“孤算你儿子今夜三更压死在破窑之内。”石婆子见周公说的话如见一般，心中倍加凄惨起来，不住的叩头，只求公爷救救他的儿子。周公无奈道：“你且把儿子的八字、生辰报来，待孤与他看看流年如何？”石婆子忙把儿子的八字说上来——是十二月十八丑时生的，今年已是十四岁。周公听了，把卦盒收了，再把石宗辅的八字排开一看，只叫一声：“苦呀！凶神当头，白虎守命，就是神仙也难过此门！命内一点救星也没有。奈何？石婆子，你今收拾此心，不要想念他。”正是：

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！

当下石婆子见周公说出不能救他的儿子，无奈放声大哭，切切凄惨出了卜市门，往自己家中而去。

不知他的儿子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触天怒柔物降生 明道术佳人透机

不说石婆子一程哭回，再言三十三天兜率宫的太上老君，那日正蒲团上打坐，忽见金童来报道：“看卦盒的童子不知往那里去了，至今走了未回。”老君一闻，即运动神光一看，早知其故，点头道：“好孽障啊！孽障你不思养静修真，成其正果，今日妄动，自寻苦恼。非是我不慈心救你！”说罢，便去启奏昊天上帝，就有上帝命桃园仙子下凡。仙子领了玉旨，一点灵光，见朝歌城里有任太公家，与他家有缘，便投往太公处为女。至今已长成十六岁，只生得脸似桃花，身如弱柳，说不尽的标致。怎见得？有诗句言词为证：

樱桃为口玉为牙，独占人间解语花。

夙世有缘方种此，仙姬岂易到凡家？

那位任太公夫妻初生他时，梦见满天彩云，从云中降下一个仙子，手中拿着一枝灿烂桃花，交与院君。这院君接上一嗅而醒，不出三日，就生下他来，故此取桃花名叫唤他。老夫妻止得此女，真个是爱之如掌上明珠，百般的娇养。这且不言。

他夫妻二人，此一日正同坐在堂上，听见街坊土喧闹，哭声惨切。任太公忙出一看，认得是隔壁住的石寡妇。只见他泪流满脸，大放悲声；又见众人劝着他，一五一十的数个不清，听不明。心中诧异，也迎将出来，从众人中劝道：“老嫂何故悲伤？且到寒舍去坐坐，把心事对老汉说说，或者老汉可开解一二，也未可定。”当下便让石寡妇进他家去。众人见任太公让石寡妇进他家去，便一哄而散了。

任太公引石寡妇进了大门，任太太便迎将出来。见了石寡妇这般模样，忙

上前扶着，同进中堂坐下。任太太道：“老嫂，你与谁人口角？受了那人的委屈？”石婆子闻言拭泪道：“老夫人，妾身不是与人口角，只因小儿今晚三更即死了，你叫我这条老命倚靠何人了？”说罢，又哭将出来。任太公夫妻闻言大惊道：“想是令郎有凶信到了么？”石婆子连连摇手道：“未也，未也。只因小几出门，原说不过三个月就回来的，如今真正去了半年多，并不见音信，老身放心不下，今早去起了一卦，卦爻甚凶——今夜三更被破窑压死了。我想安得不伤心哩！”任太公闻言，不觉大笑道：“老嫂，我只道凶信回家，原来是起卦起的不利。老嫂，你何苦过于伤心？那起卦的人不是个活神仙，他如何知道到这样真哩？”石婆子道：“若是别人说，我也不信，只因是个公爷占的。他判阴阳有准，断祸福无差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也苦苦哀求，他便说什么‘除非去阎王跟前求情，只怕还不能生的呢！’”任太公闻言，呆了一呆道：“老嫂，我闻得这位公爷断卦如神。据他说来，只怕果然无救了。老嫂，公爷既知令郎压死在破窑中，何不问他个明白？再问他那个破窑中？就叫人连夜赶到那里去，止住了他，不要他进窑中，就不妨了。”任太太闻言道：“你年老了，世事都不懂得！周公又不是活神仙，他不过按爻理推详，如何定得在那一个破窑里？就算得没法救了。”

石婆子听了任太太这一番言语，更觉伤心起来，忍不住便放声大哭。任太公夫妻见他如此悲伤，又想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家道贫难，倘或真死了，叫他这老骨头倚靠何人怜恤他？想到此处，不由的也就流下泪来。

话分两头。再讲桃花小姐自从五岁上在门外与丫环们玩耍，就遇着一个化斋的道士，给他三卷天书，又给他一丸丹药食了，他就认得字了。每夜梦中，那道士又来叫他参解——在梦中真正教了数月，方才不梦见那道士。又得仙术，不消一年，把三卷天书就念会了心中。直至到十六岁上，也不对爹娘言知，他又不轻易见人。只因小姐素爱的桃花，故任太公就在后园上种了数百株桃树，与他朝夕赏玩。桃花小姐每日只在花园中修理桃树，或作些针黹。那日早饭毕，收拾了一回活计。

正欲到桃花园内去，忽听得中堂上哀哭之声不止，象一个妇人的声音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何故今日堂上有人哭泣呢？待我去看看。”随即款动金莲，来至中堂之上。一看见两位爹娘伴着隔壁住的石婆子在那里啼哭，心中也见诧异，忙上前道了万福。石婆子见是小姐出来，便止了悲哀音，又道：“小姐，你怎轻易出来见人的啊？几年不见你妆容，今越发长的娇媚了。”任太公夫妻见女儿出来近前，也擦干眼泪，叫声：“女儿，在一旁坐下。”桃花小姐便问道：“爹娘何故伴着石大娘在此悲泪哩？”任太太忙接口道：“女儿，你有所不知。只因石大娘的令郎在外经商，一去半年不回，石大娘往周国公那里起卦

，看看几时回归。不想公爷推详爻理，决定他今夜三更必死，没得解救的，故他老人家所以伤心。你父亲同为娘的在此劝他。到打动了我们无儿的心肠，故此下泪。”桃花小姐闻言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只当做什么大事，原来为此！”便对石婆子道：“大娘不必苦切，哥哥若是当该死，你哭也哭他不活的。那周国公也未必有这样妙算神明。你且把哥哥的八字说来，奴也会算。待奴与他算算，看着命中果有救没有救的？”

太公夫妻闻言，即道：“我儿，你休要捉弄大娘。你几时又会起课了呢？”桃花小姐道：“爹娘未知，女儿是新学的。大娘，你只管告诉奴听，即算算，又有何妨碍呢？”石婆子无奈，只得把他儿子的八字，对桃花小姐说知。桃花小姐即伸出玉指尖尖掐一掐，一刻时，死生祸福俱已明白了然矣，不住的点头道：“好个周国公！算的一些不错，怪不得朝歌城里人人敬服。果然今夜三更，定被破窑压死。此乃白虎当头，丧门守命，年头、月令俱不利，决死无疑。按方向推来，只在城南十五里之遥，有一座破窑，明日在那里就有他的尸骸了。”石婆子听了，又哭起来。任太公忙劝住，笑道：“老嫂，你休要听小小年纪的混话。既知方向，老汉这里差个家人去，就救得令郎了，何用这般作难？只是我女儿的话，是难准信。”桃花小姐笑道：“人力岂能回天？爹娘与大娘不能准信，也罢了。惟今时刻已交未时了，一到申初，便有一场大雨，如无风雨，便是女儿乱说虚词；如有风雨，大娘再作速请回来，奴家教你一个法儿，自能解救。”说完，即忙辞别了，一直进桃园里去了。

任太公听了女儿言语，不由的大笑起来，道：“妈妈，你看这个天时气晴，岂是有雨的？老嫂，你也不必过伤，岂可因小女方才所说，令郎若果死了，便哭也哭不回。依老汉说：老嫂且宽心回家，待老汉这里明日叫人去打听回来便了。”石婆子无奈，只得告辞，回家中独自在那里胡思乱想。

一到申刻时，忽然天气大变起来：一霎时之间雨大风狂，淋漓不止。石婆子一见天忽下此狂风大雨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果然天下此大雨了，如此看起来，桃花小姐的卦爻甚是有准了。他又言有法可救我儿，今何不去哀求于他？或者得其有救我的孩儿方法，也未可知。”当下即冒着雨而来，至太公门外，把门扣开而进。

此刻，任太公与任太太老夫妻正在堂前，谈及女儿卦下有准，又不明他怎生学习得来，有此神术。正言间，忽见石婆子冒雨而来，早已知他为着儿子之故。

但不知如何求救得他儿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石婆子求救孤儿 任佳人教施异术

当时石婆子进至中堂，任太公夫妻立起位迎接他，一同坐下。又有使女们

接过。石婆子即整整衣，忙忙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员外，安人，必须救救妾身的小儿，感恩无涯也！”当下，任太公夫妻连忙扶起了石婆子，又道：“老嫂，你见天下大雨么？此不过是女儿误打误撞之言，且请起来。”石婆子起了，即道：“员外，安人，你们小姐若是乱言妄语，真正的有此应准耶？今求你二老快请小姐出来，再若迟延，只怕不能救了。”说完，又吊下泪来。

任太公无奈，只得叫唤使女，把桃花小姐请了出来。石婆子一见，便道：“小姐可怜，救我儿一命！”说罢，又跪将下去。任太太上前扶起，即道：“如何使得？”随又对桃花女道：“我儿，你果有人力救得他时，就救他一救。”桃花小姐便让爹娘与石婆子一齐坐下，道：“救是有到有一法必救得，只是不可在外面说出奴的名字来，切不可说我救你的儿子，叫周国公知道。倘若他知道了，岂肯与奴千休？一定来找奴，只恐两下里结成冤仇，岂不是大娘你恩将仇报了？”石婆子闻言，道：“小姐放心！老身岂是忘恩之人？断不敢说出小姐的名字来。”桃花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大娘你听奴说：按着八卦推算，你令郎定死无生，奴却也有一种仙法，能起死回生，破他的八卦。若不信法力，万万救不得他了！”石婆子闻言大喜道：“小姐你如何作用的？快快对老身说明，好去行事。”

桃花小姐道：“也不用别的，必须去买一张土地星君的纸马。一张火德基君的纸马来，供在房内，点腊烛二枝，放在房中。只要摆一碗净水与一个鸡子，放桌子底下；要反扣一个筛箕，底下要添点一盏灯，名曰添寿灯，千万不可吹灭。倘若吹灭了，你令郎就无救了。只看今夜风雨仍作仍止。倘止了，那天依然晴朗，到时候可寻了一只旧鞋，一件旧衣折里，用一面镜子压在上面，放水碗中，旁边又要你手拿着旧鞋坐在房中，必要走出大门外，把鞋打着门域，打一下，叫一句你令郎名字回来。一个更鼓叫一遍，若叫过三更，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去睡。明日清晨，保你令郎回家，母子相见了。”正是：

佳人妙法无人晓，赖得先天得秘传。

当日石婆子一一领命，便忙忙辞别任太公夫妻，回家而去。此时风雨未止，只有任太公夫妻见女儿说出无数的方法来，心中仍是不大准信。便一同动问道：“娇儿，人之生死，乃是上天注定之先。那石宗辅既然今夜三更命尽在城南破窑中，你怎么又叫他母亲哭半夜，明早就能回来，使他母子见面？这些话，我们不准信。”小姐见父母问他，又不敢预先言说，恐泄漏天机，即推说道：“此刻未便言明。再待来日告诉爹娘知之。”任太公两老见女儿如此说，也不再问。小姐辞别父母，自回桃园安歇去了。

再说石宗辅自从去年九月出门之时，原说三个月回家，岂知在外合上一个贩布的伙计，往孟津去贩布，所向风月，归期错过。惟数两本资，幸喜得利息

三倍。到了二月尽头，思想回家，心知母亲悬望，便辞了伙伴，收拾起行囊，又星夜往朝歌大路而来。一路饥餐渴饮，戴月披星，恨不能一步的奔走回到家中，母子见面。走了数日，那日正是三月十五日，石宗辅出了旅店，在路上算一算走的路程，离朝歌不过还有一百五六十里。心中想道：“我今日要赶进城去方妙。”一面低头想着，一面放开大步急走，一路上也无心张盼景物。刚刚走到申时候，忽然乌云四起。石宗辅暗叫苦道：“雨即来了，尚争这几十里，何能赶得进城？”不由得心中麻乱起来，越想越急，越是走得慢。急急跑了几里，浑身是汗。一阵狂风打面而来，一时间骤雨如电，倾盆的一般倒将下来。石宗辅知前无村店，后无人家，是个无处躲雨的地方。虽然有雨具遮盖，无奈风狂雨大，不能遍身遮护，只得冒雨往前急走，真是步陟艰难，一面走来，一面用目四下观看，想寻一躲雨之所，暂且避一避。只见前面一所破窑，虽破损不堪，还可将就避雨，便把行李放下，脱去雨湿衣服，拧了一拧，下了水，因无处晾，只得仍放在身上，坐下地来，不由得叹气连声道：“可恨如此，我心里越急，谁知越赶不上。真是天雨不就人。”又看看天色昏暗，雨仍下不止，眼见得今日是不能赶进城去了，也只得在此破窑中，孤孤栖栖坐他一夜，等天明进城罢。自己宽解自己：“就难道一定要今日进城？况许久的日子都过了，偏偏的过不得这一夜？”想来想去，心中觉得安宁起来，便将身靠在壁儿，合着眼儿养养精神。按下慢提。

再说石婆子听了桃花女之言，心中半信半疑，冒着雨自去买了两张星君的纸马，回至家中。现有生鸡，取过一只。看看天色昏黑，不久雨就渐渐晴了，心中又有几分安心，见桃花女的说话有验，“自然我孩儿有望了！”又一刻，果然天色晴明了，便暗暗一惊，骇道：“桃花小姐真神人也！不可小看于他。今料这个时候，是我哭子之时候矣！”即便掩面大哭起来，越哭越伤心，真个大哭呼喊。直至初更，方才住口。又拿了石宗辅的鞋子，走到大门外，在中央就是一下。连连之声，呼叫一句：“石宗辅，我的孩儿！你快快回来，我望切你得紧也！想来父母在，为人子者不当远游，以免我倚门之望。切切也！”

当日做书的人做到此处，有只曲儿做来，念与你们众位听听罢。其曲歌写上云：

一更里，月儿低，寡妇房中哭啼啼。叫、叫声孩儿石宗辅：儿呀心肝！你在那里？只说叫你做买卖，割舍冤家把我离。娘这里，掐着指头将儿来盼，谁知儿去腊月尽你不回归！如今是，三月三，好叫你娘呵，甚是着急！

二更里，月儿高，寡妇房中哭嚎啕。叫声孩儿石宗辅：儿命因何不保好？别的死法还犹可，决不该死荒郊破瓦窑！你身造了什么罪？造定离乡在外抛。自从周公算了你，我心好似攘千刀。你今有个差池处，撇下娘半边人儿没下

梢！

三更里，月正中，寡妇房中放悲痛。叫声我儿石宗辅，不知因何惹灾星？如今依了任小姐的法儿来摆布，但不知方法儿灵不灵！果然儿命若得回家转，娘便高烧银烛谢神恩！

石婆子依着桃花女教法的言词，哭一会，叫一句。一直哭到四更时分，石婆子住了哭，住了呼叫，回进内堂，打算安枕。又且暂捺一边。

再说石宗辅独自一人，于一更时刻，见天雨又渐渐晴了，在破窑实在寂寂无聊，且自急赶路途，自五更天跑到申刻，雨又过大，今靠在破窑壁，正要合眼，倦了，一刻睡去，呼呼鼻息如雷，悠悠入梦的酣睡。

今夜危墙将塌，不知他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卷二

第五回 传解法孝子离灾 依妙术慈母会子

诗曰：

白云犹是汉宫秋，烽火魂消百尺楼。

将军战马今何在？野草闲花满地愁。

再说石宗辅在破窑，于初更将尽，靠在壁边眼倦了，刚刚要睡去，忽听得有人在外叫了一声：“石宗辅，我的孩儿！你快快回来！”心中吃了一惊，忙睁眼一看，只身坐破窑中，再听时又不见叫了，暗暗自言：“好奇怪！方才明明是有人叫了我一声，难道是心里糊涂错听了不成？”

此时雨已止了，便走出窑外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得满天明星，新月如钩微明，草湿如油。意欲仍想赶路，离了这破窑，自知前途又无栖身之处，只得仍旧走进窑中，在前坐之处，只得坐下，心内狐疑道：“莫不是疑心生暗鬼不成？想来多是我思念母亲的心切，我的魂送风之音，巧遇此这一声相似，也未可知。但今此地离家这样远，母亲叫我如何听见？”左思右想，朦朦胧胧的又睡着了。正在睡梦中，又听得有人叫他一声，说道：“果奇了！难道又是错听不成？”一翻身，趴了起来，叫一声：“娘呀！”不觉流下泪，呆想一回，忽然冷笑道：“可知我心糊涂！方才不是梦中听见我的母亲呼唤，岂能连夜出此郊外来？但今独自一人在此，有谁知我受此孤栖的呀？母呀！连你也不知儿独自一人，在此荒凉之所。”当晚胡思乱想，已混醒了魔头，心中越加烦躁起来，道：“我今睡又睡不宁，心又挂念母亲，何不坐到五更？等天明了，就可以入城，且又听明还有人叫我没有。”打定主意，抖擞精神的坐着一刻，还有月光微亮。刚刚坐到三更时候，目又倦了，耳边听得是真正切切道：“石宗辅，我的孩儿！快快回来！”当下，由不得他大哭起来，应道：“母亲！孩儿在这里呀！这明明是我母亲的声音，难道是母亲真个来近这郊外也？”想罢，即

出外来寻找。

他正出了窑门，只听脑后响声，犹如天崩地塌一般。把个石宗辅唬得魂飞天外，忙回头一看，只见那一间破窑，已倒将下来。“噯哟”一声，身不由主，便坐在地下。定了半晌神，方转嗟叹了一番，又言：“这间破窑因日久年深，今又遇着这场破块大雨，是湿透了。四面墙壁如何站得住？”实前生造定石宗辅今晚这时候该在这破窑压死，偏偏就有个桃花女教了石寡妇这个解法，致石宗辅才能脱了这一场大灾难。虽是桃花女的道法通神，也幸亏石宗辅是个孝子，方才有这一段因果。那石宗辅是晚醒定神思，念了一声：“救苦救难太乙天尊！”心中一想，反痛哭起来道：“我若走迟一步，岂不压死在里面！不知何年拖出我的尸首？母亲在家如何知道？活活的就盼望死了！岂不是因一命又害一命？况且谁来收拾他的老身呢？”正在言哭之际，忽有一阵风速速的送来，城上的更鼓已是打四下了。石宗辅翻然醒悟，又笑起来道：“我呆也！我今得皇天庇佑，脱了这场大灾，就算是万幸。明早进城，就与母亲相见。那时候娘儿们又说又笑，岂不是一件大好的事？”于是破悲为喜，就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。一刻，等待朝歌城内更锣暗暗的送了五下，心中大悦，便想道：“再等一更，天是能亮了，但只是我的行李被埋覆在里面，料想此时不能扒出，幸得二十两白银带在身边，如今守着这间破窑也是无用，不如且奔到城下，在那里等候，倘天明城门一开，就好进城去见母亲。”想罢，便忙站起身来，穿好了衣服，大步如飞的直奔朝歌城而来。只落个只身得命，两手空空。

石宗辅忙忙赶到城门口，独自一人立候。不多时，天就亮了。城门开启。石宗辅即踏进城，两足如飞，竟到自家门首。忙伸手，才敲一卞，里边就应了一声。原来是石婆子是晚虽然就枕，但那里还睡得着？又恐周公之言是真，桃花女之言是假，翻来覆去，直到五更残，刚刚合眼，忽听得敲门之声，早又惊醒了，连忙答应，心中大悦，知道是儿子有命回来。一翻身爬了起来，飞奔出大门，一面叫道：“石宗辅我儿！你回来了么？为娘盼望杀也！”忙忙开门。

他二人那里是母子相逢？竟如相见重生再遇，这番喜欢无穷，只又是伤感难尽。石婆子开言不问别的，一步赶上前去，双手抱住石宗辅在怀内放声大哭道：“我的儿！你果然得命回来了么？”石宗辅见母亲说出话有些古怪，就流泪道：“母亲，孩儿真是死里逃生得命回来的。且到中堂去，待孩儿慢慢的告禀。”石婆子闻言，就拖着儿子的手，一齐来至堂中坐下。

石宗辅便把路上如何避雨的，躲在破窑中至什么时候，“听见母亲呼唤我有三次，我即忙跑出破窑外看时，那知此所破窑就倒陷了，险些压死在内。如今行李俱埋在窑里，幸喜银子带在身边”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即大哭起来。石婆

子一闻此说，不觉也太哭。母子二人哭了一场，石婆子道：“我们且不要伤悲，你有个救命的大恩人就在隔邻，快快同娘去叩谢了任小姐！”石宗辅忙问道：“母亲同儿去谢那个救命的恩人？”石婆子便将“盼儿不归，到周公处问卜，说你昨夜三更，就会压死于破窑之内，并无解救，因此大哭回来，被隔邻任太公之女小姐教了娘一个破解之法，如此如此，才救了你的性命”的话，也说了一遍，“你看桌子上不是摆着纸马？这不是鸡子、筛儿，那不是灯儿、衫儿、镜儿、鞋儿呢？”石宗辅听了娘这篇言语，与他在窑中之事恰合，方才如梦方醒，道：“母亲这等说来，一些也不错，实在亏了任小姐救了孩儿一命。我娘儿们岂可就这样子到他家去？岂不被旁人谈说不成？孩儿如今身上现有二十两银子，你即拿出二三两，买个羊，买坛酒，送将过去，方见得尽心。”

石婆子听了儿子之言，猛想起道：“我儿要买羊酒，也算是一点孝敬之心，只是用不着自家银子了。那周公起卦，是一两零三分银子，若是不灵，一倍还十倍。我今何不与你去问周公讨了银子回来，再去买羊酒，岂不是好？只是任小姐对我说过：万不可提出他的姓名。如今去问周公要银子，他若问起你如何回，将何言来应答于他？”石宗辅道：“母亲放心。只说我自己回来的就是了。难道他就知任家救我不成？”母子二人商酌定了主意，随用了早餐，把门倒扣了，一齐来至卜市。

此时周公已算完十卦，门首只有彭剪一人，在那里收拾招牌。石婆子便叫他一声。彭剪回头一看，见是石婆子，便道：“老嫂又来做什么？”一言未罢，忽见石宗辅站立在他娘一旁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我的好兄弟！你是人还是鬼？今日的日子你回来阿，是要谁的命？”石宗辅装做不知，反满脸陪笑道：“彭老爷一向可好么？才别半年，竟合我说起玩耍来。烦你进去说声：昨日那两卦资与我们罢。”彭剪听了这话，心下明白，走近前笑嘻嘻的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回来了。昨日半夜三更安然无事么？就是我家公爷算不灵的，今合你母亲来要倒赔银子哩。”石婆子是有年纪之人，知道好歹，连忙接口道：“彭老爷，我们是个穷人，怎么敢与公爷要倒赔银子？只求将昨日那个卦资赏回我们就是了。原来这个卦资是老身问别人借贷来的，待我回去还了人家，就感公爷大恩非浅矣！”

不知石宗辅如何讨得回卦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还卦资母子酬恩疑筮术主仆推详

诗曰：

术高更遇翻天手，斗智还逢意外谋。

莫道我行先一着，还防敌手占头筹。

当时彭剪一闻石婆子之言，明知他母子商酌定来讨赔还卦资的“好话

”，即冷笑一声道：“有趣，我趣！我家公爷今日可是讲不得响嘴了！”一面笑着，一面走进里面说道：“快把卦金还人家罢！我也说过要小心看卦才好，你道‘百不失一’，今日算出这件事来了！”周公此时还坐在座上，见彭翦如此话来，便喝道：“你疯了么？口中乱讲些什么话！”彭翦笑道：“讲什么？人家要倒赔十倍银子来了！”周公闻言，大怒道：“胡说！有谁来要赔还银子？”彭翦道：“公爷不消发怒。要赔银子的人现在门外。”他也不听周公吩咐，竟出来领了石宗辅母子二人进去。

周公在座上看得明白，真是石寡妇，旁边立着个汉子，大约是他儿子。心中吃了一惊。暗道：“孤昨日算他儿子三更时候压死在破窑之内，如何得命回来？今日来讨回银子到也小事，只是孤的阴阳无错，如何今日不应了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便在座上开言道：“石寡妇，你身旁是你什么人？到此何干？”石婆子闻言道：“公爷，这是老妇人之子石宗辅。昨日晚间并没有死，今早才回家，老妇人带他来的，特与公爷叩头。”石宗辅为人伶俐，他听得母亲这般说，便忙跪下叩了一个头，复又站将起来，仍是立在一旁。这一个头，磕得座上周公的乌脸反变了红色，不由得含羞带愧，用手将桌上的起卦银子一总推开，道：“石婆子！孤不赖你贫妇，你且拿去！”石宗辅见周公如此说，即上前把十包银子拿了收领。

周公又问道：“石宗辅，你昨晚可是在城南破窑中歇下的么？是何人传授你的法术，得了解法，保全性命？你可实实的说明，孤知还另重重有赏！”这个石宗辅听此盘诘之言，即道：“昨晚小民赶急回归，在中途赶不及店家，果然宿在破窑中的。只因半夜中肚内一时疼痛，要想出恭，起来刚刚出了窑门口，那间破窑就倒陷了，故此未曾被压在里面。”周公道：“不然。孤昨日算得申时大雨，至酉刻方止，三更时候天晴。又算你独自一人在窑中命丧，并无救星。何有出来大便？此言孤不信了！‘彭翦见周公赔还了石婆子的银子，只听仍然辩驳，即冷笑道：“公爷，卦是灵的，今反吃亏了！石宗辅实得肚子疼痛，竟是一肚子屎儿，救了他的性命。银子已经给了他，叫他母子去罢，只管问他则甚？”周公听了此言，就像挨了一顿嘴脸，羞的低头不语。石婆子知趣的，忙别了出来。彭翦亦跟了出来。

宗辅又言：“招牌上写的十两三钱，为何止有十两？”彭翦听得，打一顿足道：“三钱头要我赔还的，待我来给与你的。”石婆子忙道：“老爷，休要同他孩子这般见识。我们只望得回本银，就算好了。公爷反一赔十，这是十分足矣。倒反累老爷又赔还，岂可受得起？”当时彭翦好难受此话，便慢慢的道：“好兄弟，此话虽系无心，我想来甚是有理。公爷既赔了，我难道不赔的？”便向身中把十个小包儿也拿出来，递与石宗辅。那石宗辅老着脸儿接了。

母子也说了些好话，便欢欢喜喜的去了。

彭剪只气得呆了一回，回身走进内堂着急，并不言语。周公方才被彭剪说了几句打趣的话，满心不悦。见他带着气进来，想要发放他几句，又想到：“孤若嗔戒他一二，岂不被人笑说：‘自己卜卦不灵，拿人家来消气？’”便忍住了，道：“彭剪，你去把大门招牌收了。从今以后，孤就不卖卦了！”彭剪见周公有了怒气，便不敢违拗，将招牌收了，回进内藏下。正是：
凭君汲尽三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当时石家母子得了十两三钱银子，满心喜悦，就在路上市肆买了羊、酒回家。母子们又换了新衣，一同进至任家，与任太公夫妻叩谢，任太公见他礼物甚重，再三推辞。石家母子只是不依。太公无奈，只得收下。又吩咐家人备了一桌酒筵，与他母子二人接风。吃了半日酒，方才辞了出去。临行时，太公夫妻又是再三嘱咐。教他母子切不可说出是他女儿设法救的。这话且暂按下。

再说周公自从那日被石家母子来讨回卦资，心中甚是不乐，便把卜市一连关了几日，不与人卜卦，止是闷坐书房，心里想道：“孤的八卦有准，一定的判决，岂料算石宗辅之死期竟然不灵！”复又细想：“前卜之卦，判的一些不错。”心中愈加狐疑。忽然猛醒，反把自己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好呆呀！何不卜一卜看？就可知道了。何用如此胡思乱想？”忙取了卦筒，摇了几摇，起一卦，细细一着，着得是“纯阴持世”，心中吃惊道：“那日孤自占时，也是不利阴人，今日又占得纯阴之卦！难道有什么阴人破我的八卦？”左右推详，一些不错，但只再算不出这阴人姓名，心中焦燥起来。一做书的又言：桃花女既能传法与石婆子，他自己的八字早已按住了，周公那里推得出桃花女的姓名来？所以他掐来算去，算去掐来，再也推详不出，暗暗恨道：“孤访出这个人的姓名来，不斩他为两段，誓不为人！”恨恨的把卦盒丢下，气了一回，无计可施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罢了。自此之后，终日闷坐，差些儿连饮食也不进。左右的人知道周公的性子不好，不敢前来劝他。

转眼之间，已七月初旬。那日周公在花亭上独坐。彭剪进来，见他闷闷不乐，知道为石宗辅之事，便大笑开言道：“公爷，想来石宗辅若不出破窑外面，岂不压死在里厢？或者，他在路上想必行了些好事。自古道：‘一点阴功，可增十年长寿。’他必定遇了吉人，暗中救护了他，也未可知。公爷何不自卜一卜，看是与不是？就明白了。”周公闻言，即道：“孤何尝不自卜来？按卦象内明明现有个阴人，救他脱灾，破了孤的八卦，只是推算不出他的姓名来！”彭剪又道：“这朝歌城里，莫说是阴人，就是顶天立地奇男子汉，也未必破得公爷的神明八卦，况且算来多步卦来，无一不灵。纵使这一卦不验，有何干碍？如今卜市的人俱在门首，天天等候卜卦，回得口都干酸了，他们仍不散

去，恳求不已，更言远方特来此的，不得占卜，不胜忿忿而去。在我十分悔意不及。公爷的占卜，原是指点愚人的迷津。今日为这小事便悔了初心，岂不被人耻笑？奈何，奈何？”周公听了这番言语，想了一想道：“你说的虽是有理，只是孤想算出那个救脱石宗辅的人姓名，到也推算了不出，似乎八卦有些不放心的。待孤先自己卜一、二卦，看看准也不准，再开卜市也不迟。不可不小心！”彭剪听了，便笑道：“公爷，你自卜不如代彭剪占一卜，看我后来几个月吉凶如何也。”周公闻言，冷笑道：“彭剪，你与孤相处多年，又是忠诚，一生勤俭，孤今日赏你一卦也罢。你且亲目焚香先圣之前，取卦盒来，待孤与你卜一卜，以定吉凶休咎。”彭剪听了大喜，连忙焚起片香，把卦盒递上。周公将卦筒一连摇了六次，内里细细搜其卦象，登时颜色一变，吐舌摇头。此日不卜犹自可，当下这卦一卜，把那一个周国公乌脸转了个黄脸了，浓眉起了两股的紫气。

实在不知与为彭剪卜得吉凶如何，什么卦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试卜爻偶得凶信特求救别有生机

诗曰：

只道周公八卦灵，桃花破法更奇人。

强中又有强中手，指破迷津救老彭。

话说周公不与彭剪卜卦犹可，今这一卜了出来，只唬得周公呆了一回，面色改变，半晌方才转了过来，两眼直视着彭剪，不止的点头，大有叹惜之意。彭剪在旁一见周公占了卦，半晌不言语，竟有凄惨之形，不免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公爷！莫非此卦凶多吉少。何不说明，使彭剪防避取吉如何？”当时周公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孤从来卜卦，并无隐藏，定必直言判断。孤既与你推详卜了，岂有不说明之理？你今这一卦，不但主卦凶象，连性命也是不能保的。此乃天数大限，只在三日内下午这一夜丑时五刻正三分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归阴之期也！必先要头痛，然后吐血而死。可怜你侍候孤多年，为人一生忠厚，孤今日竟似袖手旁观，不能救你！”话言未毕，不觉落下泪来。呀，自古蝼蚁尚且贪生，彭剪一闻周公之言，真唬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“哎哟”一声，竟坐在地下，半晌，哭将起来道：“公爷！此卦果然是真的么？”周公道：“孤岂有欺你？你侍候了孤一辈子无别，又无一些好事与你，今与你白银十两，趁着大限未临，你去欢欢喜喜多吃几杯酒罢！你一切后事，自有孤与你办理。且放心，不必虑着后事！”说罢，便叫人去取出白银十两，即交与彭剪。但彭剪素知周公的神卦万无一失，今日见他如此，知是真的，便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公爷！卦内既有此大凶，何不救救彭剪？”周公道：“人之死生大数，孤焉能救得你？快快拿银子去，外面散散心烦罢！”

彭剪久知周公硬性，料知不能哀求，即再求也不中用。随即接了银子，气闷闷的低着头儿，走出大门，把银子带在腰间，就往一个大酒肆去，拣一方好座位坐下。彭剪叫酒堂的打了两角好酒，切来几味上菜，独自一人自斟自饮。一面饮酒，一面暗想，想道：“今日我还是个人，再过三日就是个鬼了。好生没趣也！”想到此间，不觉下了几点泪来。当日酒堂的认得彭剪，一见他如此，便问道：“彭老爷，许久不来饮酒，今日来时为何悲泪？大约是公爷不开卜市，你老人家无钱钞使用耶？”彭剪见问，即道：“不是为此，我别有心事。”当下闷闷，又是连连吃了几杯。常言道：酒入愁肠容易醉。彭剪还未吃完了这两角酒，已是大醉，还了酒钱，不觉东倒西歪的撞回自己府中。进至自己房门，一翻身便和衣倒在床上，就呼呼鼻息，已睡了一夜。

到次早醒来，又想起死期在迩，不由的又流了好些眼泪，慢慢的起身，坐在一张椅上，又自言：“周公之神卦是准的，不差分毫。但想人有了死期，岂能逃避脱么？我到不如再去戏乐！只恨他早不告诉我几天，多几天快乐也好。”便换了衣裳，也不进里厢伺候，扣了房门，又往街上而去。门上的人见他近今两日无精无彩，出入皆是低头不语，不知为着何故，又不好去问他，只背地暗中言论他。

再说他一出了大门，又往别处酒肆去，一路上想道：“石宗辅，周公算他是死，他竟不死。今日又算我是死，想必竟死？然真死、假死？或者真死的，也学石宗辅假死，也未可知。”忽又想起：“算他死在破窑中，若不出恭，跑出外面，必被墙瓦覆压而死。想他是被压的，可以得脱而生，我是吐血的，怎样躲得过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由的在路上落下泪来。正自悲泪，忽肩上被打一下，只道是催命的来了，这一惊非小！即道：“这样快就来了？”回头一看，见是一个人儿，定神一看，原来是石宗辅。

但这石宗辅在路上后行，见彭老自叹自嗟，或低头，或仰天，若有不胜所思之状。他即赶近，拍他肩一下，道：“彭老爷，你想的什么，这样行景？”见他两泪交流，道：“奇了，到底为什么呢？”彭剪见问，流泪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好兄弟，你往那里去？”石宗辅说：“回家去。”彭剪道：“好，我与你同路。”二人使同着走路，一程笑笑说说。也是事由天定，彭剪忽然想起，暗道：“前者他不死，公爷说其中必有缘故。或者他有救解之法，也未可知。况且，我一人吃酒也没有趣，不如买些酒菜到他家里食，求求他。倘有解法，化凶为吉，亦未可定！”便走至一个市头，便立着道：“兄弟，你出外回家，并未曾和你吃过酒，与你谈谈。今日事情顺便，买些酒菜到你家，烦老嫂与我烧好，我们弟兄坐坐，如何？”说罢，便拿些银子，买了些酒菜。石宗辅拦他不住，只得凭他买了。

二人提着菜，喜洋洋来到了石家门首。石宗辅叫开了门。石婆子见是老彭到来，便笑道：“彭老爷，你好呀！为何又买许多菜饌呢？”彭剪道：“老嫂，道你与我们久交故知，我要与兄弟吃杯酒，谈谈心事。”石婆子接了菜进去，自己下厨烧炒。

这彭剪与石宗辅坐在堂上闲话。但石宗辅见彭剪的语言来东一句，西一句，有头没尾，心中动疑。暗道：“莫不是周公叫他来打听事情不成？他来打听，此事到要提防！”不多时，菜已弄熟了，石婆子叫儿子搬了出来。彭剪又请石婆子出堂，同坐就席。彼此推了一回，方才坐下。彭剪亲自斟酒上杯中，一连饮了几杯，菜又食过几碟。那彭剪不由的流下泪来。石婆子见了，心中不明白，即问道：“彭老爷，你有什么心事？何故饮酒下泪？”彭剪只是摇头不语。石宗辅笑道：“彭老爷，弟兄吃酒是欢乐之事，何故悲伤起来？其中必有故也！兄长难道是受他人之冤气？”彭剪道：“兄弟有所不知，我心头实有急事，因此下泪。”石婆子道：“彭老爷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是真是假？如此悲伤，何不告诉我们听听？”彭剪道：“老嫂不要提起！我今日是个人，明日四更天就是个鬼矣，再不能见你们母子了！”说到此处，不由眼泪如梭子漂落下来。

石氏母子二人连忙问道：“这话从何处说起？”彭剪便把周公替他起卦，说知大凶，今夜四更时分要吐血而死云云，说了一遍，又言：“老嫂，我想周公的卦乃万不失一的，只怕我的大命真个难保了。因此在路上遇了石兄弟，想起他前日是死里逃生，必有个方法，要求你母子教会我，得脱此灾厄，真是我彭剪的活命恩人矣！”

石宗辅起初只道彭剪受了周乾之命，前来打听桃花女之事因，今听他言卜卦，又言明日准死，直哭得流泪千行，也引动起他流泪，他的母亲也陪着流些眼泪，想想自己，看看他人，由不得也伤心起来，道：“周公爷的占卜实在灵应，那一晚我在破窑中，若不听见我母呼唤，我若不出外来，便准准的压死在里头。他今说你明日四更要死，只怕又应验也！”彭剪道：“兄弟，你在这破窑中，如何听得见老嫂呼唤？”他这句话，说得石宗辅哑口无言，两眼直视老彭。彭剪见此光景，知有因缘故。他怎肯错过机关？急忙立起来，向着石婆子一揖道：“老嫂，可怜恤悯，教教我个法儿，救我性命，没世不忘！”石婆子道：“那有方法救得人性命？”彭剪见他推却，即忙脆下道：“老嫂，自古道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图。”便叩头如摘蒜一般。石婆子连忙唤儿子扶搀起，道：“你想老身如何能教人之命？我孩儿是有个人救他，给个方法，我儿才得不死在破窑中。他再三再四叫我不要说出他的名姓，恐怕你公爷知道了，要与他斗气！”彭剪听罢，猛然想起道：“老嫂，可是个阴人教你个法儿么

？”石婆子听了大惊，不觉失色。

不知石氏母子肯说出任小姐否，未知如何可救老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石婆子道漏救机桃花女泄传神咒

当下石婆子见彭剪苦苦的哀求，又说出石宗辅是得阴人救灾厄之话，即骇然失色，忙问道：“老爷如何知道是个阴人救解我儿的？”彭剪言：“我如何得知？只因公爷曾卜了一卦，说是有个阴人暗中破了他的八卦，但算不出那个阴人的姓名来。老嫂既知有这个能人的，何妨告诉于我知道，好待我去求救于他。倘若我遗根残草再获余生，也是你老人家积的一件大阴功。我断断不去泄漏他的机谋，向外人言。”说罢，又要跪将下去。石婆子被彭剪再三再四哀求，又想起从前为儿子，也是同他一样的，不由的动了心，暗自言：“我今只叫他去任小姐处求救，但救与不救由得他，我只说个含糊的话就是了。”

想定主意，便道：“彭老爷，你要问这个人的姓名，我断然不能说出。我如今指引你一条路去，凭你的造化去奔他。但能得见此人，你的五行就有救了！”彭剪闻言大喜道：“老嫂，你快快说来！”石婆子道：“我这隔邻的任家，是太公夫妻。你可认识否？”彭剪言：“是两代的故交。我父亲在日，与任太公甚是交好，就是我也常去探望他们，只隔得一月。若到他家，定必留餐款待。男男女女，大大小小，无一个不认得，无一个不熟识。”石婆子点头道：“你既云与他们世交，至妙不过矣！今日既不过去，明日你早晨过去，见了任太公，提起你怎生灾厄事来，若有造化，遇那个能人，定然能救解了，他有法力救你。千万不可说是我教你过去求救的。”彭剪听了这话，低头想了又想，即道：“老嫂，你老人家这话有些糊涂，在员外家的人多，我那得知谁是能人？去求那一个救我？”石宗辅在旁跷了嘴道：“彭老爷，你好罗唆也！既知道是个阴人，你就往阴人那里去问就是了。我们且多饮几杯！”说罢，就连连斟上，劝彭老多吃数杯。惟彭老只因问了头路，确实心中也略为放下，一连饮了数杯，即便告辞要去。石氏母子又叮嘱了一回，叫他不可说出是他们教的。彭剪连连点头诺诺，忙奔回府中。

一日说话易过，到晚间睡在床上，只因吃的酒少，再也睡不着，翻来覆去，直至红日东升，忙起来洗脸，换了两件新衣，竟往任太公家中而来。到了门首，告诉管门之人，传将进去。任太公亲自出来迎他，笑道：“贤侄，许多日子不到寒舍走走，今日早晨到来，真也是个喜事临门。你还举什么礼？何用人通传？我家有何人回避你呢？请进罢！”彭剪忙作揖道：“礼当如此，小侄虽是通家，然不可逾分。”任太公携了彭剪的手到了后堂。一路说道：“老安人，彭贤侄来了。”原来任太太是个无儿之人，平素的最疼痛爱者是彭剪。有丫环们进去通报，他已迎了出来，远远的笑道：“今日好风，把贤侄吹来了。一

向为何，一月之久不来看看我两老？”彭剪陪笑道：“婶母，小侄近因多事，不曾来问安，今幸康泰，桃花妹妹也安好？”老太太道：“到好。”两老把彭剪请进后楼，早已吩咐内人备了酒饭。凑巧桃花女今日早妆罢来至后楼与父母请安，恰与彭剪见面，一同见礼。老太太就教女儿侧肩下坐。侍女们递了茶，任太太便呼：“贤侄，往常我与你叔叔、妹子谈及你自小在我家多，在自家少，一自长成，朴质忠厚。今日瞬息间我两老年已五十多。”彭剪道：“小侄向叨过爱，不异一脉之亲，无日不思来请安。只因公门事烦，从前事缓。”言毕，即潸然下泪。任太公夫妻只想他是为彼两老年迈悲感，忙解劝道：“贤侄何须如此？”彭剪道：“小侄见叔、婶年纪高了，小侄不能久侍左右，心甚不忍舍。”任太公夫妻闻言，也心酸起来，道：“贤侄不须说此不利之言，我两老虽然有了年纪，只是身体还壮健，与贤侄你尚可聚首几年。”彭剪流泪摇头道：“你两老须有寿，侄儿从今日以后，就不能见两尊年了！”说罢，竟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任太公夫妻就忙问道：“贤侄年方富，何出此不利之言？”有丫环们用托盆儿搬上菜来了。任太公便坐了座位，对桃花女道：“女儿，彭家哥哥不是外人，你幼时，他也不知怀抱过你多少，今日不须回避，就同在此用膳罢。”太公与老彭对坐，任太太与小姐横头并肩坐。太公斟了酒，递过与彭剪，呼：“贤侄，且开怀用酒！”

彭剪接了酒，放下道：“非是侄儿不吃酒，今日不过来看看叔、婶、妹妹，以表我心，完我心头口口，还有甚心饮酒？”任太公呼：“贤侄，我看你一进门来，面有忧色，才说的又是些断头话，如今说的更糊涂。到底为着什么事？”彭剪见问，流泪道，“小侄今夜四更就死了。因想叔、婶待我一场，故此来辞你两老，从今再不见我了！”说罢又大哭。任氏夫妻齐道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好好的人，怎么一夜便死？”彭剪便将周公与他卜卦的话说知。太公夫妻道：“原来为此。这周公之卦，未必全验！”当下桃花女在旁见彭剪有此烦恼，后来方说知卜卦断死之事，只令人按捺不住，即呼：“哥哥，小妹粗知卦理，你把八字说来，小妹与你推算看看！”任太公道：“我也记得你的生辰八字。”忙说出彭剪的八字。桃花女把玉手轮掐了一回，心下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周公八卦，果也判决无差！”不觉沉吟起来。任氏夫妻忙问道：“女儿，莫非周公卦果真么？”小姐道：“果然算的一些也不错！今晚四更，吐血而亡。”太公夫妻与彭剪一齐垂泪道：“可有救否？”桃花女低头无语，半晌，又掐了一回道：“有到有救，只是太费周折。”任太公夫妻道：“费周折也不妨。你看爹娘之面，救救彭家哥哥罢！”小姐道：“此法落耳不传，你可跟我到后花园来说知。”便抽身同彭剪往后园去了。任家与彭剪是通家叔侄，便不管他二人，两老仍在后楼饮酒。

桃花女与彭剪来至后园小亭中坐下，便问彭剪：“城里何方可有座三官庙否？”彭剪言：“此座三官庙香火甚旺。”桃花女道：“妹妹算定今夜七月十五中元胜会，北斗星君该朝玉京之期，定二更回来，落在此庙内，注人间的轮回。你速办好片香，另要净水七杯，斗灯七盏，沐浴更衣，日落时摆设在三官庙内，心虔秉祝，念‘大圣北斗元君’宝号，不可住口。到了二更，你可在供桌下等候。我再给你个宝贝袋。”忙向锦匣中取出一个金系子，递与老彭，又教他一卷神光咒：“等星君下降，不必害怕。只听他们叫到你名字，就从供桌下念咒，敲起金系子出来，向星君讨寿。星君必然准的。这个金系子与这篇神咒，是克星君的。你在敲、念起来，他们就心惊头痛。事完，你回府去安歇，保你的无事。若是周公追问你，切不可说出我来。至要至嘱！你速去照此而行。”老彭听了，喜之不尽，呼：“妹妹是我的大恩人也！待事暇，再来叩谢！”言罢便别出去，见任太公两老，又言：“解法不能泄漏，侄儿要回去照办！”两老听了，道：“如此，我也不留你了！”任太公又言：“果也无事，明早贤侄必须来走走，免我两老挂心！”彭剪连连应允道：“这也自然。”

是晚，彭剪洗净身体，依着小姐的吩咐，一一办完。教人抬至三官庙，叮咛庙祝：“此夜不许闲人进来！”他独自一人跪在当中，念起北斗星君宝号，焚起片香。一到二更，只听得一阵风响，正是合这时候了，连忙躲入供桌下。觉得一阵异香扑鼻，就有人说话道：“这是什么人的供献？就知道吾神等降下？预先备下，到也洁净。”歇了一刻，忽听得下边叫起名字来，一个一个听得真切。忽然叫道：“彭剪！”堂上有人道：“享寿五十。今夜四更，吐血而亡！”彭剪听见，唬得魂魄悚然。

不知此夜彭剪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卷三

第九回 求搭救彭剪添寿愤破卦周乾生嗔

诗曰：

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

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

再说彭剪在供桌底下听见一神叫他名字，又言“此夜四更应注吐血而亡”，唬得大惊，口中急急念咒，敲着金系子，又闻火德星君道：“谁敢用法咒来克吾等？”彭剪在桌底下钻出头来一看，只见两旁坐着九位神圣，皆是奇形异状，凶恶骇人。他即速忙跪在当中，口中不住的念咒，手中不住的敲金系子。只见第一星君开言呼：“彭剪！快住了响器，口中勿得念咒！你今想求寿么？可向第五位星君面前去求。”只见第五位星君道：“吾等既受他的供享，况他为人忠厚，生平无恶果，又是桃园仙子教他求救的，要破荡魔之数，吾神今

把他名字改了，与他增寿，也见得善有善报！”便呼：“彭剪！你跪过来。吾神与你改过名字：从此以后，改名叫做彭祖。吾神赐你阳寿一百岁，左辅，右弼星君赐你阳寿五十岁，每位星君赐你一百岁，共赐你八百五十岁！每逢初三、廿七，须要斋戒沐浴，虔心礼斗，不可泄漏天机，以遭天谴！”彭剪叩头道：“凡夫彭剪既蒙上圣赐名添寿，但凡夫想活这个大年纪，若无禄无子，反是受罪也。求上圣赐些富贵，得养其终身方妙！”众星君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

只见一位星君在怀中取出一粒丹药来，教彭剪吞了，道：“此丹药能换骨脱胎，百病不生，好享那福禄寿三字矣！”又见二位上圣各取出一本簿子，不知神圣们怎样写法，写罢，化阵清风而去。彭剪此时觉得精神百倍，当时满心喜悦。列君，如今这个就是活在人间八百多岁、娶一十三妻的彭祖——享大福寿之人也！正是：

凡人未服金丹药，想活百岁也艰难。

此夜已交四鼓了，彭剪想道：“任小姐教我事完之后，仍旧回府中歇宿。我知他的意思，恐怕周公爷见我今夜不死，又在外一夜，心中定然生疑，必要问个水落石出。我何不依任小姐的话，赶回府中去罢。”想罢，便叫醒了庙祝，开了庙门，奔回府中，暗暗的叫开了大门，入自己房中，倒身便睡。

再讲周乾是夜独坐至五更，以为彭剪死了，忙取天罡剑，唤醒小童提了灯火，亲自来至彭剪的房中。推开了房门，走到彭剪床前。只见他四肢不动，仰面朝天。双睛微闭，只当他死了，由不得哀叹连声道：“可怜平生忠厚，今日竟成乌有！”忙把金冠摘下，打散头发，仗剑步斗，口中念咒，要想勾住彭剪的三魂六魄，不至散乱，然后想用法超化他，投生个好处。

不想彭剪一觉醒来，睁眼一看，见周公披发仗剑，在那里踏斗念咒，一咕噜翻身站了起来，把个周公吃了一跳。仗剑厉声喝道：“强鬼休得作祟！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！”彭剪此时由不得笑将起来，道：“公爷，你作什么法？”周公闻言，定了元神道：“彭剪！你是人还是鬼？”彭剪道：“我是人，并不曾死。怎么是鬼？”周公便叫小童提灯照着了，细细看道：“奇怪奇怪！谁教你的良方得命回生？快快说来！”彭剪道：“该死不死，再活几年。何故国公倒着急起来？难道一定要我死方才遂心？”周公闻言心中不悦，怒而暗想：“这奴才尚敢吱唔诓我！且哄他到书房里去，再细细审问，定要追出是个什么人教他的方法破孤的八卦！”想罢，唤彭剪：“跟我到书房去！”当时，彭剪不敢违背，只得随著周公走，心里想道：“他必要问我根由。我纵死，也不说出是任小姐的名字来！”

不觉已到了书房。周公当中坐下，理好了发髻上冠，放下了天罡剑，便叫小童：“去叫几个人进来！”不多时，就进来了几个家人。周公喝声道：“与

孤把彭剪捆绑起来！”众家人不敢不动手，忙取绳索来，把彭剪捆将起来。彭剪喊道：“彭剪无罪！”周公大怒，目视彭剪道：“你欺瞒我，焉得无罪？你快快说出何人设法救你便罢，若不说出，孤就要活活处死你！”彭剪闻言，连忙跪下道：“彭剪是个愚人，有什么法力？晚间时候，打定待死的，不料倒睡了一夜，又不知怎的不曾死？”周公不待说完，一声大喝：“啐！满口胡言！不打你，不说出真话。左右，与孤先抽他一百！”就有两个家人走去拿了两条皮鞭，走至彭剪的跟前，一齐动手，真正的打了一百。只打得彭剪倒在地下，哀哀的叫痛。原来，为官家的皆云公门，但岂是无私？这些家人况与彭剪合好的，谁肯狠心痛打一百鞭？一百中，不过二、三十下打着。因此彭剪不甚吃亏，连叫道：“公爷屈打彭剪了！自己阴阳算错，与别人何干？”周公大怒道：“你平日老诚，今日竟然撒谎！孤也不打你，左右，再加一条绳索捆住他中截，与孤抬在廊檐下吊起来！”此时，彭剪也觉疼痛，只为桃花女有救命之思，昨夜谆谆嘱咐，教他不要说出其名姓，当时忍着痛，并不说出。

周公走至阶下，问道：“你快快说出实话，不但不责治你，孤还要重重赏你。孤看你满面红光，又添寿限，必遇奇人传授你换骨脱胎之法，你可细细说来！”彭剪闻言，心中吃惊道：“好利害也！不但占卦灵准，就是看相也准了。我今没有推却，只不言语，看他怎样盘诘罢。”即便两目紧闭，口亦不开。周公一见，心中大怒，即抽身回了大堂，取了天罡剑在手，奔至彭剪跟前，大喝：“彭剪！你若不说出，就有欺主之罪！”说罢，凶恶狠狠，就要举剑砍下来了。彭剪睁目一看，唬得魂不附体，大叫：“公爷饶命！待我说就是了。”周公狠说：“少若迟延，孤就一剑分为两段！”彭剪忙道：“是石宗辅左邻任太公之女任桃花，教我昨晚三更至三官庙，等候北斗星君来求寿，故此得活的。”周公闻言，便叫人放了彭剪，即回中堂坐下，开言呼：“彭剪！何不早说？”彭剪谢罪，又言：“桃花小姐再三叮嘱，教我不要对公爷说知，恐防公爷生怒，记仇于他。就是石宗辅，也是他教的。”周公闻言，不由得大怒道。“好阴人！破孤的八卦倒也罢了，又教石姓母子来羞辱于孤，我誓不与他干休！”彭剪听了，忙叩头道：“公爷休要记小人之仇！若是记仇，就是彭剪连累他的。公爷！可怜他父母单生一女，年纪又幼小。”周公道：“这阴人多年纪？”彭剪道：“今年才得一十六岁。”做书的又说明：桃花女与周公先后下凡，何以周公若大年纪？只因天上一刻，人间数秋，周公下凡多了桃花女一、二时辰，故此大了数十岁。

闲话休讲。且说周公见彭剪说出了真情，便赏他十两银子，去调养伤痕。彭剪谢了赏，周公又吩咐他：“不许到任家去说破，若是去说破，孤若知道了，罪上加罪！”彭剪诺诺连声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自回房中去了。

周公暗想道：“任桃花小小年纪，有这般道法？孤有些不信。待孤查查看昨晚果是北斗下降否？”忙掐指一算，果然昨晚三更初刻，北斗降于城东三官庙，心中大惊道：“任桃花果是术能通神！朝歌城内有了他，只怕孤万不能出他之气。”左思右想，闷闷不乐，在花楼上走来走去，猛然想起道：“孤何不如此如此，……方消我心头之恨！”想罢，连忙叫一个家人，名唤许成，即吩咐道：“你与孤叫过官媒到来。”许成领命而去，周公仍坐等候。

不知用何计策害得桃花小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骗亲事欺瞒诈就误中计强逼联成

却说周公命家丁许成觅取官媒，去不多时，已领了一个姓蒋的一官媒进来。周公见左右人多，吩咐各各外出，周公当中坐下，蒋媒上去叩了一头，他便微笑开言道：“官媒，你可知道城南有个任家，他屋里有个女儿叫做桃花？你认得不认得？可见过任桃花否？”蒋媒道：“任家老妇人也认得，他家资数万，是个良善人家。到是任小姐我从未见他一面，但未见过不敢妄说。大约他小姐已有十六、七岁了。”周公道：“孤已知这小姐相貌端庄，意欲聘他为媳。你若做成此事，孤重重谢你！”蒋媒闻言，暗想道，“我从不曾见周公有儿子。今日此话，有些古怪！”周公见蒋媒迟疑不答，便心中不悦，又问蒋媒：“为何不言不语？”蒋媒道：“非是不言语。小妇人想任太公是个平民，怎敢与公爷对亲？”周公道：“你只管去说，孤只要聘他为媳女，三日内就要成其好事。妆奁一些不要他家的。”蒋媒不待说完，道：“此限一发难成了，那有三日就要过门的？日子促得太狠，岂不是叫小妇人空去跑走的？我看公爷必有主见，倒不妨与小妇人说说，好到那里，随他如何，倘他有什么大翻悔处，自有公爷阻挡，料也无妨。”周公闻言，回嗔作喜道：“你果然伶俐。孤实有心事，要整治任桃花这小贱人，因他破孤的八卦。孤对你说明：我并无公子，今不过凑成圈套，诓他过门，好制死了他。因后三日是个凶神下降日子，故此定了，包管他一下轿，就要命丧无常。此乃暗暗要制死他之法，与你媒人无干。你若做成此事，孤谢你黄金百两，断不失言。”蒋媒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怪不得公爷生气。任桃花是个闺中女子，为什么破起国公爷的八卦？若能是暗暗制死他，倒也是人不知鬼不觉，小妇人情愿去走一遭。只是要想个计儿，诓骗得任太公许允才好。”周公见蒋媒的说话投机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不难，待孤先算一算，看是如何？”连忙掐指一算，就得了主意，道：“诓亲之计有了！方才算得任太公不在家中，往庄上去了，明日巳时回来。孤叫许成同你前去，在他的门口等候，必须如此如此。若依了便罢，若是不依，你们说孤要经官告他女儿用妖术邪法破了孤的八卦，不怕他不允！”蒋媒闻了大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！小妇人明日就去。”周公大喜，赏了蒋媒的酒食，又先赏白银二十两。

蒋媒欢天喜地拜谢回家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便复来会合许成，一出府门，在路上又商量停妥，一直来至任家门首。刚刚到了巳时时候，只见任太公从那边来了。二人一见大喜，暗道：“国公的卦儿真灵！”一面想着，任太公已到门首，下了牲口。家童提着一包衣服。这任太公见蒋媒同着一个人并在他门口，便笑道：“蒋大娘，你为何不进我宅去坐坐？站在门首作什么？”蒋媒迎着笑脸道：“太公，你看我这筐里是什么？昨日我小女下茶的日子，一应主顾人家，我都要送些东西，将这茶饼来与太公、安人的，恰好遇着太公回来，可教小哥送进去罢。”说完，便把那筐里东西交与员外的跟随小童。太公道：“原来是令媛有了出阁的日子，可喜可贺！且请进舍下奉茶。”

蒋媒连忙答应，同着太公与许成一齐进到大堂坐下。蒋媒忙向童子手里取回那筐子来，递与任太公道：“太公，你且看看，原不成个东西，不过尽些敬心而已。”任太公连称“不敢”，用手接过筐子来一看，上面盖着一块红绫，一对金花，便伸手拿起，顺手放在桌子上，筐子里放着十来个精致点心。蒋媒在旁凑趣道：“太公，你吃个尝尝！”任太公一来从庄上来，未曾用过饭，此时腹中正在空饥，二来又见点心精巧，老人家多嘴馋，又见蒋媒在旁凑趣，不觉就拈一个放在口中。家童已携出茶来。太公便一面让他食茶，自己又取杯茶来食，慢慢的送着点心饼儿，又言：“好点心！真是清香满口。”蒋媒人装疯作狂，取了那对金花，走上与任太公戴上，笑道：“有趣。有趣！今日取个吉利，等老身明日寻个好姨娘来，与太公生个公子罢！”太公只当他取笑，口中不住的道：“这怕不能了。”许成忙取那块红绫披在太公身上，便一齐跪下叩头道：“恭禧太公，贺禧太公！”当下太公一见，忙问：“二位如何这般取笑？”忙伸手来扶。二人起来，道：“我们实说了罢！这是周国公送来与员外的。因他有位公子，想要娶你家小姐为妻，今年也是十六岁。只是日子太速，恐怕员外不准，故此设下这个计策来骗员外。休怪，休怪！”太公听了，才知是诳亲之计，心中着恼道：“这是婚姻大事，也要两家情愿。难道他倚仗国公之势，欺压平民百姓，我就怕了不敢开口，即许他不成？如今老汉偏偏不允这门亲，看他把我怎样了？”蒋媒道：“太公不须着恼，这位就是他的家人，我合他来的。我也说过，怕太公你老人家不依。国公道：‘不妨，若不依我，定必经官告他用邪法妖术破我的八卦！’你可想朝歌城的大小官员，那个不与他交好的？怕你要吃亏了！”

任太公听罢，并不开言，自沉吟道：“悔道不该叫女儿混管闲事。如今若不依他，告到官去，我定然吃亏，我又吃了他的喜饼。”再想：“女儿是要嫁人的。如今与周公之子匹配，也算荣耀了！”随道：“二位，这国公与老汉结

亲难道不好？到底贵贱不敌，而且姑爷未见过，日子又太速。”蒋媒笑道：“太公与国公结亲就算同体，况且他家来先就太公。他的公子不用说是娇生贵养，自然貌美。止有日子太速些。公爷也想过，先已对我们说过，说：‘任太公若嫌日子太速，可说我一些妆奁也不要，止要小姐一身过门就是。’”任太公听了，心中喜悦道：“既是如此说，老汉还须对老妻商量定，我一人也难作主。”蒋媒道：“夫为妻纲，太公若允，安人必许允。我们就此回覆国公的喜信，说太公允了！”许成会意，与蒋媒一起走了。太公独自一个，呆呆的在大堂上坐了一刻，想来想去，心中也觉喜悦。只因他是攀高结贵，就忘却了利害，笑盈盈向宅内来。

任安人看见太公笑呵呵的进来，便立起身道：“员外回来也！”忽见他头上插着两枝金花，肩上搭着一块红绫，不由的笑起来，道：“员外大喜！今日还是与人家作赞礼郎也？还是娶了姨娘，簪花挂红，拜过天地？”任太公也笑道：“安人，你都说不中。老汉有喜，你老也喜！”忙坐下，把国公差人来求亲的话，细细说完了。又言：“妈妈向我说女儿是个贵相，如今果作了贵人。你我老夫妻倒沾些他光！”安人听了，也喜悦道：“一个百姓人家，与公侯对亲，自然借光荣耀。只是不备些妆奁去，却不成礼款。”任太公笑道：“我家要些妆奁何用？就是女儿去了，日用衣服东西那一样不是新的？其余的俟三天之后办起，送去周府，也不为迟。只有一件，不知女儿悦意不悦意？我同你去对他说说。”安人见太公说的有理，便一同来至后花园里。

只见桃花女独自携着花罐，在那里浇一株桃花。两老齐呼：“女儿，何须自击浇树？教侍女们浇溉可也。”桃花女一见爹娘进来，忙放下花罐，一齐上了花亭坐下。桃花女见太公簪了花，披挂红，便笑道：“爹娘今日有何喜事簪花披红起来？”任安人便先开口道：“我两老之喜，俱是我儿你携带的。”便把“周公差人来求亲，你爹爹已许他十九出门”的话，一一说了。桃花女不待说完，早已杏脸焦黄，“哎哟”一声，身不由主，在椅上扑跌下地。

不知桃花女性命如何，婚姻事允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恼婚姻需索聘物请凶煞中毒施谋

当时桃花小姐一闻父母许了周家诰亲之约，不待两老说完，桃花小姐怒气冲冲，坐立不定，在椅上倒扑跌下。正是：

娇花经雨底无力，弱柳临风舞不胜。

任太公见女儿翻扑跌在地下，夫妻二人唬得魂不附体，连忙一齐上前，抱扶起道：“我的娇儿！何故如此？”竟哭将起来。这桃花小姐坐定，带闷道：“爹娘作事好不三思，受人圈套也！这是周公之计谋也，如今中其计了！孩儿算得周公并无什么公子，且夫人已是早亡过了，只有一女，今年已是十六岁

了。如今一刻要娶女儿，三日就要过门去，孩儿大料是为着彭家哥哥之事。只因见孩儿破了他的八卦，羞恼变成了怒，今日来求亲，是想用法置死孩儿的。只此怕孩儿要与父母永别，再无见面的日子了！”任太公夫妻听了这话，唬惊的发呆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为何说出不吉之言？”桃花女原不是个凡人，料事如见，忙掐指一算，已明透洞理：“十九日是个凶神下降，大败的日子，周公择此日子，要冲死孩儿！”太公便大怒道：“周公如此可恶！而来计害。老汉不要这条老命，与他拚了！到官府理论，也不怕他！”把头上的花红拔了下来，揉的稀烂，地下揉踏数下。

桃花女暗想：“我既奉玉旨下凡，来破周公法，料躲不过，不如安稳两老之心，免他着急。”便道：“爹娘放心！此乃天数，女儿也不怕他！只是养儿一场，并无一些报答，乃负却父母大恩。”任太公夫妻听了，双垂珠泪道：“这样不利凶日子，如何允得他的？”桃花女道：“别人遇之有害，女儿可能破解。别人尚能救脱，今日到自己身上，难道反不会救？爹娘放心，女儿不怕！此去不过三日便回来。只道是要周公给女儿几件东西，便依他日子。”太公闻言，大喜道：“比如要周公些什么。我好叫蒋媒去取。”桃花女道：“这不是奇难物。要二尺红绫，花轿上绣上八洞神仙，花轿要用杂色绸结成，空的宝瓶一对，内放五谷熨斗一个。花轿一到门，用檀香柏叶，放在瓶内熨斗中烧，要他家人一个，提着熨斗，绕轿三匝。方才进门。大门二门，要马鞍一个，方斗一个，新人下轿跨过马鞍，然后才拜天地。再要他家自大门起，直布彩毡到内堂，新人一下轿，脚要不占坭。还要他家的彭剪到来，听候我们使唤。若周公有一件不许我们，女儿就不允嫁去他家。又只要教他的公子亲来入赘。爹爹可即照此急备周全，不得少误！”当下任太公一一记清，自又取过文房四宝，逐一开列纸上，俱依着女儿所说出之物，一件件无差。夫妻又知道女儿有此本领，不怕周公，定然无妨，便把忧愁撇去，也欢喜起来。又唤：“我儿，你说能破他的法，爹娘自然放心。待蒋媒来，就叫他与周公要取这些东西便了。”两老才欢欢喜喜的出了后园。桃花女仍在园中打点破周公的法不提。

再说蒋媒与许成回府，见了周公，就把“任太公许亲，十九日过门”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周公闻言大喜，此时赏了蒋媒银子，又赏许成十两白银，又恐怕任太公夫妻反悔，吩咐蒋媒与许成登时备全聘礼、酒盒各物，唤了府中几个仆妇跟随，纷纷牵羊担酒，竟到任太公家下礼物。

到任家，任太公便叫内使们自在大堂上待茶，女客请至内室。但礼物不用过目，一概教人抬入大厨房去。蒋媒与几个仆妇进了内房，朝上叩头，言道：“任太公、任太太恭喜！”这回老安人叫声：“蒋媒，我问你，你办事为何

这样糊涂？如今诳亲的事我倒不恼，只是不该择个十九日，乃大凶煞日。周公爷是个明理之士，为何不察看，竟拿纸棺材来糊糊涂涂瞞我？我如今也不追究了。但你回去说知周公爷：将上轿所用的东西预备，若少一件不给预备，莫怪我们悔口。凭他家去告官，我愿吃官司！”蒋媒忙谢过，解曰：“老安人请息怒！若要些东西，只怕世上没有；如果有的，小妇人包管教周家办齐，决不食言。”任太公道：“也不是世上没有的，不过是日用的物件。这里有个红单，上面开明白。你且拿回府中与周公爷，照单上送来也罢。”把红纸单递去。蒋媒接过，但认不得字，叫：“太公，你一一念过，看是什么的东西？”太公便把单上写的物件说完。蒋媒笑道：“我只说天上少，地下无的，原来是这些东西，不难，不难！包在小妇人身上，不少一件！”

任太公道：“烦你对周公爷说，今日要的物件是个卜阴阳先生算来，说日子太凶，要这东西，或者解得，若不然，就要犯死我女儿，故此啰嗦。但我是个民，既不肯食言赖婚，周公乃公侯贵人，不要吝嗇不办。你们且回罢！”蒋媒诺诺，连连答言，忙与众人拜别太公，飞奔回府。见了周公，又言：“任家好利害也！好象他们有个耳报神一般，公爷的事也一一先知。”又把太公所要之物红单递上。周公接来一看，道：“不难，一一依他。你可速速回报个信，说孤件件准依。至临期，教彭剪送过去，且听他使唤就是。”蒋氏听毕，又往任太公府里说了。

原来周公的《天罡神书》止有占算之法，并无破解之用。至此周公把桃花女所要的东西看轻了，不在心上。到了十八日黄昏时候，周公独坐在书房掐算那些凶神下降的方位，就知四绝、四灭星在东北，哭丧在北，天罗、地网在东，斗木犴、鬼金羊、卯日兔、星日马在东北角。心中大悦言：“群凶聚合，又与孤这所房子甚合方向，不用去勾齐。若是别人，只用向一方，就可治他性命。孤想桃花必有些本事，况且要了许多东西，安知不是解法？倘被他弄了手段，逃脱此难，反显他之能，孤有何面目？今做个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量这些凶神恶煞下降的方向，他必算不出。孤何不再暗暗勾上几位恶煞，在各方等候这个阴人？只看他的花轿一过，不拘遇着那位凶神，就把这个狗贱的性命结果了！纵有法术，也教他顾不得许多！”定了主见，忙去沐浴更衣，取了《天罡神书》揣在怀中，提了天罡宝剑，一到后花园中，吩咐小使们预备下桌子，香花、灯烛、新纸笔、黄纸等物，放在桌案中。吩咐侍从人等俱退出去了，又不许在外窥看，自己关了门。只待那天交三鼓，周公走至桌前，把自己之金冠摘下，打散了头发，将《天罡神书》取出，照定上面的符篆，用新笔写上一一是朱砂在黄纸上面书道灵符，左手提剑，右手焚符，念咒罢，用天罡剑往上一指，只听得起了一阵怪风，风响过，从空落下一朵烟云来，托着一员天将，好不

利害也：

头戴金盔生煞气，面如黑染竖浓眉，眼似鳌山灯盏，

胡须一部硬如针，竹节钢鞭手内擎，上天敕旨封大帅，“黑煞”二字鬼神惊！

一声响，法身立在案桌之外，躬身道：“法官唤吾神那里使用？”周公忙闭双目，口言：“无事不敢冒渎尊神，明日巳时，乃桃花女出嫁之时，借力与我前往任太公家等候，看他上轿的时候，可用钢鞭把任桃花打死轿内后，请归本位。”只听得“遵法旨”一声，开目就不见了。又把第二道灵符化了，甚是灵速，早从空下了一位披头散发，浑身穿孝，右手提了一个黄磁罐，左手拿了一根丧棒儿，这位神是专管人间丧事，乃丧门正神也。周公见此位神将威威迫人，忙闭了二目，乃神躬身问差使，周公又言：“不敢冒渎尊神，明日巳时，有任桃花的彩轿到门，烦上圣在大门左边等候。倘任桃花一下轿来，仗神威灵将他冲死后，请回本位。”有神圣言：“领法旨！”化一阵风，也不见了。周公又忙化第三道灵符，请来了吊客尊神，又请他在右边把守，必要把任桃花冲死，方许回本位。

不知第四道灵符请得那位神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明陷阱顾图解脱知后事先泄玄机

却说周公又把第四道灵符化了，只听得空中风声大作，与别的神祇不同，降下了一位猛烈神。有一首七字赞为证：

洁白银盔生杀气，素披甲上砌龙鳞。腰中系宝磨珍玉，战靴五彩起祥云。面如傅粉神眉竖，眼光四射好惊人！法体金身高一丈，画戟方天手内擎。若问此尊神名字，威镇四方白虎神。

白虎神来至桌前，道：“法官有何法旨差遣？”周公道：“无事不敢亵渎，只因明日巳时，迎娶任桃花。伏乞尊神神力发威，在洞房中坐帐时，将此女咬死，方请回归本位。”白虎神领了法旨，亦闪闪腾空而去。当下周公请完了四位正神，把《天罡神书》收起，理好了发髻，叫人进来撤去供物，回至上房，心中大喜。暗自言道：“任桃花！孤看你有回天本事，也难脱得来此灾！请这四位尊神，不是心中万毒，暗害于你，也是你自取之祸也！”想了一回，时交四鼓，方才睡去。一夜无话。

且说桃花女一心要与周公见个上下，便把一切宝物，收拾齐备。到了次日清晨，梳洗已毕，忙到后园浇了桃树，自觉心中不宁。忙掐指一算，便知袖里阴阳，自不由暗笑，叫言：“周公！你小觑了我。今又添请了四位凶神，想来暗害，可惜你枉用心机，怎能得来害我？”忙回转绣房，将收拾的锦囊打开，取出一枝小小的桃枝，拿至后园。口中念念有词，用气往桃枝上一吹，喝声

：“如意主，好还原！”忽见那桃枝一刻长将起来，竟似一枝七足长的画戟一样，提在手中，把青丝打开，反罩了他的粉面，一手掐诀，口中念咒，将画戟往上一指，喝曰：“红煞尊神速降！”桃花的根基道法，比周公高些，自他在瑶池修炼的久，天书又是炁真人所赐——炁真人乃诸神圣的首领，桃花女念的咒是炁真人勾神咒——故此不用烧符步斗，一阵风过后，就落下一尊神，金盔金甲，立在桃园，口称：“法师唤吾神有何使用？”桃花小姐一见红煞大帅下界，忙紧闭双目，道：“今日周乾卖卦，泄漏天机，被小仙两次破解，尚不知醒，痛悔前非，以挽回天怒，今又立下万毒心，用诓亲之计，暗遣黑煞大帅守在门前，专候上轿之时，要害我之性命！今不得已，借使尊神神力，在暗中保护，到临期见黑煞神钢鞭下时，求乞尊神用金鞭架住，待小仙的上了彩舆出门之后，方可领黑煞神一同复位。如违，按法书所贬！”

桃花女撒诀，红煞神即随风而去。任小姐慢慢的扎好青丝，向画戟上吹了一口仙气，便仍是一棱小小桃株。小姐又在桃树上撅了三枝嫩枝儿，又把柳树枝儿撅了一条，一齐带回绣房中，亲自做了一张弓儿，三枝箭儿，放在一边。又取了几根棉线来，左十字，右十字，做了一个象筛箩的样儿，分经出纬的，用戒法戒好了，一齐收拾。看看天将巳时牌，又听外边鼓乐到门，铿锵之声振耳。

忽见太公夫妻全穿着吉服，连忙走进来，唤叫：“儿呀，周家的彩舆已到门了，你如今怎么样？”桃花小姐闻言，不觉垂泪道：“爹，娘！你两老空养女儿一十六秋。今日女儿到周家，必不相容，有一场恶斗，生死已难预料定。只有几句言词，两位大人须要在意！”任太公夫妻早已痛哭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儿不必过忧，且放心前去，料得周公法术斗儿不过。你有话，只管讲说明，不须隐讳，我两老那一个不依你？”小姐便念道：

无阴无阳不到头，莫道行善反无后。无儿日后却有儿，大数来时白日飞！
双跨木云朝玉阙，子午甲戌是了期。丝毫不爽天地数，桃园久已待孤椿。
方显人间行善乐！

此皆是任太公日后夫妻白日飞升，作桃园的上神。此是结局后话，不多提。只有桃花小姐说完了，又言：“巳刻时辰已到，孩儿也要收拾收拾预备。爹娘不必伤心！”惟有任太公夫妻那里忍得住？两老上前携住桃花女，放声大哭。

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只听得使女们回说：“彭太爷来也！”有任太公夫妻闻言，止了哭泣，抬头一看，果是彭剪走进来了。开言叫：“叔、婶、贤恩妹，不须苦哭了，小侄有话告禀。”当下任太公一见他便含了怒：“彭剪！你是好人呀！我女儿一再叮嘱于你，叫你不要说破，你今竟已说泄出来，使周公记

下仇，结下冤，今用此诬亲之计来算计我女儿！他是本无公子。不过候我儿出门后，要置治他之意。此去我女儿若无差池便罢，若有差池，我这条老命定同你一并周公拚了。与你二人势不两立！”当下彭剪听了，急的面青面红，双足乱跳，道：“小侄那日何尝肯直说？至周公三番五次诘问，又打我数百，仍不肯说出，到后来他大怒，恶狠狠仗剑要杀我，我不得已说出来。他把我问罪了，不许我出门，由此不得到来禀告知，原是罪大如天，教我今又不知他用这些诬亲之计……”

彭剪口说未完，这桃花女叫：“爹爹、母亲不必埋怨错怪于他了。”又呼：“哥哥，如今周公差你来的，不是说闲话的时候。我正要有重重大事，在你须要谨谨依我调度。我今有些东西交与你。”说毕，忙取了弓箭一把，交彭剪道：“你可收下带在身上，候我花轿一进大门，你可如此如此，这般行事。”彭剪连连点点头。又把个线做成的筛箩交与他，密密的嘱咐了一回。彭剪接下，暗暗拿了出去，放在花轿内。

桃花女随带了各物，头戴八宝珠冠，身穿大红蟒袍，足下穿一双黄缎道鞋，不肯沾土，就站在炕上，戴好了碧玉带。蒋媒此时也到了，进至中堂。忙拈递上三尺红绫，一对宝瓶，内盛满了五谷。桃花女教他把红绫盖在他的头上，一只手提一个宝瓶，心中暗想，自言：“此妇心术不正，我今番用他替我罢！”随叫一言：“蒋妈妈，你不可离我左右，明日来我家，赏你白银二十两。”蒋媒听了，大悦道：“小姐，老身本是到来扶持小姐过门的，如何又敢妄领太公的赏？”任太公道：“只要好好的小心扶持，待我女儿过去，我就赏你银子二十两，定不虚言。”

又道小姐便叫父亲来抱他上轿。——今日桃花女用的人并物件，原是为镇破那些凶神恶煞之作用，岂知后来人大凡迎娶，俱照此式这般行事，日后竟成了风俗，作为要事。——一刻，任太公便把桃花女抱将过去，大哭：“儿呀！你要老父抱过你出去，愿同你老父母一般大年纪，今日成人长大，夫妻百年好合，子孙昌盛，福寿绵长，百无禁忌。”有任安人也跟随在后，一程送出，放声大哭。正是母女分别，情不能已，况且他无儿子，止有此女，今日一别，又未知吉凶如何，正见苦切。放声大哭。连打动彭老，也陪些眼泪。

桃花小姐得任太公抱上轿，方才坐下。忽然一阵怪风向花轿吹去，只见一钢鞭打过来。原来是周公请到黑煞神，一见上了轿，忙将钢鞭打下。只见左边又飞出一条金鞭，把钢鞭架住，这红煞神早已露出法体。这黑煞神见红煞神架住他鞭，不能打下。有黑煞神道：“吾奉周法官的天罡正法来打死任桃花女，尊神何故用金鞭架救脱此女？令吾不能覆他法旨，奈何？”有红煞神陪笑脸道：“吾也奉任桃花用炁真人的神咒勾来救他，二人须乃系阴阳斗智，然毕竟

任桃花出于正，他乃奉玉旨临凡，要激恼周公争斗，以返本还原，免生堕落于凡尘也。他二人归期不远矣，我二人又何必听其私勾使唤以伤和气的？”黑煞神听了，道：“尊神所论，深合玄妙之旨。请各归本位。”当时，二神驾云回天。

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卷四

第十三回邪斗正神圣无私真赢假阴阳有准

再说任桃花小姐花轿一到周公门首，早有红、黑二神应兆：一奉周公天罡正法，要打死桃花小姐；一奉任小姐、炁真人的神咒，特来搭救护他。当下二神圣各各说明其原由，登时各驾云端，各归本位去了。只有桃花小姐的花轿，一路出了大门，鼓乐喧天，笙簧载道，无数家丁前呼后拥，跨着骏马雕鞍而去。街坊上的百姓见周公是归田相爷娶媳，花轿用绫绸结成，绣刺十八洞天仙围绕上，周围红缎包过，真乃光耀夺目，无不赞美道：“公家与民间迥别！”内有明知周公无公子的，皆云：“续娶夫人，自然奢华也！”桃花女在轿中听得此言，心中恼恨道：“若不生处周乾，焉能解今日之耻？”一路十八洞仙像，各凶神不敢近，所以桃花女安然无事。

花轿一到周宅门首，任家的人役就教蒋媒：“快请周宅的人出来熏轿！”蒋媒进内达知周公。熏轿毕，周公便问蒋媒：“你见任桃花上轿之时，有什么响动？”蒋媒道：“小妇人在旁边，见他父母抱他上轿，一时响动没有。”周公闻言大惊，说道：“奇了！想来这桃花法力也不小。连黑煞神大帅他也能躲得过，料想那大门外这些凶神又不中用矣！还亏把丧门、吊客请来，暗暗的在他左右，看这阴人还有什么手段法力来破解！”便对蒋媒道：“他既要孤的人役出外与之熏轿，即孤自去也何妨？左右，快与孤拿熨斗烧焚起来。放柏叶、芸香在内，待孤熏了轿，好待这阴人进门去！”当时左右家人早已预备各样物件，拿与周公。

他即接转忙跑出外，向着那花轿前绕着走了三回。但这周公不知那柏叶、芸香是僻邪之物，一刻灭绝了哭丧等一众邪神，早已站立不住，各已闪避了。只有桃花小姐在轿中听得周公亲自出来熏轿，少不得是暗暗笑他。又言：“好呆子周乾也！连柏叶、芸香能僻灭诸邪妖，也不明矣。”观此便知周公不及这桃花女，他所用取之物俱是破解他的凶神邪妖的，周公尽皆不知，只道桃花女有什么法力治得各凶神之意耳，周乾不知各物相生相克也。当时周乾熏完了花轿，走进大门，把这熨斗各物丢在一边，又吩咐：“各闲人俱各站开！待等新入上大堂下轿，你们再……。”那周公的意思，明知自己下了辣手，今桃花女一登上大堂，自有手段作用。思量要自家的本领与人看看，方仗他之能，二者

又报了昨前连连破他八卦之恨。

今日指望桃花女必死在轿中，即传言出去，说公爷之命，吩咐上大堂方止步，抬进花轿进门。但是晚彭剪受了桃花女的传法，看住轿夫抬起了花轿，他便先行几步，走至大门口，面朝里，背朝外，取出柳弓一把，桃箭一枝，双手举起弓箭，搭催扣定，高声念道：

柳木弓，桃木箭，射了左扇时射右扇，丧门、吊客影无踪，一切凶神不见面。

当此彭剪搭上了弓箭，念咒语了，照定门上正中一箭。惟有丧、吊二位凶神最怕这两样东西，弓弦一响之时，二神那里站立得住？即忙忙驾上云端，回归本位去了。故今后世一逢不吉时年，大门上皆挂着柳弓、桃箭，就是这个缘故了。

当时周公只道桃花女定不能退走两位凶煞神，桃花女必然订决，故私自出来在旁偷看，即亲自出持熨斗绕轿，亦是借意而出耳，岂知反在桃花小姐算中！此时彭剪初发一箭，见射的高兴了，也再放第二箭，岂料那枝箭便向周公面门飞奔射来，周公眼快，喊声：“不好！”把头一闪，刚刚在面旁耳侧躲过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何人胆大？胡乱在此放箭！”暗抬起头来，见是彭剪手提着一张小弓儿，便喝道：“好彭剪！敢拿箭来暗射于孤！”彭剪一闻呼喝，吃了一惊，忙把小弓丢下，忙答道：“彭剪怎敢胆大？这是任小姐吩咐，教彭剪射向左右大门，又言公爷勾了什么丧、吊二客，在大门左右守住，要害死于他，故教我放此弓矢射退二位凶星，他方好下轿进门。我是奉使唤，与彭剪无干。”周公听了，“哎哟”一声，连忙掐指一算，跳足连言：“不好了！一旦心血工夫枉用矣！倒败了孤的事！你且走去罢。”

此时周公进内堂坐下暗想，自道：“丧门、吊客二煞神虽被阴人所破，还有许多恶煞现今聚此，看他又有何的破解法来？”

先说桃花女一下了那花轿，一媒扶着他，上下内外堂铺了红毡，桃花女穿双不沾土的黄缎鞋儿，在上面缓缓而行。正在离二重门，见是彭剪在彩轿中取出来一个线作的筛箩到，即忙来至桃花女跟前，双手抛起，盖将下来，早把佳人头罩住，念咒曰：

线作箩比就天罗网，大红毡压住了拌脚绳。跨马鞍骑住了星日马，羊见凡草走无踪！

当时彭剪照着桃花小姐教的歌儿口中念着，又到二门口把方斗里装的草抓起来，一把把的向四下乱撒。桃花女趁此忙纵步从那马鞍上跨将过去，又即忙取出那身边的宝瓶，内有五谷，自己手中往地下一倒倒出了。正是：

凡人虽作等闲看，到了仙家自有灵。

此时桃花小姐一程到了内大堂。当时周府的一众使女、仆妇，皆知是周公要用法力治死任小姐，任小姐一出轿即要死，如今见他安然无事，方知他的法术更高，周公用的反为所破解；又听得蒋氏所说，言他有沉鱼落雁之容，国色天姿，那个不想看看他？把一所内大堂，早已围得密密的，乃阴气太盛。有众凶神一路被桃花女用法制住，不敢近侵，见他已过了方位，阴气又太多，妇女们身上有不洁净者不少，其众凶神恐防沾染触了秽气，不能归位，只得一齐驾云，各归本位去讫。

当下周公见桃花女安然无事，一连进了三门，直至内堂，安安稳稳，只气怒的三尸神暴躁，七窍内生烟，骂声：“好本领的阴人！敢连破孤的法术。孤与你结怨已深，誓不与阴人两立！”又听得蒋媒叫道：“任家来的人只是要请新郎出来交拜，这便如何？”周公闻言，急的磨手无策，暗自言：“那便怎的打算？”想了一刻，无计可施，无可奈何，叫了亲生爱女天香小姐的，充当新郎来应一应，“快叫使女快去请小姐！”又唤过管家的妇人来，吩咐如此如此。

再言这妇人来至桃花小姐跟前说：“公爷说，今日不利日，新郎不合与新娘见面。令教我小姐来与新人交拜，权作新人，入房坐坐帐。”桃花小姐听了，暗暗喜悦道：“今日有了替身，不用又费一番作用也！”便立等不动，将那宝瓶交与蒋媒，暗在胸前锦囊内取了一面青铜镜，收入了袖里，高高两手拱着，算定了计。

又道天香小姐进来了，是听的鼓乐喧天，扬扬盈耳。当下两位佳人拱揖相让一番，然后交拜已毕，又有一班侍女拥随后面，进了洞房。其时天香小姐便与桃花女揭去了盖面的红绫，他便定眼把桃花女一看，只见他生得不啻蕊宫仙女、月殿嫦娥，心中十分爱慕。只暗叹道：“可惜可惜，生得千娇百媚花容，今日被我父亲治死，真可怜也！”桃花女也将天香小姐一看，真是：

娥眉如月巧弯成，二目秋波亮若星，

八宝钗环添秀色，嫣然一顾显娇情。

当日桃花女见了天香小姐的花容，也暗暗赞赏：“好一位美貌佳人！是人间少有之姿。只可怜今夜代替我身死！”二位佳人暗中同惜恨，均同一心，然而二人皆不死的，此是后话。此时天香小姐先开言唤声：“任家姐姐请上床帐来坐罢。”

不知桃花小姐如何答话，能避得过白虎星在床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桃花女以法破法周公爷图害被害

当下桃花小姐见过了天香小姐，二美人各有怜惜相爱之心。到底桃花女乃仙子降生，法门之女，一心明白过去未来，今夜出于不得已，要将天香小姐替

位自己。当时那里肯先坐床帐？即冷笑叫小姐：“你是娇客，请坐了上首。奴只好奉陪。”

天香小姐道：“姐姐是年长的，奴不过今夜权代哥哥，怎好有僭先坐之理？”桃花女道：“既僭令兄，就算是新郎，自当先坐。”天香小姐明知父亲要暗害于他，又无救脱他手段，是出于无奈的，巴不得事完了早回闺阁，那里知道坐位方向的利害？又见桃花说得有理，便道：“如此说，依了姐姐，小妹有僭先矣。”便先到床上首想坐下。桃花女忙用绣帐往身上一遮。口中反念起催神咒，惊动了白虎大帅，一阵狂风起过，现了原形。那位猛烈凶星好不利害！见床上坐着一个阴人，呼的一声，向天香肩下一口！可怜：

倏忽娇花经骤雨，不期嫩蕊遇狂风！

当时天香小姐“哎哟”一声，扑跌下床，口中流血。众妇女在下面看见，这一惊不小！急忙忙上前扶起，只见小姐面如金纸，口流鲜血，已直僵僵死去。妇女们呼之不苏，更放声大哭起来。就有人去飞报周公。

周公在外听得房中忽放悲声，只道桃花女着了手，任家人举哀，心中大喜。忽见人来报说：“小姐无故在洞房中倒地身死！”当下周公不听犹可，一听了此言，不觉如在高沟失足，扬子江翻舟，忙忙飞奔洞房，双手抱起了小姐，放声大哭道：“何故今日好端端的竟死在这里？”桃花女闻言，微微冷笑道：“周公！你想把女儿来唬谁人？你这话只好哄那些愚人，如何瞒得过我？你昨晚请了白虎凶星来，咬死了他，所以方才流血。好好一位小姐，竟被你自己使法害死了，还哭什么？”

周公听罢，又羞又恼，只得住了悲哭。又推起头来，将桃花女一看，只见他：

遍体浑身着大红，天然媚态与仙同。

周公初见桃花女，几让娥眉古士风！

周公见他秋水为神，玉为骨，不由的发怯道：“怪不得这阴人如此利害，相貌先已超群！”无奈，只得陪着笑脸呼：“任小姐，这事你明，孤也不明。不知可有仙法解救小女否？”

桃花小姐笑曰：“周公，你学习《天罡诀》未尝不是，如何只会使，不会破解？你不怨自没手段，道术不精，怎一味怨人破你天罡八卦？今日既然求救于我，即救你家小姐，有何难处？快取河中的逆流水合柳枝，等我当面略施小术，立刻叫他活转，方叫你心服口服！”你道怎样为逆流水？大海长潮，小河退潮；小河长潮，大海退潮。以大海为主讲，躬取小河长潮水，为逆流水。周公听了桃花女之言，都是些堵嗓子的话，心里怎不受用受用？缘因救活女儿为要，就不敢与桃花女多分辩驳。即刻吩咐手下人：“快去取逆流水合柳枝来

！”吹口气之时，两件东西俱已取到。桃花女令人取了一张凉床席，铺在地下，将天香小姐抬在上面，仰面朝天放定，不许闲人喧哗。他不慌不忙，将那柳枝取了几根，放在逆流水中，左旋三旋，右旋三旋，即掐诀念咒，中用柳枝蘸着逆流水，照定天香小姐脸上一洒去。真乃仙家妙用，咒念三次，水洒三次，天香小姐的三魂七魄归体，气转还阳，“哎哟”一声，道：“唬死人也！”杏眼双睁，一个翻身，慢慢的起坐在凉席上，只是发呆。大小家人妇女，无一个不喜欢，俱叹羨：“任小姐法能通神，真有起死回生之力！”周公只羞得面红过耳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上前来拜谢桃花女。

那天香小姐活了过来，所见是任小姐救他的，心中感激不尽，忙拜谢桃花女救命之恩，也不回自己的绣房，便陪着桃花女在新房。但这二位人惺惺惜惺惺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两个都是一般大的年纪，十分缘合雅契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周公此日羞愧难当，独坐书房暗暗思想：“今日这些凶神恶煞都被这阴人破了，反使白虎神将女儿咬死。虽得他救活，可恨他自显其能，当着众妇女们羞辱于孤！孤原使的是诓亲之计，未得将他治死，如今反平平安安坐在我府中。况且三日后他要见新郎，可拿什么与他？必须要一个死手，把这阴人了决。一来免孤之忧，二来能解孤心头之恨！”忙把《天罡神书》取出仔细推详，又得了桃花女的生辰八字，按着本命再细细的掐算，得了一个“黑犬镇压”之法，算一算再无一点解救的，不觉抬首笑道：“早知是等火，饭熟几多时，早若用这个法儿，也省了许多闷气！”想罢，即收好《天罡神书》，走出外堂，叫个家人道：“你拿铜钱一贯，立刻向正南方采买一只黑色的母犬，带到后园中听用，不可有误。”家人领命去讫。不多时，已把母犬买回，交与园中守着。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周公叫彭剪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可到任太公家后园中，有一棵蛀的桃树，拣一正南方上的，砍大大一枝来，孤要有用。一路拿着，不许你回头看！你若回头看时，瞎了你的双睛，莫怪孤不早说。”彭剪领命，忙往任家对太公说了，到后园拣了一株高大的桃树，向正南方的枝子砍了一枝，直奔回府。周公大悦，便问：“可是向南的枝儿？且拿进后园去。”彭剪拿了桃枝，跟着周公来到后园，把黑犬牵出。周公便教人摆了香案，设供花、果、香烛，就将一枝桃枝撅断，蘸了朱砂，将桃花女的生辰八字写在上面，用黄纸包好，令人系在黑母犬身上，又把桃枝打个圈儿，又套在黑母犬身上，又拿桃枝画灵符七道，亲自拿去挂在母犬身上的桃圈儿上，手中掐诀，口中念咒，念了七遍，揭下灵符用火化了，写八字的枝儿圈也都除下，一共烧化，立刻将黑母犬打死。教家人埋在后园正南方，把供桌等物倾下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阴人呀！今

番孤看你如何躲得过？”原来那桃树枝是桃花小姐的本命，今周公先砍了，就治住了桃花女的窠机。那彭剪自己在外暗暗的偷眼看，又见周公如此一番作闹，心中就有些狐疑起来；后又见周公冷笑中自说出这利害之话，心下大惊，暗自言：“不好了！果然要害任小姐了。我何不速速去告诉于他，使他有个准备也好！”彭剪是向在周家的老宰臣，穿房入舍的，故此无人拦阻他，一直飞奔桃花女的新房来。

且说桃花小姐自从救活了天香小姐，这天香感他的深情，又是和合相投，一日不离。二人伴着谈谈论论，至三更之后才各回房打睡。这一日，因在后楼早妆，单有任小姐一人坐在房中，想要设法回家去，忽然一阵心惊肉跳起来，连忙掐指一算，心下明白，大惊曰：“周公砍了我的本命根，用黑犬压法治我，又得了我的生辰八字，纵有神仙手段也不能逃此厄，如何是好？”正在烦难。忽见外边彭剪忙跑进来。他的足还未立定，便气喘喘的言道：“贤妹恩人，今日不好了，大祸到矣！”即把周公又作法在后园，制治于你，并把他命他去砍桃枝取用的一五一十的事，细细说明了。有桃花小姐徐徐答应，呼唤：“哥哥不须着急，此事我已早知之矣。此名曰黑犬镇压，乃是和魔毒之计法。但此回我料也难逃此厄，命必不能生！你可看前番救你之情，今日你救我一救才好！”彭剪闻言，忙回道：“恩妹若有用我彭剪之处，虽赴汤蹈火，万死我也不辞！”桃花小姐一听了彭剪之言，心中大喜，言：“好了，小妹如此无碍矣。”

不知他又用何法解破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桃花三解天罡法周乾再布压魔谋

诗曰：

阴阳反覆不寻常，相触日月色无光。

黎首瞻仰尽彷徨，大哉上帝离云乡。

手扶日月上天堂，安然偶立在帝旁。

果杲皎皎尘华裳，熙和万类庆兕觥。

却说周公用黑犬镇压法，要制治死桃花小姐，彭剪又问其解救之法，桃花女言：“他乃魔治之法，纵使大罗天仙也难脱解，必要三魂出窍，七魄飞空，是决死无救的。但彭哥哥可念昨天小妹救你之情，今日搭救小妹则个。”当下，彭剪急的顿足道：“我若有法术救得你，不用对你说，我就早早破他的法，救了恩妹！”桃花女道：“不是要你破他的法，不过要你依我的言语，我就有救了。”彭剪闻言，大喜道：“你教我的事，那敢不在心？你看昨天嘱托的事，件件都不误。你可快快说来，好去取……”桃花女道：“你听周公之言，到我家把桃树砍了。那桃树是我的本命，今被你砍了，就如塞断水源一般

，纵有飞腾变化，也不中用。明日未刻，就是小妹的死期！”彭剪闻言，叹道：“如此怎好？只恨我一个愚人，不通玄术，不然他叫我，死也不去！”桃花女道：“今且不必悔怨，明日未时，是一定的死。我想得一个解法：我若死之后，周公必要即时将我入殓，待他抬起我入棺时。切不可等我下去才动手，只等他教人一兜起时，可拿木杖三根，将大门掩上，朝着门闩上连敲三下，高叫一声：‘桃花女’，却用右足将大门踢开，我是自有妙法活转来。千万不可误事！”彭剪道：“这时候早也作不得，迟也亦作不得，必须要看紧一兜起才做得。你想想，此去大门有多少远？倒怕我未曾跑到大门，你已入殓多时了，如何使得？”桃花女道：“兄长，你说的是。小妹忙中未曾细说你知之。你但看交申时，你便可先出去大门等候，若闻一阵香风过时，就是兜起我的时候了，你便即要急急可照我言行事！”彭剪点头道：“如此只要算得准，又有何难？恐防没有这阵香风，就不要怪我呀！”桃花女道：“是必然有的。”彭剪听了，心中尚觉半疑半信，又言：“若果有香风为信，你且放了心，交担在我身上！”说罢，急忙忙告别而出。

桃花女独在房中打点他死后防身的法宝，一件件都装在锦囊中里面，带在贴身的衣裳上。刚刚收拾方完，这天香小姐倒早妆已毕，来至房中。二人见了礼坐下，彼此相谈。桃花女半字不提他父暗害之心，似闲常一般的耍耍笑笑，一直至晚。天香小姐陪着桃花女用过晚饭，方才辞回自己房安卧。

惟有桃花女这一夜何曾合眼？坐在牙床上合着眼养神。养神到了次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便也不戴钗环珠翠，只挽个道装，穿了一件水绿色的道衫儿，欢欢喜喜的，不露一些声色。

当日周公仍是放心不下，又暗暗差人来打听，回去报知都说他色相并无忧容之态，又无动作。周公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此番克去了他的本命星，他自然昏暗矣！”俟到了晌午，忙进后园，写了催煞符，步起斗来，念念有词，把灵符刚化了。

只说桃花女同天香小姐在闺房中正是话得投机，忽然大叫一声，已扑倒在地。当日天香小姐与众丫环不知其故，一齐大惊。忙上前扶起。只见他气息全无，身软如绵，已见不活了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！

有天香小姐一见，吃惊得手足无措，便大哭起来道：“姐姐！你好端端的为何一刻无故身亡？可怜你青春年少，月貌花容，今忽长逝，怎不教人痛心？”便抚着尸的哀哀痛切了。众丫环们都哭将起来，只哭得天崩地裂的喧哗。彭剪忙忙赶进房外，亦大惊道：“果也好利害的法术也！刚刚是未时，一些丝毫不错！”忙忙中一看，只见桃花女身卧地上，面色仍如生前一般，只是紧咬

嘴唇，由不得大哭起来。猛然想起，暗自言曰：“我在此哭什么？快些出大门等候着，救他的性命为要，才是正事。”忙抹去目中珠泪，飞奔出大门等候了。

早有人报知周公。周公闻报大悦，便亲自踱进房来。只见桃花女果然身死了，便冷笑言：“阴人！你今还能逃脱得过孤手否乎？”天香小姐含泪曰：“爹爹，这任桃花虽然得罪爹爹，罪应该死，还念着他救了孩儿之恩，且容恕他一二，放宽大量，救活他才是！”周公笑道：“你小小年纪如何知道？此乃天数已定，谁人救得他转？”随即吩咐家人道：“任桃花死在未时三刻，殃煞太重，不宜久停。速速去办他的后事，走马入殓！俟入殓之后，再去任家报信，另行择日出殡。可停在大堂偏右之所，那间小房子内。妇女们不许举哀！”又吩咐看门的人把门关上，以防任家使女回家去报信。岂料先关了大门，倒来彭剪一番举动。

不多时，入殓一应物件俱已办备，现放在外堂。周公不许别人与桃花女另换衣服，即派四个使女前去抬任桃花的尸首入殓。四个使女领命，前去抬他尸首。不想四人用力，好似蜻蜓撼石柱一般，慢道抬起，动也动不得分毫。众人一齐诧异道：“小小身材如何有此沉重？”周公见了，又添上四个去抬，也抬不起。周公大怒言：“阴人生前作怪，死后还能成精？你们与孤一齐抬！”慢说多四人，再添些也无用。正扛抬得众使女们个个气喘喘，抬得遍体生汗，皆言“抬不动”，周公便喝退使女们，另召了四十个身强力壮的家丁进内，来抬桃花女的尸骸。当下家丁个个踱进来，即去头左右，也有扛脚两边，也有中央横侧，左右帮抽，七手八脚，乱个不住，叫声：“好奇怪也！好似生成在地下一般，休想摇动他一摇！”把个周公气怒，暴躁如雷，忙取了天罡剑来，照定桃花女膊肩上一挥砍下，一声并出火星响亮，反把周公的虎口震麻了，两手生痛，叫声：“好结实的尸首也！”一连照头面砍去几剑，连衣上的痕迹也没有一破。各家丁，妇女们一齐惊异，皆言：“此女是个有道法的人，自是修成不坏身体！”

周公此时气得火上加油一般，一闻家人叹羨他道行，忿忿然连呼：“快拿干柴来！”左右不敢迟延，忙忙急取干柴到了。周公吩咐放在桃花女尸上，要将引火之物来烧化他的尸骸。就有一个家丁跪禀道：“若还一放火，岂不连房子……。”周公大怒道：“赶快取来我用！孤自有法，岂能连累房舍？快与孤放火！”家丁等赶快取了引火之物来，在尸首上下干柴里点起来。可见作怪，点了一刻，点不着，刚刚点着这边，那边又灭了。周公喝教家丁再加上油，灌于柴上，但加油竟似加水一般，反灭了干柴之火。使得浓烟四起，把周公、众家人熏得鼻水眼泪齐落，一哄跑出天井中站住足。

周公一想道：“你们且把柴搬出，且慢慢烧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且算一算，看这一阴人作弄什么法术？”忙掐指一算，叹曰：“原是孤失算！此是他用了重身法护他的尸骸，恐怕死后被人损伤。今且请来六丁，用神祇来，看你阴人怎又脱得过？”即使了天罡剑，摘去了金冠，披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早已惊动了万位神祇，降在周公府里，白日不见显出金身。这周公忽闻得一阵香风，便知是神圣到了，即喝去众人、使女等，又吩咐言：“这回只须用四个人去，就可以扛抬得起了！”说时迟，来时快，彭剪在大门上等得久了，心里发急，好不忧疑之际，一刻闻得一阵香风，扎鼻吹来，心中大喜道：“是这时候了！”忙用三根木杖望大门连打三下，高叫一声：“桃花女！”

未知果然破得周公之法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困名疆阴阳斗智识本来二圣还原

当时彭剪一闻香风一阵，即依桃花女吩咐之法，用三根木杖向大门连打三下，高叫一声“桃花女！”忙把右脚一起，踢了一下，“哗”把大门一开。

内边把桃花女的尸骸，刚刚被人抬起，出了房门。周公心中甚是喜欢，跟在后面催着：“快些抬去好入殓！”只因桃花女的灵魂被凶煞守住，不能入窍，今彭剪一敲大门，早惊了凶煞一退，桃花女的魂魄已得扑入尸骸，精神归了本位。一个翻身看着地下站起。六丁六甲神祇见仙子回阳，一阵亮光，早已回天复位而去。

只有众家丁、使女见桃花小姐登时起身，唬得大惊小怪，一齐东跑西奔，道：“不好了！”乱成一块。桃花女一睁杏眼，见周公就在那厢，心中着恼，道：“周乾！我与你并无杀父深仇，何忍下此毒手，是必要治死我？今日又如何奈我的？”周公闻言，又羞又恼，便挺手中天罡剑，来取桃花女。

这桃花女忙念勾煞反制的神咒，退后一步，两袖高扬，向周公一摔，长笑一声，凶煞便反扑周公，是出其不意，他纵有法力，也来不及，当此“哎哟”一声，天罡剑抛在地下，咕咚一交，倒跌在地下，法名回煞。周公不知袖里的变化，被这回煞一冲，反伤了自己的性命。正是：

惹火自烧身，害人先害己。

可叹世上人，多不想此理。

周公一刻扑倒于地，面紫唇青，口中已无一息之气了。合家众人无不着忙，妇女大小放声悲切，皆言：“公爷必被任桃花用邪法所伤，休要放走了！拿他到闻太师府中去！”

此时天香小姐因见父亲不准他讲情，哭得哀哀切切，回归自己房去了。桃花女听了众人之言，徐徐冷笑曰：“周乾害人不死，反自损命，是他自取之祸也！我在此处，看你们怎样拿法？”又说彭剪作完了事，飞奔进内，忽听得哭

泣之声，心下大惊，三五步跑至内堂，只见众人乱纷纷的，不知嘈杂什么。只见桃花女站在那里冷笑，即忙上前呼唤：“恩妹今日人人喜得你不死……”，说话还未完，众人即便上前围住，说道：“公爷已被桃花女制治死了，还与他说什么闲话？”彭剪听了骇然，忙问道：“果是否？”众人指上首曰：“那面你看是否？”彭剪抬头一看，见周公身倒地中，去用手一抹，口中无气。便放声哭泣起来。众人解劝曰：“既死，不必哭了，还须出个主意！”彭剪止了哭，言道：“出什么主意？他前日要害人，今日又要害人，先把自己女儿害死，又得被害之人救活了，他又不知醒悟。今日轮到自己，还求那个？”只得翻身向桃花女，跪在他跟前呼：“恩妹，你今再发慈悲之心救活，众人感恩不浅！”桃花女忙把彭剪扶起，道：“兄长不必如此，众人竟要拿我去闻太师处。你们即请闻太师到来，我也不怕！”彭剪曰：“他们俱是愚人。恩妹看彭剪的薄面，搭救才好。”说罢，又要跪下去。众人也便一齐跪下，高叫：“任小姐，若肯救活公爷，我等感恩万代！”

桃花女一来被众人哀求不过，二来要显他手段，他便微笑道：“你们今不拿我么？且看彭哥哥金脸，我勉作也！”众人一齐叩头道：“请问小姐如何解救？”桃花女冷笑：“你去照方才的法作来，只叫一声：‘戒刀！’他就活转来了。”彭剪道：“为何不叫主人名字，叫起‘戒刀’来？”桃花女道：“此乃天机，你如何知道？你快去罢！你主活转来，方见我手段。”彭剪闻言不再问，依言关上大门，照前一样的作法，叫了一声“戒刀！”那周公的神魂醒悟，也向他的尸首来，一翻身坐在地上。看见了桃花女，正是仇人分外眼红，忙起身来，抢了天罡剑，便大喝一声：“阴人休走！你敢用回煞法伤于孤么？今若不诛你，誓不为人！”挺手中剑直取。有桃花女即向锦囊中取出了如意桃枝一把，玉手把宝剑架过，喝曰：“你周乾不思报活命之恩，敢恃强伤我？”周公又是一剑过来。桃花闪开把手中桃枝火速相迎，一阴一阳在大厅上动手。

彭剪见了，直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手中又无兵器，如何上前解劝？便奔报与天香小姐知道，把个天香小姐唬昏了，又忙飞跑到任家去报信去了。

单说周公与桃花女从大门斗到天井，见地方偏小，不能施展法力，便一齐驾上云，起在半空中，你来我往的酣斗。

任太公此时已到周家。天香小姐出来相见，把话说了一遍，不觉放声痛哭。俱仰面朝天观看。见他二人拥着彩云，在半空中苦争恶战，越斗越远，渐渐不见了。哭儿叫父之声振耳，他二人全然不顾。——到后来，任太公夫妻见女儿归了神位，见天香与女儿相貌一般，听得彭剪说他女儿甚是相得，任太公两老有怜惜之意，就教彭剪去说，认天香为女。这天香小姐见父亲成神，早年失母，无人依靠，听得任太公夫妻如此美意，又想桃花女之情，即日亲到任家拜

见太公夫妻。他便留住天香小姐作伴。周公的家事，就是托交彭翦料理。此是后事。

且说周公、桃花女二人越斗越有精神，各施本领，弄得风吼雷鸣，早惊动了巡天御史，见他两个斗得很凶，已近北天门，忙去报与北方真武玄天上帝。帝用慧眼一看，已知其来脉。他即差龟、蛇二将前去，带他两个来见神。

龟、蛇二将领了法旨。各向云中把他二人拦住，大喝曰：“你们不必争斗！吾闻上帝敕令，召你们去谒金阙！如不遵旨，吾神便打你下云去！”两个听得上帝有旨来召，他们只得收了兵器，同龟，蛇二将来参谒上圣，倒身下跪。叩首毕，上帝便下玉旨曰：“你两个俱有根基道行，何故自相残害？周乾，你乃如意戒刀所化，在兜率宫为看卦童子，不守清规，私自下凡，泄漏天机，反累了桃花女下凡。任桃花乃如意刀鞘也。你两个本性相同，不得另生他意！今乃汝等肉体飞空之期，每个赐金丹一粒。”命他们吞了，又言：“你今服了此丹，如先生异志者，此丹在腹内不消三刻，总是金刚不坏之体，也要化成脓血！”

说毕，一展七星旂将二人卷起，带至武当山中为将一周、桃二位元帅。把神光一迫，二位大帅各奔一边，左右手站立。上帝又用七星宝旂连展七展，望二位元帅一口先天正气吹去，二位元帅就收了神光，一齐肉体归位。

是晚，武当山的叶道士得了一梦：梦见二位元帅托他寄家书。及醒来上大殿一看，只见天将内又多二神元帅，神光迫人，金光灿灿。心中大惊，见各人足下俱有书一部，上件件写明。忙取了来，不敢开看。随即朝参了上帝与二位元帅金身，星夜下山，赶奔至朝歌城来。寻到周府，把书递与门上的人，并言梦见二位元帅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门上的人连忙入报与彭翦得知。彭翦接了来书，又少不免餐膳款待了道士。又与道士亲自同去，报知任太公夫妻及天香小姐说了。各人俱拆开看明，上边不过说知须要两姓合好的话，安慰之言。各各大悦，又言他二人为神去矣，仍有此灵异不泯。

斯时便一同叶道士来至武当山进香，先谒叩上帝，后拜二位大帅。但细看二帅金容，与生时面貌无二。众人参拜了，又交出黄金百两与道士，以为奉祀二位元帅香油费用。然后回去，远近传扬，人人称异。当日又传扬至朝廷，文武百官无一个不来瞻仰，奉祀之诚，求应如响。后人看到此处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其一：

为人作事有天知，莫道前因有所欺。

善恶到来终有报，举头三尺是神祇。

其二：

万事安排总在天，机关时尽枉图然。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存意当如学圣贤。
无药可医惟枉想，有钱难买是神仙。
刻薄世情今古叹，凭他作恶我心坚。